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23nB134

五家語錄

（選錄）

唐 慧然集　明 郭凝之重訂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
    - 行狀
    - 機緣
    - 上堂示眾
  - 韶州雲門匡真文偃禪師
    - 行狀
    - 機緣
    - 上堂
    - 室中語要
    - 垂示代語
    - 勘辨
    - 十二時歌
    - 偈頌
    - 大師遺表
    - 遺誡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五家語錄(臨濟宗)

住三聖嗣法門人慧然集

無地地主人郭凝之重訂

鎮州臨濟義玄禪師

師諱義玄，曹州南華人也，俗姓邢。幼而穎異，及落髮受具，志慕禪宗。師在黃檗三年，行業純一。時睦州為首座，乃歎云：「雖是後生，與眾有異。」遂問：「上座在此多少時？」師云：「三年。」首座云：「曾參問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不曾參問，不知問箇什麼。」首座云：「汝何不去問堂頭和尚：『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？』」師便去，問聲未絕，黃檗便打。師下來，首座云：「問話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某甲問聲未絕，和尚便打，某甲不會。」首座云：「但更去問。」師又去問，黃檗又打。如是三度發問，三度被打。師來白首座云：「早承激勸問法，累蒙和尚賜棒，自恨障緣，不領深旨。今且辭去。」首座云：「汝若去時，須辭和尚去。」師禮拜退。首座先到和尚處云：「問話上座雖是後生，卻甚奇特。若來辭時，方便接他，向後為一株大樹，覆蔭天下人去在。」師云辭，黃檗云：「不得往別處去。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，必為汝說。」師到大愚，大愚問：「什麼處來？」師云：「黃檗處來。」大愚云：「黃檗有何言句？」師云：「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，三度被打，不知某甲有過無過？」大愚云：「黃檗與麼老婆心切，為汝得徹困，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？」師於言下大悟，云：「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。」大愚搊住云：「這尿床鬼子！適來道有過無過，如今卻道黃檗佛法無多子，你見箇什麼道理？速道！速道！」師於大愚脅下築三拳，大愚拓開云：「汝師黃檗，非干我事。」師辭大愚，卻回黃檗，黃檗見來，便問：「這漢來來去去，有什麼了期？」師云：「秖為老婆心切。」便人事了，侍立。黃檗問：「什麼處去來？」師云：「昨奉慈旨，令參大愚去來。」黃檗云：「大愚有何言句？」師舉前話，黃檗云：「大愚老漢饒舌，待來痛與一頓。」師云：「說什麼待來，即今便喫。」隨後便掌。黃檗云：「這風顛漢，卻來這裏捋虎鬚。」師便喝。黃檗云：「侍者引這風顛漢參堂去。」(後為山舉此話問仰山：「臨濟當時得大愚力？得黃檗力？」仰山云：「非但騎虎頭，亦解把虎尾。」)師栽松次，黃檗問：「深山裏栽許多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一與山門作境致，二與後人作標榜。」道了，將钁頭打地三下。黃檗云：「雖然如是，子已喫吾三十棒了

也。」師又以钁頭打地三下，作噓噓聲。黃檗云：「吾宗到汝大興於世。」(後溈山舉此語問仰山：「黃檗當時秖囑臨濟一人，更有人在？」仰山云：「有，秖是年代深遠，不欲舉似和尚。」溈山云：「雖然如是，吾亦要知，汝但舉看。」仰山云：「一人指南，吳越令行，遇大風即止，讖風穴和尚也。」)師普請鋤地次，見黃檗來，拄钁而立。黃檗云：「這漢困那？」師云：「钁也未舉，困箇什麼？」黃檗便打，師接住棒，一送送倒。黃檗喚維那：「維那！扶起我。」維那近前扶云：「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？」黃檗纔起，便打維那。師钁地云：「諸方火葬，我這裏一時活埋。」(溈山舉問仰山：「黃檗打維那，意作麼生？」仰山云：「正賊走卻，邏贓人喫棒。」)師一日在僧堂前坐，見黃檗來，便閉卻目；黃檗乃作怖勢，便歸方丈。師隨至方丈禮謝，首座在黃檗處侍立，黃檗云：「此僧雖是後生，卻知有此事。」首座云：「老和尚腳跟不點地，卻證據箇後生。」黃檗自於口上打一摑。首座云：「知即得。」師在堂中睡，黃檗下來見，以拄杖打板頭一下；師舉頭，見是黃檗，卻睡。黃檗又打板頭一下，卻往上間，見首座坐禪，乃云：「下間後生卻坐禪，汝這裏妄想作什麼？」首座云：「這老漢作什麼？」黃檗打板頭一下，便出去。(溈山舉問仰山：「黃檗入僧堂，意作麼生？」仰山云：「兩彩一賽。」)一日普請次，師在後行，黃檗回頭見師空手，乃問：「钁頭在什麼處？」師云：「有一人將去了也。」黃檗云：「近前來，共汝商量箇事。」師便近前。黃檗豎起钁頭云：「秖這箇，天下人拈掇不起。」師就手掣得，豎起云：「為什麼卻在某甲手裏？」黃檗云：「今日大有人普請。」便歸院。(溈山舉問仰山云：「钁頭在黃檗手裏，為什麼卻彼臨濟奪卻？」仰山云：「賊是小人，智過君子。」)黃檗因入廚次，問飯頭：「作什麼？」飯頭云：「揀眾僧米。」黃檗云：「一日喫多少？」飯頭云：「二石五。」黃檗云：「莫太多麼？」飯頭云：「猶恐少在。」黃檗便打。飯頭卻舉似師，師云：「我為汝勘這老漢。」纔到，侍立次，黃檗舉前話，師云：「飯頭不會，請和尚代一轉語。」師便問：「莫太多麼？」黃檗云：「何不道『來日更喫一頓？』」師云：「說什麼來日，即今便喫。」道了便掌。黃檗云：「這風顛漢又來這裏捋虎鬚。」師便喝，出去。(溈山舉問仰山：「此二尊宿意作麼生？」仰山云：「和尚作麼生？」溈山云：「養子方知父慈。」仰山云：「不然。」溈山云：「子又作麼生？」仰山云：「大似勾賊破家。」)徑山有五百眾，少人參請，黃檗令師到徑山，乃謂師云：「汝到彼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某甲到彼，自有方便。」師到徑山，裝腰上法堂見徑山，徑山方舉頭，師便喝；徑山擬開口，師拂袖便行。尋有僧問徑山：「這僧適來有什麼言句便喝和尚？」徑山云：「這僧從黃檗會裏來，你要知麼？自問取他。」徑山五百眾大半分散。師為黃檗馳書去溈山，時

仰山作知客，接得書，便問：「這箇是黃檗底，那箇是專使底？」師便掌。仰山約住云：「老兄知是般事便休。」同去見溈山，溈山便問：「黃檗師兄多少眾？」師云：「七百眾。」溈山云：「什麼人為導首？」師云：「適來已達書了也。」師卻問溈山：「和尚此間多少眾？」溈山云：「一千五百眾。」師云：「太多生！」溈山云：「黃檗師兄亦不少。」師辭溈山，仰山送出云：「汝向後北去，有箇住處。」師云：「豈有與麼事？」仰山云：「但去，已後有一人佐輔老兄在，此人秖是有頭無尾，有始無終。」師後到鎮州，普化已在彼中，師出世，普化佐贊於師。師住未久，普化全身脫去。師因半夏上黃檗山，見和尚看經，師云：「我將謂是箇人，元來是揸黑豆老和尚。」住數日，乃辭去。黃檗云：「汝破夏來？不終夏去？」師云：「某甲暫來禮拜和尚。」黃檗遂打趁令去。師行數里，疑此事，卻回終夏。師一日辭黃檗，黃檗問：「什麼處去？」師云：「不是河南，便是河北。」黃檗便打，師約住，與一掌。黃檗大笑，乃喚侍者：「將百丈先師禪板、几案來。」師云：「侍者！將火來。」黃檗云：「雖然如是，汝但將去，已後坐卻天下人舌頭去在。」(溈山舉問仰山：「臨濟莫辜負他黃檗也無？」仰山云：「不然。」溈山云：「子又作麼生？」仰山云：「知恩方解報恩。」溈山云：「從上古人還有相似底也無？」仰山云：「有，秖是年代深遠，不欲舉似和尚。」溈山云：「雖然如是，吾亦要知，子但舉看。」仰山云：「低如楞嚴會上，阿難讚佛云：『將此深心奉塵剎，是則名為報佛恩。』豈不是報恩之事？」溈山云：「如是！如是！見與師齊，減師半德；見過於師，方堪傳授。」)

機緣

師到達磨塔頭，塔主云：「長老先禮佛？先禮祖？」師云：「祖佛俱不禮。」塔主云：「祖佛與長老是什麼冤家？」師便拂袖而出。師行腳時到龍光，值龍光上堂，師出問云：「不展鋒錟，如何得勝？」龍光據座。師云：「大善知識豈無方便？」龍光瞪目云：「嗄！」師以手指云：「這老漢今日敗闕也。」

到三峰，平和尚問云：「什麼處來？」師云：「黃檗來。」平云：「黃檗有何言句？」師云：「金牛昨夜遭塗炭，直至如今不見蹤。」平云：「金風吹玉管，那箇是知音？」師云：「直透萬重關，不住清霄內。」平云：「子這一問太高生。」師云：「龍生金鳳子，銜破碧琉璃。」平云：「且坐喫茶。」又問：「近離甚處？」師云：「龍光。」平云：「龍光近日如何？」師便出去。

到大慈，大慈在方丈內坐，師問：「端居丈室時如何？」大慈云：「寒松一色千年別，野老拈花萬國春。」師云：「今古永超圓智

體，三山鎖斷萬重關。」大慈便喝，師亦喝。大慈云：「作麼？」師拂袖便出。
到襄州華嚴，華嚴倚拄杖作睡勢，師云：「老和尚瞌睡作麼？」華嚴云：「作家禪客，宛爾不同。」師云：「侍者！點茶來與和尚喫。」華嚴乃喚維那：「第三位安排這上座。」
到翠峰，翠峰問：「甚處來？」師云：「黃檗來。」翠峰云：「黃檗有何言句指示於人？」師云：「黃檗無言句。」翠峰云：「為什麼無？」師云：「設有，亦無舉處。」翠峰云：「但舉看。」師云：「一箭過西天。」
到象田，師問：「不凡不聖，請師速道。」象田云：「老僧秖與麼。」師便喝云：「許多禿子在這裏覓什麼碗？」
到明化，明化問：「來來去去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秖徒踏破草鞋。」明化云：「畢竟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老漢話頭也不識。」
往鳳林，路逢一婆，婆問：「甚處去？」師云：「鳳林去。」婆云：「恰值鳳林不在。」師云：「甚處去？」婆便行，師乃喚婆，婆回頭，師便行。
到鳳林，鳳林問：「有事相借問，得麼？」師云：「何得剜肉作瘡？」鳳林云：「海月澄無影，遊魚獨自迷。」師云：「海月既無影，遊魚何得迷？」鳳林云：「觀風知浪起，翫水野帆飄。」師云：「孤輪獨照江山靜，長嘯一聲天地驚。」鳳林云：「任將三寸輝天地，一句臨機試道看。」師云：「路逢劍客須呈劍，不是詩人莫獻詩。」鳳林便休。師乃有頌：「大道絕同，任向西東。石火莫及，電光罔通。」(溈山問仰山：「石火莫及，電光罔通。從上諸聖，將什麼為人？」仰山云：「和尚意作麼生？」溈山云：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」仰山云：「不然。」溈山云：「子又作麼生？」仰山云：「官不容針，私通車馬。」)
到金牛，金牛見師來，橫按拄杖，當門踞坐。師以手敲拄杖三下，卻歸堂中第一位坐。金牛下來見，乃問：「夫賓主相看，各具威儀，上座從何而來，太無禮生！」師云：「老和尚道什麼？」金牛擬開口，師便打；金牛作倒勢，師又打。金牛云：「今日不著便。」(溈山問仰山：「此二尊宿還有勝負也無？」仰山云：「勝即總勝，負即總負。」)。
師訪平田，到路口，先逢一嫂，在田使牛，師問嫂：「平田路向甚麼處去？」嫂打牛一棒，云：「這畜生到處走，到此路也不識。」師云：「我問你：『平田路向甚麼處去？』」嫂云：「這畜生！五歲尚使不得。」師心語云：「欲觀前人，先觀所使。」便有抽釘拔楔之意。及見平田，平田問：「你還曾見我嫂也未？」師云：「已收下了也。」平田又問：「近離甚處？」師云：「江西黃檗。」平田云：「情知你見作家來。」師云：「特來禮拜和尚。」平田云：

「已相見了也。」師云：「賓主之禮，合施三拜。」平田云：「既是賓主之禮，禮拜著。」
師侍立德山次，德山云：「今日困。」師云：「這老漢寐語作什麼？」德山便打，師掀倒繩床，德山便休。
師到京行化，至一家門首云：「家常添缽。」有婆云：「太無厭生。」師云：「飯也未曾得，何言太無厭生？」婆便閉卻門。師見普化，乃云：「我在南方馳書到溈山時，知你先在此住待我來，及我來，得汝佐贊。我今欲建立黃檗宗旨，汝切須為我成褫。」普化珍重下去。克符後至，師亦如是道，克符亦珍重下去。三日後，普化卻上問訊云：「和尚前日道甚麼？」師拈棒便打下。又三日，克符亦上問訊，乃問：「和尚前日打普化作什麼？」師亦拈棒打下。
師一日同普化赴施主家齋次，師問：「毛吞巨海，芥納須彌，為是神通妙用？本體如然？」普化踏倒飯床。師云：「太麤生！」普化云：「這裏是什麼所在，說麤說細！」師來日又同普化赴齋，問：「今日供養何似昨日？」普化依前踏倒飯床。師云：「得即得。太麤生！」普化云：「瞎漢！佛法說什麼麤細！」師乃吐舌。
師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地爐內坐，因說：「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，知他是凡是聖？」言猶未了，普化入來，師便問：「汝是凡是聖？」普化云：「汝且道我是凡是聖？」師便喝。普化以手指云：「河陽新婦子，木塔老婆禪，臨濟小廝兒，卻具一隻眼。」師云：「這賊！」普化云：「賊！賊！」便出去。
一日，普化在僧堂前喫生菜，師見云：「大似一頭驢！」普化便作驢鳴。師云：「這賊！」普化云：「賊！賊！」便出去。
因普化常於街市搖鈴云：「明頭來，明頭打。暗頭來，暗頭打。四方八面來，旋風打。虛空來，連架打。」師令侍者去，纔見如是道，便把住云：「總不與麼來時如何？」普化拓開云：「來日大悲院裏有齋。」侍者回舉似師。師云：「我從來疑著這漢。」
普化一日於街市中就人乞直裰，人皆與之，普化俱不要。師令院主買棺一具，普化歸來，師云：「我與汝做得箇直裰了也。」普化便自擔去繞街市，叫云：「臨濟與我做直裰了也，我往東門遷化去。」市人競隨看之，普化云：「我今日未，來日往南門遷化去。」如是三日，人皆不信。至第四日，無人隨看，獨出城外，自入棺內，倩路行人釘之。即時傳布，市人競往，開棺乃見全身脫去，秖聞空中鈴響，隱隱而去。
麻谷到參，敷坐具問：「十二面觀音，阿那面正？」師下繩床，一手收坐具，一手搊麻谷云：「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？」麻谷轉身擬坐繩床，師拈拄杖打；麻谷接卻，相捉入方丈。

師一日到河北府，府主王常侍請師陞座。時麻谷出問：「大悲千手眼，那箇是正眼？」師云：「大悲千手眼，那箇是正眼？速道！速道！」麻谷拽師下座，麻谷卻坐。師近前云：「不審。」麻谷擬議，師亦拽麻谷下座，師卻坐；麻谷便出去，師便下座。

趙州遊方到院，在後架洗腳次，師便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趙州云：「恰遇山僧洗腳。」師近前作聽勢，趙州云：「會即便會，啗啄作甚麼？」師便歸方丈。趙州云：「三十年行腳，今日錯為人下註腳。」(一作趙州行腳時參師，遇師洗腳次，趙州便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恰值老僧洗腳。」趙州近前作聽勢。師云：「更要第二杓惡水潑在趙州。」便下去。)

灌溪參師，師驀胸搦住，灌溪云：「領領。」師拓開云：「且放汝一頓。」

大覺到參，師舉起拂子，大覺敷坐具；師擲下拂子，大覺收坐具入僧堂。眾僧云：「這僧莫是和尚親故？不禮拜又不喫棒。」師聞，令喚大覺，大覺出，師云：「大眾道！汝未參長老。」大覺云：「不審。」便自歸眾。

定上座到參，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下繩床擒住，與一掌便拓開。定佇立，傍僧云：「定上座！何不禮拜？」定方禮拜，忽然大悟。

洛浦來參，師問：「甚處來？」洛浦云：「鑾城來。」師云：「有事相借問，得麼？」洛浦云：「新戒不會。」師云：「打破大唐國，覓個不會底也無。參堂去！」時興化為侍者，隨後請問云：「適來新到，是成褫他？不成褫他？」師云：「我誰管你成褫不成褫。」興化云：「和尚秖解將死雀就地彈，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卻。」師云：「你又作麼生？」興化云：「請和尚作新到。」師遂云：「新戒不會。」興化云：「卻是老僧罪過。」師云：「你語藏鋒。」興化擬議，師便打。至晚，師又云：「我今日問新到，是將死雀就地彈，就窠子裏打。及至你出得語，又喝起了，向青雲裏打。」興化云：「草賊大敗。」師便打。

有座主來相看次，師問座主：「講何經論？」座主云：「某甲荒虛，粗習《百法論》。」師云：「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，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，是同是別？」座主云：「明得即同，明不得即別。」洛浦為侍者，在師後立，云：「座主這裏是什麼所在？說同說別！」師回首問侍者：「汝又作麼生？」侍者便喝。師送座主回來，遂問侍者：「適來是汝喝老僧？」侍者云：「是。」師便打。

師問洛浦云：「從上來一人行棒，一人行喝，阿那箇親？」洛浦云：「總不親。」師云：「親處作麼生？」洛浦便喝，師乃打。

師聞第二代德山垂示云：「道得也三十棒，道不得也三十棒。」師令洛浦去問：「道得為什麼也三十棒？待伊打汝，接住棒，送一送，看他作麼生？」洛浦到彼，如教而問，德山便打，洛浦接住送一送，德山便歸方丈。洛浦回，舉似師，師云：「我從來疑著這漢。雖然如是，汝還見德山麼？」洛浦擬議，師便打。

師拈餬餅示洛浦云：「萬種千般不離這箇，其理不二。」洛浦云：「如何是不二之理？」師再拈起餅示之。洛浦云：「與麼則萬種千般也。」師云：「屙屎見解。」洛浦云：「羅公照鏡。」

洛浦一日來辭師，師問：「甚麼處去？」洛浦云：「南方去。」師以拄杖畫一畫云：「過得這箇便去。」洛浦乃喝，師便打，洛浦作禮而去。師明日陞堂云：「臨濟門下有個赤稍鯉魚，搖頭擺尾向南方去，不知向誰家籧篨裏淹殺。」

有一老宿參師，未曾人事便問：「禮拜即是？不禮拜即是？」師便喝，老宿便禮拜。師云：「好箇草賊。」老宿云：「賊！賊！」便出去。師云：「莫道無事好。」首座侍立次，師云：「還有過也無？」首座云：「有。」師云：「賓家有過？主家有過？」首座云：「二俱有過。」師云：「過在什麼處？」首座便出去。師云：「莫道無事好。」(後有僧舉似南泉，南泉云：「官馬相踏。」)

龍牙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與我過禪板來。」龍牙便過禪板與師，師接得便打。龍牙云：「打即任打，要且無祖師意。」(龍牙後到翠微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翠微云：「與我過蒲團來。」龍牙便過蒲團與翠微，翠微接得便打。龍牙云：「打即任打，要且無祖師意。」龍牙住院後，有僧入室請益云：「和尚行腳時，參二尊宿因緣，還肯他也無？」龍牙云：「肯即深肯，要且無祖師意。」)

師問杏山：「如何是露地白牛？」杏山云：「吽！吽！」師云：「啞那！」杏山云：「長老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這畜生！」

師問院主：「什麼處來？」院主云：「州中糴黃米去來。」師云：「糴得盡麼？」院主云：「糴得盡。」師以杖面前畫一畫，云：「還糴得這箇麼？」院主便喝，師便打。典座至，師舉前話，典座云：「院主不會和尚意。」師云：「你作麼生？」典座便禮拜，師亦打。

王常侍一日訪師，同師於僧堂前看，乃問：「這一堂僧還看經麼？」師云：「不看經。」常侍云：「還學禪麼？」師云：「不學禪。」常侍云：「經又不看，禪又不學，畢竟作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總教伊成佛作祖去。」常侍云：「金屑雖貴，落眼成翳，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將謂你是箇俗漢。」

師因入軍營赴齋，門首見員僚，師指露柱問：「是凡是聖？」員僚無語。師打露柱云：「直饒道得，也秖是箇木橛。」便入去。

師問一尼：「善來？惡來？」尼便喝。師拈棒云：「更道更道！」尼又喝，師便打。

上堂示眾

府主王常侍與諸官請師陞座。師上堂云：「山僧今日事不獲已，曲順人情，方登此座。若約祖宗門下，稱揚大事，直是開口不得，無你措足處。山僧此日以常侍堅請，那隱綱宗？還有作家戰將，直下展陣開旗麼？對眾證據看。」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便喝，僧禮拜。師云：「這箇師僧卻堪持論。」問：「師唱誰家曲？宗風嗣阿誰？」師云：「我在黃檗處，三度發問，三度被打。」僧擬議，師便喝。隨後打云：「不可向虛空裏釘橛去也。」有座主問：「三乘十二分教豈不是明佛性？」師云：「荒草不曾鋤。」座主云：「佛豈賺人也？」師云：「佛在什麼處？」座主無語。師云：「對常侍前，擬謾老僧。速退！速退！妨他別人請問。」復云：「此日法筵為一大事故，更有問話者麼？速致問來！你纔開口，早勿交涉也。何以如此？不見世尊云：『法離文字，不屬因、不在緣故。』為你信不及，所以今日葛藤，恐滯常侍與諸官員，昧他佛性，不如且退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少信根人，終無了日。久立，珍重！」

上堂，云：「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，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，未證據者看看。」時有僧出問：「如何是無位真人？」師下禪床把住云：「道！道！」其僧擬議，師拓開云：「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！」便歸方丈。(定上座南游，路逢巖頭、雪峰、欽山三人，巖頭問：「上座甚處來？」定云：「臨濟來。」巖頭云：「和尚萬福。」定云：「和尚已順世也。」巖頭云：「某甲三人特去禮拜，薄福不遇，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？請上座舉一兩則。」定遂舉：「臨濟上堂云：『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，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，未證據者看看。』時有僧問：『如何是無位真人？』臨濟下禪床搦住云：『道！道！』僧擬議，臨濟語開云：『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！』」巖頭不覺吐舌。雪峰云：「臨濟大似白拈賊。」欽山云：「何不道：『赤肉團上，非無位真人。』」定便擒住云：「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？速道！速道！」欽山被擒，直得面黃面青，語之不得。巖頭、雪峰云：「這新戒不識好惡，觸忤上座，且望慈悲。」定云：「若不是這兩箇老漢，[祝/土]殺這尿床鬼子。」)

上堂，有僧出禮拜，師便喝。僧云：「老和尚！莫探頭好。」師云：「你道落在什麼處？」僧便喝。又有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便喝，僧禮拜。師云：「你道好喝也無？」僧云：「草賊大敗。」師云：「過在什麼處？」僧云：「再犯不容。」師便喝。是日兩堂首座相見，同時下喝。僧問師：「還有賓主也無？」師

云：「賓主歷然。」師召大眾云：「要會臨濟賓主句，問取堂中二首座。」便下座。
師會下有同學二人相問：「離卻中下二機，請兄道一句子。」一人云：「擬問即失。」一人云：「恁麼則禮拜老兄去也。」前人云：「賊。」師聞得，陞堂云：「要會臨濟賓主句，問取堂中二禪客。」便下座。
上堂，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豎起拂子，僧便喝，師便打。又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亦豎起拂子，僧便喝，師亦喝；僧擬議，師便打。師乃云：「大眾！夫為法者，不避喪身失命。我二十年在黃檗先師處，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，三度蒙他賜杖，如蒿枝拂著相似。如今更思得一頓棒喫，誰人為我行得？」時有僧出眾云：「某甲行得。」師拈棒與他，其僧擬接，師便打。
師問僧：「什麼處來？」僧便喝，師便揖坐；僧擬議，師便打。師見僧來，便豎起拂子，僧禮拜，師便打。又見僧來，亦豎起拂子，僧不顧，師亦打。又有僧來參，師舉起拂子，僧云：「謝和尚指示。」師亦打。
上堂，僧問：「如何是劍刃上事？」師云：「禍事！禍事！」僧擬議，師便打。問：「秖如石室行者踏碓，忘卻移腳，向什麼處去？」師云：「沒溺深泉。」師乃云：「但有來者，不虧欠伊，總識伊來處。與麼來，恰似失卻；不與麼來，無繩自縛。一切時中莫亂斟酌，會與不會，都來是錯。分明與麼道，一任天下人貶剝。久立，珍重！」
上堂，云：「一人在孤峰頂上，無出身之路；一人在十字街頭，亦無向背。那箇在前？那箇在後？不作維摩詰，不作傅大士。久立，珍重！」
上堂，云：「有一人論劫在途中，不離家舍；有一人離家舍，不在途中。那箇合受天人供養？」便下座。
師問僧：「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，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，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，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。汝作麼生會？」僧擬議，師便喝。
師陞堂，有僧出，師便喝，僧亦喝，便禮拜，師便打。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云：「定州來。」師拈棒，僧擬議，師便打，僧不肯。師云：「已後遇明眼人去在。」僧後參三聖，纔舉前話，三聖便打，僧擬議，三聖又打。師應機多用喝，會下參徒亦學師喝。師云：「汝等總學我喝，我今問汝：『有一人從東堂出，一人從西堂出，兩人齊喝一聲。這裏分得賓主麼？』汝且作麼生分？若分不得，已後不得學老僧喝。」

上堂，僧便問：「如何是第一句？」師云：「三要印開朱點窄，未容擬議主賓分。」云：「如何是第二句？」師云：「妙解豈容無著問，漚和爭負截流機。」云：「如何是第三句？」師云：「但看棚頭弄傀儡，抽牽全藉裏頭人。」乃云：「大凡演唱宗乘，一句中須具三玄門，一玄門須具三要，有權有實、有照有用，汝等諸人作麼生會？」下座。

師見僧來，展開兩手，僧無語，師云：「會麼？」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渾崙擘不開，與你兩文錢。」

晚參，示眾云：「有時奪人不奪境，有時奪境不奪人，有時人境俱奪，有時人境俱不奪。」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奪人不奪境？」師云：「煦日發生鋪地錦，嬰孩垂白髮如絲。」云：「如何是奪境不奪人？」師云：「王令已行天下遍，將軍塞外絕煙塵。」云：「如何是人境兩俱奪？」師云：「并汾絕信，獨處一方。」云：「如何是人境俱不奪？」師云：「王登寶殿，野老謳歌。」

師示眾云：「我有時先照後用，有時先用後照，有時照用同時，有時照用不同時。先照後用有人在；先用後照有法在；照用同時，驅耕夫之牛，奪饑人之食，敲骨取髓，痛下鍼錐；照用不同時，有問有答，立賓立主，合水和泥，應機接物。若是過量人，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，猶較些子。」

師示眾云：「今時學佛法者，且要求真正見解，若得真正見解，生死不染，去住自由。不要求殊勝，殊勝自至。道流！秖如自古先德，皆有出人底路。如山僧指示人處，秖要你不受人惑，要用便用，更莫遲疑。如今學者不得，病在甚處？病在不自信處。你若自信不及，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轉，被他萬境回換，不得自由。你若能歇得念，念馳求心，便與祖佛不別。你欲得識祖佛麼？秖你面前聽法底是。學人信不及，便向外馳求，設求得者，皆是文字勝相，終不得他活祖意。莫錯，諸禪德！此時不遇，萬劫千生輪迴三界，徇好境掇去，驢牛肚裏生。道流！約山僧見處，與釋迦不別。今日多般用處欠少什麼？一道神光未曾間歇，若能如是見得，秖是一生無事人。大德！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此不是你久停住處，無常殺鬼一剎那間，不揀貴賤老少。你要與祖佛不別，但莫外求，你一念心上清淨光，是你屋裏法身佛；你一念心上無分別光，是你屋裏報身佛；你一念心上無差別光，是你屋裏化身佛。此三種身，是你即今目前聽法底人，秖為不向外馳求，有此功用。據經論家，取三種身為極則；約山僧見處，不然，此三種身是名言，亦是三種依。古人云：『身依義立，土據體論。』法性身，法性土，明知是光影。大德！你且識取弄光影底人，是諸佛之本源。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，是你四大色身，不解說法聽法，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，虛空

不解說法聽法，是什麼解說法聽法？是你目前歷歷底物，一箇形段孤明，是這箇解說法聽法。若如是見得，便與祖佛不別。但一切時中更莫間斷，觸目皆是。秖為情生智隔，想變體殊，所以輪迴三界受種種苦。若約山僧見處，無不甚深，無不解脫。道流！心法無形，通貫十方，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，在鼻嗅香，在口談論，在手執捉，在足運奔。本是一精明，分為六和合，一心既無，隨處解脫。山僧與麼說，意在什麼處？秖為道流一切馳求，心不能歇，上他古人閑機境。道流！取山僧見處，坐斷報化佛頭，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，等妙二覺擔枷鎖漢，羅漢辟支猶如廁穢，菩提涅槃如繫驢橛。何以如此？秖為道流不達三祇劫空，所以有此障礙。若是真正道人，終不如是，但能隨緣消舊業，任運著衣裳。要行即行，要坐即坐，無一念心希求佛果。緣何如此？古人云：『若欲作業求佛，佛是生死大兆。』大德！時光可惜，秖擬傍家波波地學禪學道，認名認句，求佛求祖，求善知識意度。莫錯。道流！你秖有一箇父母，更求何物？你自返照看。古人云：『演若達多失卻頭，求心歇處即無事。』大德且要平常，莫作模樣。有一般不識好惡禿奴，便即見神見鬼，指東劃西，好晴好雨，如是之流盡須抵債，向閻老前吞熱銕丸有日。好人家男女，被這一般野狐精魅所著，便即捏怪，瞎屢生索飯錢有日在。」

師示眾云：「道流！切要求取真正見解，向天下橫行，免被這一般精魅惑亂。無事是貴人，但莫造作，秖是平常。你擬向外傍家求過覓腳手，錯了也。秖擬求佛，佛是名句，你還識馳求底麼？三世十方佛祖出來，也秖為求法，如今參學道流，也秖為求法，得法始了，未得依前輪迴五道。云何是法？法者，是心法，心法無形，通貫十方，目前現用。人信不及，便乃認名認句，向文字中求，意度佛法，天地懸殊。道流！山僧說法，說什麼法？說心地法，便能入凡入聖，入淨入穢，入真入俗。要且不是你真俗凡聖，能與一切真俗凡聖安著名字；真俗凡聖與此人安著名字不得。道流！把得便用，更不著名字，號之為玄旨。山僧說法與天下人別，秖如有箇文殊、普賢出來目前，各現一身問法，纔道咨和尚，我早辨了也。老僧穩坐，更有道流來相見時，我盡辨了也。何以如此？秖為我見處別，外不取凡聖，內不住根本，見徹更不疑謬。」

師示眾云：「道流！佛法無用功處，秖是平常無事，屙屎送尿，著衣喫飯，困來即臥。愚人笑我，智乃知焉。古人云：『向外作工夫，總是癡頑漢。』你且隨處作主，立處皆真。境來回換不得，縱有從來習氣五無間業，自為解脫大海。今時學者總不識法，猶如觸鼻羊，逢著物安在口裏，奴郎不辨，賓主不分，如是之流，邪心入道，鬧處即入，不得名為真出家人，正是真俗家人。夫出家者，須

辨得平常真正見解，辨佛辨魔，辨真辨偽，辨凡辨聖，若如是辨得，名真出家；若魔佛不辨，正是出一家入一家，喚作造業眾生，未得名為真出家。秖如今有一箇佛魔同體不分，如水乳合，鵝王喫乳，如明眼道流，魔佛俱打，你若愛聖憎凡，生死海裏浮沉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魔？」師云：「你一念心疑處，是佛魔。你若達得萬法無生，心如幻化，更無一塵一法，處處清淨，是佛。然佛與魔，是染淨二境。約山僧見處，無佛、無眾生，無古無今，得者便得，不歷時節，無修無證，無得無失，一切時中更無別法。設有一法過此者，我說如夢如化。山僧所說，皆是道流即今目前孤明歷歷地聽者，此人處處不滯，通貫十方三界，自在入一切境差別，不能回換，一剎那間透入法界，逢佛說佛，逢祖說祖，逢羅漢說羅漢，逢餓鬼說餓鬼，向一切處遊履國土，教化眾生，未曾離一念，隨處清淨，光透十方，萬法一如。道流！大丈夫兒，今日方知本來無事，秖為你信不及，念念馳求，捨頭覓頭，自不能歇。如圓頓菩薩入法界，現身向淨土中，厭凡忻聖。如此之流，取捨未忘，染淨心在。如禪宗見解，又且不然，直是現今更無時節。山僧說處，皆是一期藥病相治，總無實法。若如是見得，是真出家，日消萬兩黃金。道流！莫取次被諸方老師印破面門，道我解禪解道，辯似懸河，皆是造地獄業。若是真正學道人，不求世間過，切急要求真正見解，若達真正見解圓明，方始了畢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真正見解？」師云：「你但一切入凡入聖，入染入淨，入諸佛國土，入彌勒樓閣，入毘盧遮那法界，處處皆現國土成住壞空。佛出于世，轉大法輪，卻入涅槃，不見有去來相貌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，便入無生法界，處處遊履國土，入華藏世界，盡見諸法空相，皆無實法，唯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。所以佛從無依生，若悟無依，佛亦無得。若如是見得者，是真正見解。學人不了，為執名句，被他凡聖名礙，所以障其道眼，不得分明。秖如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，學者不會，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，皆是依倚，落在因果，未免三界生死。你若欲得生死去住脫著自由，即今識取聽法底人，無形無相，無根無本，無住處，活潑潑地，應是萬種施設用處，秖是無處，所以覓著轉遠，求之轉乖，號之為秘密。道流！你莫認著箇夢幻伴子，遲晚中間便歸無常，你向此世界中覓箇什麼物作解脫？覓取一口飯喫，補毳過時，且要訪尋知識，莫因循逐樂，光陰可惜，念念無常，麤則被地水火風，細則被生住異滅四相所逼。道流！今時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，免被境擺撲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四種無相境？」師云：「你一念心疑，被地來礙；你一念心愛，被水來溺；你一念心嗔，被火來燒；你一念心喜，被風來飄。若能如是辨得，不被境轉，處處用境，東湧西沒，南湧北

沒，中涌邊沒，邊涌中沒。履水如地，履地如水，緣何如此？為達四大如夢如幻故。道流！你秖今聽法者，不是你四大，能用你四大。若能如是見得，便乃去住自由。約山僧見處，勿嫌底法，你若愛聖，聖者聖之名。有一般學人，向五臺山裏求文殊，早錯了也。五臺山無文殊，你欲識文殊麼？秖你目前用處始終不異，處處不疑，此箇是活文殊。你一念心無差別光，處處總是真普賢。你一念心自能解縛，隨處解脫，此是觀音三昧法，互為主伴。出則一時出，一即三，三即一。如是解得，始好看教。」

師示眾云：「如今學道人，且要自信，莫向外覓，總上他閑塵境，都不辨邪正。秖如有祖有佛，皆是教跡中事。有人拈起一句子語，或隱顯中出，便即疑生，照天照地，傍家尋問，也大茫然。大丈夫兒，莫秖麼論主論賊、論是論非、論色論財，論說閑話過日。山僧此間不論僧俗，但有來者，盡識得伊，任伊向甚處出來，但有聲名文句皆是夢幻，卻見乘境底人是諸佛之玄旨，佛境不能自稱我是佛境，還是這箇無依道人乘境出來。若有人出來問我求佛，我即應清淨境出；有人問我菩薩，我即應慈悲境出；有人問我菩提，我即應淨妙境出；有人問我涅槃，我即應寂靜境出。境即萬般差別，人即不別，所以應物現形，如水中月。道流！你若欲得如法，直須是大丈夫兒始得，若萎萎隨隨地，則不得也。夫如甀嗄(上音西，下所嫁切)之器，不堪貯醍醐。如大器者，直要不受人惑，隨處作主，立處皆真，但有來者，皆不得受，你一念疑，即魔入心。如菩薩疑時，生死魔得便。但能息念，更莫外求，物來即照。你但信現今用底一箇事也無，你一念心生三界，隨緣被境分為六塵。你如今應用處欠少什麼？一剎那間便入淨入穢，入彌勒樓閣，入三眼國土，處處遊履，唯見空名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三眼國土？」師云：「我共你入淨妙國土中，著清淨衣，說法身佛。又入無差別國土中，著無差別衣，說報身佛。又入解脫國土中，著光明衣，說化身佛。此三眼國土皆是依變，約經論家，取法身為根本，報化二身為用。山僧見處，法身即不解說法。所以古人云：『身依義立，土據體論。』法性身、法性土，明知是建立之法。依通國土，空拳黃葉用誑小兒，蒺藜菱刺枯骨上，覓什麼汁？心外無法，內亦不可得，求什麼物？你諸方言道有修有證。莫錯，設有修得者，皆是生死業。你言六度萬行齊修，我見皆是造業。求佛求法即是造地獄業，求菩薩亦是造業。看經看教，亦是造業。佛與祖師是無事人，所以有漏有為。無漏無為，為清淨業。有一般瞎禿子，飽喫飯了，便坐禪觀行，把捉念漏，不令放起，厭喧求靜，是外道法。祖師云：『你若住心看靜，舉心外照，攝心內澄，凝心入定，如是之流皆是造作。』是你如今與麼聽法底人，作

麼生擬修他、證他、莊嚴他，渠且不是修底物，不是莊嚴得底物。若教他莊嚴，一切物即莊嚴得。你且莫錯。道流！你取這一般老師口裏語，為是真道，是善知識不思議，我是凡夫心，不敢測度他老宿。瞎屢生！你一生秖作這箇見解，辜負這一雙眼，冷噤噤地，如凍凌上驢駒相似。我不敢毀善知識，怕生口業。道流！夫大善知識始敢毀佛毀祖，是非天下，排斥三藏教，罵辱諸小兒，向逆順中覓人。所以我於十二年中，求一箇業性如芥子許不可得。若似新婦子禪師，便即怕趁出院，不與飯喫，不安不樂。自古先輩，到處人不信，被遮出，始知是貴。若到處人盡肯，堪作什麼？所以師子一吼，野干腦裂。道流！諸方說有道可修，有法可證，你且說證何法？修何道？你今用處欠少什麼物？修補何處？後生小阿師不會，便即信這般野狐精魅，許他說事繫縛。他人言道，理行相應，護惜三業，始得成佛。如此說者如春細雨。古人云：『路逢達道人，第一莫向道。』所以言：『若人修道道不行，萬般邪境競頭生，智劍出來無一物，明頭未顯暗頭明。』所以古人云：『平常心是道。』大德覓什麼物？現今目前聽法無依道人。歷歷地分明，未曾欠少。你若欲得與祖佛不別，但如是見，不用疑誤。你心心不異，名之活祖。心若有異，則性相別。心不異故，即性相不別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心心不異處？」師云：「你擬問，早異了也，性相各分。道流！莫錯。世出世諸法，皆無自性，亦無生性，但有空名，名字亦空。你秖麼認他閑名為實，大錯了也。設有皆是依變之境，有箇菩提依、涅槃依、解脫依、三身依、境智依、菩薩依、佛依。你向依變國土中，覓什麼物？乃至三乘十二分教，皆是拭不淨故紙。佛是幻化身，祖是老比丘，你還是娘生已否？你若求佛，即被佛魔攝；你若求祖，即被祖魔縛。你若有求皆苦，不如無事。有一般禿比丘，向學人道：『佛是究竟，於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果滿，方始成道。』道流！你若道佛是究竟，緣什麼八十年後向拘尸羅城雙林樹間側臥而死去？佛今何在？明知與我生死不別。你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佛，轉輪聖王應是如來，明知是幻化。古人云：『如來舉身相，為順世間情，恐人生斷見，權且立虛名。假言三十二，八十也空聲，有身非覺體，無相乃真形。』你道佛有六通，是不可思議。一切諸天神仙、阿修羅、大力鬼，亦有神通，應是佛否？道流莫錯，秖如阿脩羅與天帝釋戰，戰敗領八萬四千眷屬入藕絲孔中藏，莫是聖否？如山僧所舉，皆是業通依通。夫如佛六通者不然，入色界不被色惑，入聲界不被聲惑，入香界不被香惑，入味界不被味惑，入觸界不被觸惑，入法界不被法惑，所以達六種色聲香味觸法皆是空相，不能繫縛此無依道人。雖是五蘊漏質，便是地行神通。道流！真佛無形，真法無相。你秖麼幻化上頭作模作樣，設求

得者，皆是野狐精魅，並不是真佛，是外道見解。夫如真學道人，並不取佛，不取菩薩羅漢，不取三界殊勝，迥然獨脫，不與物拘，乾坤倒覆，我更不疑。十方諸佛現前，無一念心喜；三塗地獄頓現，無一念心怖。緣何如此？我見諸法空相，變即有，不變即無。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所以夢幻空花，何勞把捉。唯有道流目前現今聽法底人，入火不燒，入水不溺，入三塗地獄如遊園觀，入餓鬼畜生而不受報。緣何如此？無嫌底法。你若愛聖憎凡，生死海裏浮沉。煩惱由心，故有無心，煩惱何拘？不勞分別取相，自然得道須臾。你擬傍家波波地學得，於三祇劫中終歸生死，不如無事向叢林中床角頭交腳坐。道流！如諸方有學人來，主客相見了，便有一句子語辨前頭。善知識被學人拈出箇機權語路，向善知識口角頭攛過。看你識不識。你若識得是境，把得便拋向坑子裏。學人即便尋常，然後便索善知識語，依前奪之。學人云：『上智哉，是大善知識。』即云：『你大不識好惡，如善知識把出箇境塊子，向學人面前弄。』前人辨得了，不作主不受境惑，善知識便即現半身，學人便喝。善知識又入一切差別語路中擺撲，學人云：『不識好惡老禿奴。』善知識歎曰：『真正道流。』如諸方善知識不辨邪正，學人來問菩提涅槃三身境智，瞎老師便與你解說，被他學人罵著，便把棒打他，言無禮度，自是你善知識無眼，不得嗔他。有一般不識好惡禿奴，即指東劃西，好晴好雨，好燈籠露柱。你看眉毛有幾莖，這箇具機緣，學人不會便即心狂。如是之流總是野狐精魅魍魎，被他好學人嗤嗤微笑言：『瞎老禿奴，惑亂他天下人。』道流！出家兒且要學道，秖如山僧往日曾向毘尼中留心，亦曾於經論尋討，後方知是濟世藥表顯之說，遂乃一時拋卻。即訪道參禪，後遇大善知識，方乃道眼分明，始識得天下老和尚，知其邪正。不是娘生下便會，還是體究煉磨，一朝自省。道流！你欲得如法見解，但莫受人惑，向裏向外，逢著便殺。逢佛殺佛，逢祖殺祖，逢羅漢殺羅漢，逢父母殺父母，逢親眷殺親眷，始得解脫。不與物拘，透脫自在。如諸方學道流，未有不依物出來底，山僧向此間從頭打，手上出來手上打，口裏出來口裏打，眼裏出來眼裏打，未有一箇獨脫出來底，皆是上他古人閑機境。山僧無一法與人，秖是治病解縛。你諸方道流，試不依物出來，我要共你商量。十年五歲並無一人，皆是依草附葉竹木精靈野狐精魅，向一切糞塊上亂咬瞎漢，枉消他十方信施。道我是出家兒，作如是見解。向你道，無佛、無法、無修、無證。秖與麼傍家，擬求什麼物？瞎漢頭上安頭，是你欠少什麼？道流！是你目前用底，與祖佛不別。秖麼不信，便向外求。莫錯，向外無法，內亦不可得。你取山僧口裏語，不如休歇無事去，已起者莫續，未起者不要放起，便勝你十年行腳。約山僧見處，無如許

多般，秖是平常著衣喫飯無事過時。你諸方來者，皆是有心求佛、求法、求解脫、求出離三界。癡人！你要出三界什麼處去，佛祖是賞繫底名句。你欲識三界麼？不離你今聽法底心地，你一念心貪是欲界，你一念心嗔是色界，你一念心癡是無色界。是你屋裏家具子。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，還是道流目前靈靈地照燭萬般酌度世界底人，與三界安名。大德！四大色身是無常，乃至脾胃肝膽髮毛爪齒，唯見諸法空相。你一念心歇得處，喚作菩提樹。你一念心不能歇得處，喚作無明樹。無明無住處，無明無始終。你若念念心歇不得，便上他無明樹，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。你若歇得，便是清淨身界。你一念不生，便是上菩提樹。三界神通變化意生化身，法喜禪悅身光自照，思衣羅綺千重，思食百味具足，更無橫病。菩提無住處，是故無得者。道流！大丈夫漢更疑箇什麼？目前用處更是阿誰？把得便用，莫著名字，號為玄旨。與麼見得勿嫌底法，古人云：『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實能幽。隨流認得性，無喜亦無憂。』道流！如禪宗見解，死活循然。參學之人大須仔細，如主客相見，便有言論往來。或應物現形，或全體作用，或把機權喜怒，或現半身，或乘師子、或乘象王，如有真正學人便喝，先拈出一箇膠盆子，善知識不辨是境，便上他境上，作模作樣。學人便喝，前人不肯放，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，喚作客看主。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，隨學人問處即奪，學人被奪抵死不放，此是主看客。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，出善知識前，善知識辨得是境，把得拋向坑裏，學人言大好。善知識即云：『咄哉！不識好惡。』學人便禮拜，此喚作主看主。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，善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，學人歡喜，彼此不辨，呼為客看客。大德！山僧如是所舉，皆是辨魔揀異，知其邪正。道流！實情大難，佛法幽玄，解得可可地。山僧竟日與他說破，學者總不在意，千遍萬遍，腳底踏過黑沒焂地，無一箇形段，歷歷孤明。學人信不及，便向名句上生解。年登半百，秖管傍家負死屍行，檐卻檐子天下走，索草鞋錢有日在。大德！山僧說：『向外無法。』學人不會，便即向裏作解。便即倚壁坐，舌拄上齶，湛然不動，取此為是祖門佛法也。大錯。是你若取不動清淨境為是，你即認他無明為郎主。古人云：『湛湛黑暗深坑，實可怖畏。』此之是也。你若認他動者是，一切草木皆解動，應可是道也。所以動者是風大，不動者是地大，動與不動俱無自性。你若向動處捉他，他向不動處立；你若向不動處捉他，它向動處立。譬如潛泉魚，鼓波而自躍。大德！動與不動是二種境，還是無依道人用動用不動。如諸方學人來，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。如中下根器來，我便奪其境，而不除其法。或中上根器來，我便境法俱奪。如上上根器來，我便境法人俱不奪。如有出格見解人來，山僧此問，

便全體作用，不歷根器。大德！到這裏，學人著力處不通風，石火電光即過了也。學人若眼定動，即沒交涉。擬心即差，動念即乖。有人解者，不離目前，大德！你檐缽囊屎檐子傍家走，求佛求法，即今與麼馳求底，你還識渠麼？活潑潑地，秖是勿根株，擁不聚、撥不散，求著即轉遠，不求還在目前。靈音屬耳，若人不信，徒勞百年。道流！一剎那間便入華藏世界，入毘盧遮那國土，入解脫國土，入神通國土，入清淨國土，入法界，入穢入淨，入凡入聖，入餓鬼畜生。處處討覓尋，皆不見有生有死，唯有空名。幻化空花，不勞把捉，得失是非，一時放卻。道流！山僧佛法的的相承，從麻谷和尚、丹霞和尚、道一和尚、廬山和尚、石鞏和尚，一路行遍天下，無人信得，盡皆起謗。如道一和尚用處純一無雜，學人三百五百，盡皆不見它意。如廬山和尚自在真正順逆用處，學人不測涯際，悉皆茫然。如丹霞和尚翫珠隱顯，學人來者皆悉被罵。如麻谷用處，苦如黃檗，近傍不得。如石鞏用處，向箭頭上覓人，來者皆懼。如山僧今日用處，真正成壞，翫弄神變，入一切境，隨處無事，境不能換。但有來求者，我即便出看渠，渠不識我，我便著數般衣。學人生解，一向入我言句。苦哉瞎禿子無眼人，把我著底衣，認青黃赤白；我脫卻入清淨境中；學人一見便生忻欲。我又脫卻，學人失心，茫然狂走，言我無衣。我即向渠道：『你識我著衣底人否？』忽爾回頭，認我了也。大德！你莫認衣，衣不能動。人能著衣，有箇清淨衣，有箇無生衣，菩提衣，涅槃衣，有祖衣，有佛衣。大德！但有聲名文句，皆悉是衣變。從臍輪氣海中鼓激牙齒敲磕，成其句義，明知是幻化。大德！外發聲語業，內表心所法，以思有念皆悉是衣。你秖麼認他著底衣為實解，縱經塵劫秖是衣通，三界循環輪迴生死。不如無事相逢不相識，共語不知名。今時學人不得，蓋為認名字為解，大冊子上抄死老漢語，三重五重複子裹，不教人見，道是玄旨，以為保重。大錯，瞎屢生，你向枯骨上覓什麼汁？有一般不識好惡，向教中取意度商量，成於句義，如把屎塊子向口裏含了吐過與別人，猶如俗人打傳口令相似，一生虛過也。道我出家，被他問著佛法，便即杜口無詞，眼似漆突，口如楄檐。如此之類，逢彌勒出世，移置他方世界，寄地獄受苦。大德！你波波地往諸方覓什麼物？踏你腳板闊，無佛可求，無道可成，無法可得。外求有相佛，與你不相似，欲識汝本心，非合亦非離。道流！真佛無形，真道無體，真法無相，三法混融，和合一處，辨既不得，喚作忙忙業識眾生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真佛、真法、真道？乞師開示。」師云：「佛者，心清淨是；法者，心光明是；道者，處處無礙淨光是。三即一，皆是空名而無實有。如真正學道人，念念心不間斷。自達磨大師從西土

來，秖是覓個不受人惑底人。後遇二祖，一言便了，始知從前虛用工夫。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，若第一句中薦得，堪與祖佛為師；若第二句中薦得，堪與人天為師；若第三句中薦得，自救不了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若有意，自救不了。」云：「既無意，云何二祖得法？」師云：「得者是不得。」云：「既若不得，云何是不得底意？」師云：「為你向一切處馳求，心不能歇。所以祖師言：『咄哉丈夫！將頭覓頭。』你言下便自回光返照，更不別求，知身心與祖佛不別，當下無事，方名得法。大德！山僧今時事不獲已，話度說出許多不才淨，你且莫錯。據我見處，實無許多般道理，要用便用，不用便休。秖如諸方說六度萬行以為佛法，我道是莊嚴門、佛事門，非是佛法。乃至持齋持戒，擎油不泲，道眼不明，盡須抵債，索飯錢有日在。何故如此？入道不通理，復身還信施，長者八十一，其樹不生耳。乃至孤峰獨宿，一食卯齋，長坐不臥，六時行道，皆是造業底人。乃至頭目髓腦、國城妻子、象馬七珍，盡皆捨施，如是等見，皆是苦身心故，還招苦果。不如無事，純一無雜，乃至十地滿心菩薩皆求此道流蹤跡了不可得，所以諸天歡喜，地神捧足，十方諸佛無不稱歎。緣何如此？為今聽法道人用處無蹤跡。」

問：「大通智勝佛，十劫坐道場，佛法不現前，不得成佛道。未審此意如何？乞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大通者，是自己於處處達其萬法無性無相，名為大通。智勝者，於一切處不疑，不得一法，名為智勝。佛者，心清淨光明，透徹法界，得名為佛。十劫坐道場者，十波羅蜜是。佛法不現前者，佛本不生，法本不滅，云何更有現前？不得成佛道者，佛不應更作佛。古人云：『佛常在世間，而不染世間法。』道流！你欲得作佛，莫隨萬物。心生種種法生，心滅種種法滅。一心不生，萬法無咎。世與出世，無佛無法，亦不現前，亦不曾失。設有者，皆是名言章句，接引小兒，施設藥病，表顯名句。且名句不自名句，還是你目前昭昭靈靈鑒覺聞知照燭底安一切名句。大德！造五無間業，方得解脫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五無間業。」師云：「殺父、害母、出佛身血、破和合僧、焚燒經像等，此是五無間業。」云：「如何是父？」師云：「無明是父。你一念心求起滅處不得，如響應空，隨處無事，名為殺父。」云：「如何是母？」師云：「貪愛為母。你一念心入欲界中，求其貪愛，唯見諸法空相，處處無著，名為害母。」云：「如何是出佛身血？」師云：「你向清淨法界中，無一念心生解，便處處黑暗，是出佛身血。」云：「如何是破和合僧？」師云：「你一念心正達煩惱結使，如空無所依，是破和合僧。」云：「如何是焚

經燒像？」師云：「見因緣空、心空、法空，一念決定斷，迥然無事，便是焚燒經像。大德！若如是達得，免被他凡聖名礙。你一念心秖向空拳指上生實解，根境法中虛捏怪，自輕而退屈，言我是凡夫，他是聖人。禿屢生！有甚死急！披他獅子皮，卻作野干鳴。大丈夫漢不作丈夫氣息，自家屋裏物不肯信。秖麼向外覓，上他古人閑名句，倚陰博陽，不能特達，逢境便緣，逢塵便執，觸處惑起，自無准定。道流！莫取山僧說處。何故？說無憑據，一期間圖畫虛空，如彩畫像等喻。道流！莫將佛為究竟，我見猶如廁孔，菩薩羅漢盡是枷鎖縛人底物。所以文殊仗劍殺於瞿曇，鴦掘持刀害於釋氏。道流！無佛可得，乃至三乘五性，圓頓教跡，皆是一期藥病相治，並無實法。設有，皆是相似表顯，露布文字差排，且如是說。道流！有一般禿子，便向裏許著功，擬求出世之法。錯了也。若人求佛，是人失佛；若人求道，是人失道；若人求祖，是人失祖。大德！莫錯！我且不取你解經論，我亦不取你國王大臣，我亦不取你辯似懸河，我亦不取你聰明智慧，唯要你真正見解。道流！設解得百本經論，不如一箇無事底阿師；你解得，即輕蔑他人，勝負修羅，人我無明，長地獄業。如善星比丘解十二分教，生身陷地獄，大地不容。不如無事休歇去、饑來喫飯、睡來合眼，愚人笑我，智乃知焉。道流！莫向文字中求，心動疲勞，吸冷氣無益。不如一念緣起無生，超出三乘，權學菩薩。大德！莫因循過日。山僧往日未有見處時，黑漫漫地，光陰不可空過，腹熱心忙，奔波訪道，後還得力始到。今日共道流如是話度，勸諸道流，莫為衣食。看世界易過，善知識難遇，如優曇華時一現耳。你諸方聞道，有箇臨濟老漢出來，便擬問難，教語不得，被山僧全體作用，學人空開得眼，口總動不得，懵然不知以何答我。我向伊道：『龍象蹴踏，非驢所堪。』你諸處秖指胸點肋，道我解禪解道，三箇兩箇到這裏不柰何。咄哉！你將這箇身心到處簸兩片皮，誑謾閭閻，喫銕棒有日在。非出家兒，盡向阿修羅界攝。夫如至理之道非諍論而求，激揚鏗鏘以摧外道。至於佛祖相承，更無別意，設有言教，落在化儀，三乘五性、人天因果。如圓頓之教，又且不然，童子善財皆不求過。大德！莫錯用心，如大海不停死屍，秖麼擔卻，擬天下走，自起見障，以礙于心。日上無雲、麗天普照，眼中無翳，空裏無花。道流！你欲得如法，但莫生疑，展則彌綸法界，收則絲髮不立，歷歷孤明，未曾欠少。眼不見，耳不聞，喚作什麼物？古人云：『說似一物則不中。』你但自家看，更有什麼？說亦無盡，各自著力。珍重！」

師將示滅，說偈云：「沿流不止問如何，真照無邊說似他。離相離名人不稟，吹毛用了急須磨。」復謂眾云：「吾滅後，不得滅卻吾

正法眼藏。」三聖出云：「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？」師云：「已後有人問你，向他道什麼？」三聖便喝。師云：「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！」言訖，端坐而逝。唐咸通七年丙戌四月十日也。敕謚惠照大師，塔曰澄靈。

門人明識大師守堅集

無地地主人郭凝之訂

韶州雲門匡真文偃禪師

師諱文偃，浙西嘉興張氏子。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稟具，探窮律部。初參睦州蹤禪師，睦州纔見師來，便閉卻門，師乃扣門，睦州云：「誰？」師云：「某甲。」睦州云：「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己事未明，乞師指示。」睦州開門一見，便閉卻。師如是連三日去扣門，至第三日，睦州始開門，師乃拶入，睦州便擒住云：「道！道！」師擬議，睦州拓開云：「秦時[車*度]轢鑽。」遂掩門，損師一足，師從此悟入。睦州指見雪峰，師到雪峰莊，見一僧，師問：「上座今日上山去那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，秖是不得道是別人語。」僧云：「得。」師云：「上座到山中，見和尚上堂，眾纔集，便出握腕立地云：『這老漢！項上鐵枷何不脫卻？』」其僧一依師教，雪峰見這僧與麼道，便下座攔胸把住其僧云：「速道！速道！」僧無對。雪峰拓開云：「不是汝語。」僧云：「是某甲語。」雪峰云：「侍者將繩棒來。」僧云：「不是某語，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。」雪峰云：「大眾！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。」師次日上山，雪峰纔見，便云：「因什麼得到與麼地？」師乃低頭。從茲契合，溫研積稔，密以宗印授焉。師出嶺，遍謁諸方，覈窮殊軌，鋒辯險絕，世所盛聞。後抵靈樹，冥符知聖禪師接首座之說。初知聖住靈樹二十年，不請首座，常云：「我首座生也，我首座牧牛也，我首座行腳也。」一日，令擊鐘，三門外接首座，眾出迓。師果至，直請入首座寮解包。俄廣主劉王將興兵，就知聖決可否。知聖前知之，手封奩子，語侍者云：「王來，出以示之。」於是怡然坐歿。王果至，聞知聖已化，大驚問：「何時有疾而遽亡耶？」侍者乃出奩子，如知聖所誡呈之。王發奩得簡云：「人天眼目，堂中上座。」劉乃命州牧何承範請師繼其法席，又迎至府開法，俄遷止雲門光泰寺。天下學者望風而至，於是稱雲門宗焉。

機緣

師在雪峰時，有僧問雪峰：「如何是觸目不會道，運足焉知路？」雪峰云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僧不明，遂問師：「蒼天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三斤麻，一疋布。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更奉三尺竹。」後雪峰聞，喜云：「我常疑箇布衲。」

師行腳時，見一座主舉：「在天台國清寺齋時，雪峰拈缽盂問：『某道得，即與你缽盂。』某云：『此是化佛邊事。』雪峰云：『你作座主奴也未得。』某云：『不會。』雪峰云：『你問我，與你道。』某始禮拜，雪峰便蹋倒。某得七年方見。」師云：「是你得七年方見？」座主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更與七年始得。」

師在浙中蘊和尚會裏，一日因喫茶次，舉：「蘊和尚垂語云：『見聞覺知是法，法離見聞覺知，作麼生？』」有傍僧云：「見定如今目前一切見聞覺知是法，法亦不可得。」師拍手一下，蘊乃舉頭，師云：「猶欠一著在。」蘊云：「我到這裏卻不會。」

師到共相，共相問：「什麼處來？」師云：「雪嶺來。」共相云：「要急言句，舉一則來。」師云：「前日典座來，和尚何不問他？」共相云：「典座且置。」師云：「箭過新羅。」

師在嶺中時，問臥龍和尚：「明己底人還見有己麼？」臥龍云：「不見有己，始明得己。」又問：「長連床上學得底是第幾機？」臥龍云：「第二機。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第一機？」臥龍云：「緊峭草鞋。」

師在嶺中時，有僧問：「如何是法身向上事？」師云：「向上與你道即不難，汝喚什麼作法身？」僧云：「請和尚鑒。」師云：「鑒即且置，作麼生說法身？」僧云：「與麼與麼。」師云：「此是長連床上學得底，我且問你：法身還解喫飯麼？」僧無語。後有僧舉似梁家菴主，菴主云：「雲門直得入泥入水。」資福云：「欠一粒也不得，剩一粒也不得。」

師在雪峰與長慶西院商量，雪峰上堂云：「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，拋向面前，漆桶不會，打鼓普請看。」西院問師：「雪峰與麼道，還有出頭不得處麼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西院云：「作麼生是出頭不得處？」師云：「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也。」又云：「狼籍不少。」又云：「七曜麗天。」又云：「南閻浮提，北鬱單越。」

師一日與長慶舉趙州無賓主話，雪峰當時與一蹋作麼生？師云：「某甲不與麼。」長慶云：「你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石橋在向北。」

師與長慶舉石鞏接三平話，師云：「作麼生道，免得石鞏喚作半箇聖人？」長慶云：「若不還價，爭辨真偽？」師云：「入水見長人。」

師到洞巖，洞巖問：「作什麼來？」師云：「親近來。」洞巖云：「亂走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暫時不在。」洞巖云：「知過即得。」師云：「和尚亂走作什麼？」

師到疏山，疏山問：「得力處道將一句來。」師云：「請和尚高聲問。」疏山便高聲問。師云：「和尚蚤朝喫粥麼？」疏山云：「作麼生不喫粥？」師云：「亂叫喚作麼？」又因疏山示眾云：「老僧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，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。」師問：「承聞和尚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，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是不？」疏山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如何是法身邊事？」疏山云：「枯椿。」師云：「如何是法身向上事？」疏山云：「非枯椿。」師云：「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？」疏山云：「許你說。」師云：「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？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？」疏山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法身還該一切不？」疏山云：「作麼生不該？」師指淨瓶云：「法身還該這箇麼？」疏山云：「闍黎莫向淨瓶邊會。」師便禮拜。

師到曹山，曹山示眾云：「諸方盡把格則，何不與他道一轉語，教伊莫疑去？」師便問：「密密處為什麼不知有？」曹山云：「秖為密密，所以不知有。」師云：「此人作麼生親近？」曹山云：「不向密密處。」師云：「不向密密處，還得親近也無？」曹山云：「始得親近。」師應諾諾。師問曹山：「如何是沙門行？」曹山云：「喫常住苗稼者。」師云：「便與麼去時如何？」曹山云：「你還畜得麼？」師云：「學人畜得。」曹山云：「你作麼生畜？」師云：「著衣喫飯有什麼難？」曹山云：「何不道披毛戴角？」師便禮拜。

因[啗-口+王]長老舉菩薩手中執赤幡問師：「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你是無禮漢。」[啗-口+王]云：「作麼生無禮？」師云：「是你，外道奴也作不得。」

師到天童，天童云：「你還定當得麼？」師云：「和尚道什麼？」天童云：「不會即目前包畏。」師云：「會即目前包畏。」

因見信州鵝湖上堂云：「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，設使了得底人明得知有去處，尚乃浮逼逼地。」師下來，舉此語問首座：「適來和尚示眾云：『未了底人浮逼逼地，了得底人浮逼逼地。』意作麼生？」首座云：「浮逼逼地。」師云：「首座在此久住，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。」首座云：「未審上座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要道即得。見即便見；若不見，莫亂道。」首座云：「秖如堂頭道浮逼逼地，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頭上著枷，腳下著杻。」首座云：「與麼則無佛法也。」師云：「此是文殊、普賢大人境界。」

師行腳時，有官人問：「還有定乾坤底句麼？」師云：「蘇嚕蘇嚕悉哩薩訶。」
師到江州，有陳尚書請師齋，相見便問：「儒書中即不問，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，作麼生是衲僧行腳事？」師云：「曾問幾人來？」尚書云：「即今問上座。」師云：「即今且置，作麼生是教意？」尚書云：「黃卷赤軸。」師云：「這箇是文字語言，作麼生是教意？」尚書云：「口欲談而辭喪，心欲緣而慮忘。」師云：「口欲談而辭喪，為對有言；心欲緣而慮忘，為對妄想。作麼生是教意？」尚書無語。師云：「見說尚書看《法華經》，是否？」尚書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經中道：『一切治生產業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』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？」尚書無語。師云：「尚書且莫草草。十經五論，師僧拋卻，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，尚不奈何，尚書又爭得會？」尚書禮拜云：「某甲罪過。」
師到歸宗，僧問：「大眾雲集，合談何事？」歸宗云：「兩兩三三。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歸宗云：「三三兩兩。」師卻問其僧：「歸宗意旨如何？」僧云：「全體與麼來。」師云：「上座曾到潭州龍牙麼？」僧云：「曾到來。」師云：「打野榔漢。」
師因乾峰上堂云：「法身有三種病、二種光，須是一一透得，更須知有照用臨時，向上一竅在。」乾峰乃良久，師便出問：「菴內人為什麼不見菴外事？」乾峰呵呵大笑。師云：「猶是學人疑處在。」乾峰云：「子是什麼心行？」師云：「也要和尚相委。」乾峰云：「直須與麼，始解穩坐地。」師應諾諾。乾峰示眾云：「舉一不得舉二，放過一著，落在第二。」師出眾云：「昨日有人從天台來，卻往徑山去。」乾峰云：「典座來日不得普請。」便下座。
師問乾峰：「請師答話。」乾峰云：「到老僧也未？」師云：「與麼則學人在遲也。」乾峰云：「與麼那！與麼那？」師云：「將謂猴白，更有猴黑。」
師到灌溪時，有僧舉灌溪語云：「十方無壁落，四面亦無門，淨裸裸，赤灑灑，沒可把。」問師：「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與麼道即易，也大難出。」僧云：「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？」師云：「你適來與麼舉那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你驢年夢見灌溪麼？」僧云：「某甲話在。」師云：「我問你：十方無壁落，四面亦無門，淨裸裸，赤灑灑，沒可把，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商量箇什麼事？」僧云：「豈干他事？」師喝云：「逐隊喫飯漢。」陳尚書問雲居供養主云：「雲居高低於弟子？」主無語。尚書問師，師云：「尚書莫教話墮。」
師在嶺中時，問一老宿：「一切時中如何辯明？」老宿云：「喚什麼作一切時中？」師云：「釋迦老子道了也，彌勒猶自不知。」又

見一老宿上堂云：「若是商量舉覺，如當門利劍相似，一句下須有殺活始得。」師出眾云：「和尚上堂多時，大眾歸堂。」老宿云：「道什麼？」師云：「日月易流。」

師在嶺中順維那處，起彼時問：「古人豎起拂子，放下拂子，意旨如何？」維那云：「拂前見？拂後見？」師云：「如是！如是！」又云：「是諾伊？是不諾伊？」又云：「可知禮也。」

師聞洛浦勘僧云：「近離甚處？」僧云：「荊南。」洛浦云：「有一人與麼去，還逢麼？」僧云：「不逢。」洛浦云：「為甚麼不逢？」僧云：「若逢，即頭粉碎。」洛浦云：「闍黎三寸甚密。」

師後於江西見其僧，問云：「還有此語不？」僧云：「有。」師云：「洛浦倒退三千里。」

師在靈樹知聖大師會中為首座，時僧問知聖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知聖云：「老僧無語。」卻問僧：「忽然上碑，合著得什麼語？」時有數僧下語，皆不契。知聖云：「汝去，請首座來。」洎師至，知聖乃舉前話問師，師云：「也不難知。」聖云：「著得什麼語？」師云：「有人問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但云：『師知。』」聖深肯。

上堂

師上堂良久云：「夫唱道之機，固難諧剖，若也一言相契猶是多途，況復忉忉有何所益？然且教乘之中各有殊分。律為戒學，經為定學，論為慧學，三藏五乘、五時八教，各有所歸。然一乘圓頓也大難明，直下明得與衲僧天地懸殊。若向衲僧門下，句裏呈機徒勞佇思，門庭敲磕千差萬別。擬欲進步向前，過在尋佗舌頭露布。從上來事合作麼生？向這裏道圓道頓得麼？這邊那邊得麼？莫錯會好。莫見與麼道，便向不圓不頓處卜度，這裏也須是箇人始得。莫將依師語、相似語、測度語，到處呈中將為自己見解。莫錯會，秖如今有什麼事，對眾決擇看。」時有州主何公，禮拜問云：「弟子請益。」師云：「目前無異草。」有官問：「佛法如水中月是不？」師云：「清波無透路。」進云：「和尚從何得？」師云：「再問復何來？」進云：「正與麼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重疊關山路。」有官問：「千子圍繞，何者為的？」師云：「化下住持，已奉來問。」問：「今日開筵，將何指教？」師云：「來風深辨。」進云：「莫秖這便是麼？」師云：「錯。」問：「從上古德以心傳心，今日請師，將何施設？」師云：「有問有答。」進云：「與麼則不虛施設也。」師云：「不問不答。」問：「凡有言句皆是錯，如何是不錯？」師云：「當風一句，起自何來？」進云：「莫秖這

便是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莫錯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啐啄之機？」師云：「響。」進云：「還應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且緩緩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學人的的事？」師云：「痛領一問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？」師云：「對眾問將來。」師云：「莫道今日瞞諸人好，抑不得已，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，忽被明眼人見，成一場笑具，如今避不得也。且問汝諸人，從來有什麼事？欠少什麼？向汝道無事，已是相埋沒也，須到這箇田地始得。亦莫趁口亂問，自己心裏黑漫漫地，明朝後日大有事在。你若根思遲迴，且向古人建化門頭東覷西覷，看是什麼道理？你欲得會麼？都緣是你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，一期聞人說著，便生疑心。問佛、問法，問向上、問向下，求覓解會，轉沒交涉。擬心即差，況復有言。莫是不擬心是麼？更有什麼事？珍重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雲門一曲？」師云：「臘月二十五。」進云：「唱者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且緩緩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日裏看山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師云：「久雨不晴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久雨不晴？」師云：「曬眼著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不帶眹？」師云：「天台普請南嶽遊山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向上一路？」師云：「九九八十一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師云：「遊山翫水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和尚自己？」師云：「賴遇維那不在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教主？」師云：「太無禮生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一代時教？」師云：「對一說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正法眼？」師云：「普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端坐念實相？」師云：「河裏失錢河裏摝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沙門行？」師云：「會不得。」進云：「為什麼會不得？」師云：「秖守會不得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尋常之用？」師云：「且那裏葛藤去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教意？」師云：「你看什麼經？」僧云：「《般若經》。」師云：「一切智智清淨，還夢見未？」僧云：「一切智智清淨且置，如何是教意？」師云：「心不負人，面無慚色。放你三十棒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報得四恩三有去？」師云：「抱頭哭蒼天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正法眼？」師云：「粥飯氣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三昧？」師云：「到老僧一問，還我一句來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」師云：「東山水上行。」問：「乞師指箇入路。」師云：「喫粥喫飯。」

師示眾云：「我事不獲已，向你諸人道，直下無事，早是相埋沒也。更欲蹋步向前，尋言逐句，求覓解會，千差萬別。廣設問難，贏得一場口滑，去道轉遠，有什麼歇時。秖此箇事，若在言語上，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，因什麼道教外別傳？若從學解機智，秖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，猶被訶責見性如隔羅縠。以此故知，一切有心，天地懸殊。雖然如是，若是得底人，道火何曾燒口。終日

說事，未嘗挂著唇齒，未曾道著一字。終日著衣喫飯，未曾觸著一粒米，挂著一縷絲。雖然如此，猶是門庭之說，須是實得與麼始得。若約衲僧門下，句裏呈機，徒勞佇思，直饒一句下承當得，猶是瞌睡漢。」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一句？」師云：「舉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說時默？」師云：「清機歷掌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默時說？」師云：「嗄。」進云：「不默不說時如何？」師將棒趁。僧問：「如何是雲門劍？」師云：「祖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」師云：「更請一問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露地白牛？」師云：「覿機無改路。」進云：「放著什麼處？」師云：「再舉不逾塵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塵塵三昧？」師云：「桶裏水，缽裏飯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一如體玄？」師云：「欠你一問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玄中的？」師云：「[祝/土]。」進云：「如何即是？」師云：「速退速退，妨他別人問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非思量處？」師云：「識情難測。」問：「鑿壁偷光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恰。」問：「一言道盡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裂破。」進云：「和尚作麼生下手拈掇？」師云：「拈取糞箕掃帚來。」問：「如何舉唱，即得不負來機？」師云：「道什麼？」進云：「還可來意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且緩緩。」師云：「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，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，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。與麼道，早是死馬醫。雖然如是，有幾箇到此境界？不敢望你言中有響，句裏藏鋒，瞬目千差，風恬浪靜。伏惟尚饗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透法身句？」師云：「北斗裏藏身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本來宗？」師云：「不問不答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？」師云：「我今日不答話。」進云：「為什麼不答話？」師云：「驢年會麼？」問：「如何是吹毛劍？」師云：「骼。」又云：「胏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內外光？」師云：「向什麼處問？」學云：「如何明達？」師云：「忽然有人問你，作麼生道？」進云：「明達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明即且置，還我達來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切急一句？」師云：「吃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本來心？」師云：「舉起分明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衲僧孔竅？」師云：「放過一著。」進云：「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對牛彈琴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大乘修行？」師云：「一榼在手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一切智智清淨？」師云：「僧堂入佛殿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不挂唇吻一句？」師云：「合取狗口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海印三昧？」師云：「你但禮拜問著，待我東行西行。」問：「如何轉動即得不落階級？」師云：「南斗七，北斗八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，到處豈無老宿垂慈方便之辭？還有透不得底句麼？出來舉看，待老漢與汝大家商量。有麼？有麼？」時有僧出，擬伸問次，師云：「去去西天路，

迢迢十萬餘。」便下座。問：「如何是當今施設？」師云：「道即不難，鑒從何來？」問：「如何是不睡底眼？」師云：「不省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不犯之令？」師云：「那箇師僧還見麼？」問：「如何是大人相？」師乃擎拳。問：「如何是學人急切處？」師云：「你怕我不知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云：「一佛二菩薩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雪嶺泥牛吼？」師云：「山河走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雲門木馬嘶？」師云：「天地黑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兄弟添十字？」師云：「我共你說葛藤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？」師云：「心不負人，面無慚色，速禮三拜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天然之事？」師云：「蹋步向前作什麼？」問：「如何是教意？」師云：「吃嘹舌頭，更將一問來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七縱八橫？」師云：「放你一著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舉一則語，教汝直下承當，早是撒屎著你頭上也。直饒拈一毛頭，盡大地一時明得，也是剜肉作瘡。雖然如此，也須是實到這箇田地始得。若未，且不得掠虛，卻須退步向自己根腳下推尋，看是什麼道理？實無絲髮許與汝作解會，與汝作疑惑。況汝等且各各當人有一段事，大用現前，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，便與祖佛無別。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，惡業濃厚，突然起得如許多頭角，擔缽囊千鄉萬里受屈作麼？且汝諸人有什麼不足處？大丈夫漢，阿誰無分？獨自承當，尚猶不著便，不可受人欺瞞，取人處分。纔見老和尚開口，便好把特石驀口塞，便是屎上青蠅相似，鬥咂將去，三箇五箇聚頭商量，苦屈兄弟！古人一期為汝諸人不奈何，所以垂一言半句，通你入路。知是般事，拈放一邊，自著些子筋骨，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？快與！快與！時不待人，出息不保入息，更有什麼身心閑別處用？切須在意。珍重！」

上堂，良久云：「觸目不會道，運足焉知路？」僧問：「如何是觸目菩提？」師云：「與我拈卻佛殿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最初一句？」師云：「九九八十一。」僧便禮拜。師云：「近前來。」僧便近前，師便打。問：「如何是實學底事？」師云：「大好消息。」進云：「畢竟是誰家之子？」師云：「臘月二十五。」問：「承教有言：一切智智清淨時如何？」師便唾之。進云：「古人方便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來！來！截卻汝腳跟，換卻汝髑髏，缽盂裏拈卻匙箸，拈卻鼻孔來。」進云：「甚處有許多般？」師云：「這掠虛漢。」便打。問：「如何是禪？」師云：「是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師云：「得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一切法皆是佛法？」師云：「三家村裏老婆盈衢溢路，會麼？」學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非但汝不會，大有人不會在。」問：「學人簇簇地商量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大眾久立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盡乾坤一時將來著你眼睫上，你諸人聞與麼道，不敢望汝出來性躁打老僧一摑，且緩緩仔細看，是有是無？是箇甚麼道理？直饒你向這裏明得，若遇衲僧門下，好椎腳折。若是箇人，聞道什麼處有老宿出世，便好驀面唾，汙我耳目。汝若不是箇手腳，纔聞人舉便承當得，早落第二機也。汝不看他德山和尚，纔見僧入門，拽拄杖便趁。睦州和尚見僧來，便云：『現成公案，放你三十棒。』自餘之輩合作麼生？若是一般掠虛漢，食人膿唾，記得一堆一擔揾[打-丁+(天/韭)]，到處馳騁驢唇馬嘴，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。饒你從朝問至夜答到夜，論劫還夢見麼？什麼處是與人著力處？似這般底，有人屈衲僧齋，也道得飯喫，有什麼共語處？他日閻羅王面前，不取你口解說。諸兄弟！若是得底人，他家依眾遣日；若未得，切莫掠虛，不得容易過時，大須仔細。古人大有葛藤相為處，秖如雪峰和尚道：『盡大地是你。』夾山和尚道：『百草頭上薦取老僧，鬧市裏識取天子。』洛浦和尚云：『一塵纔起，大地全收，一毛頭獅子全身總是。』你把取翻覆思量看，日久歲深，自然有箇入路。此箇事無你替代處，莫非各在當人分上，老和尚出世，秖為你作箇證明。你若有箇入路，少許來由亦昧汝不得；若實未得，方便撥你即不可。兄弟一等是蹋破草鞋行腳，拋卻師長父母，直須著些子眼睛始得。若未有箇入頭處，遇著本色咬豬狗手腳，不惜性命，入泥入水相為。有可咬嚼，眨上眉毛，高挂缽囊，十年二十年辦取出頭，莫愁不成辦。直是今生未得，來生亦不失卻人身，向此門中亦乃省力，不虛辜負平生，亦不辜負施主師長父母。直須在意，莫空過時。遊州獵縣橫擔拄杖，一千里二千里走，這邊經冬，那邊過夏，好山好水，堪取性多齋供、易得衣缽，苦屈苦屈，圖他一斗米，失卻半年糧。如此行腳有什麼利益？信心檀越一把菜、一粒米，怎麼生消得？直須自看，無人替代。時不待人，一日眼光落地，前頭將何抵擬？莫一似落湯螃蟹，手腳忙亂，無你掠虛說大話處。莫將等閑空過時光，一失人身萬劫不復，不是小事，莫據目前。俗子尚云：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』況我沙門合履踐何事？大須努力。珍重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」師云：「佛前裝香，佛後合掌。」問：「十二時中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去？」師云：「三門頭合掌。」問：「四面森森。如何是靈樹？」師云：「風鳴雨息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靈樹枝條？」師云：「曬眼皮草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觸目菩提？」師云：「拈卻露柱。」學云：「露柱豈干他事？」師云：「驢年會麼？」問：「醍醐上味為什麼翻成毒藥？」師云：「[祝/土]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活？」師云：「心不負人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是殺？」師云：「三日後不得唱衣。」學云：「不殺不活時如何？」師以拄杖趁出。問：「學人與

麼來，請師實說。」師云：「知。」問：「金剛為什麼倒地？」師云：「不著力。」問：「殺父殺母，佛前懺悔。殺佛殺祖，向什麼處懺悔？」師云：「露。」問：「不起一念，還有過也無？」師云：「須彌山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師云：「有讀書人來報。」問：「學人有疑，請師不責，從上宗乘事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三拜不虛。」問：「生死到來，如何排遣？」師云：「在甚麼處？」問：「如來唯一說無二說，如何是如來說？」師云：「那箇師僧何不問？」問：「闍中如何辨主？」師云：「務原是什麼人坐。」問：「學人實問，請師實答。」師云：「你作麼生辨？」進云：「正當與麼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的。」問：「從上古德以何為的？」師云：「看取舌頭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諸和尚子莫妄想，天是天，地是地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僧是僧，俗是俗。」良久云：「與我拈案山來看。」便有僧問：「學人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三門為什麼從這裏過？」進云：「與麼則不妄想去也。」師云：「還我話頭來。」

上堂，良久云：「還有人道得麼？道得底出來。」眾無語。師拈拄杖云：「適來是箇小屎坑，如今是箇大屎坑。」下座。問：「萬法歸一，一即不問。如何是萬法？」師云：「你來這裏說葛藤瞞我。」問：「聖僧為什麼被大蟲咬？」師云：「與天下人作牓樣。」問：「十二時中如何用心，即得不負於上來？」師云：「省力。」進云：「省力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省取前話。」問：「萬機不到處，如何知有？」師云：「該得麼？」進云：「日用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一箭到新羅，大漢國裏說葛藤。」問：「學人擬伸一問，還許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佛不奪眾生所願。」問：「如何舉唱，即得不負來機？」師云：「痛領一問。」問：「千聖功圓冥然時，如何擊琢？」師云：「句裏明人。」問：「三界中何物勝於佛？」師云：「通你一問。」問：「摘葉尋枝即不問，如何是直截根源？」師云：「速禮三拜。」問：「己事未明，如何指示？」師云：「不避來機，還當得麼？」問：「盡其機來，師還接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一問不錯。」學云：「一問且置，師還接不？」師云：「細看前話。」問：「毘盧向上即不問，虛空請師留些子。」師云：「把卻汝咽喉，你作麼生道？」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師云：「一扠一箚。」進云：「莫便是不？」師云：「蘇嚕蘇嚕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今日與諸人舉一則語。」大眾聳聽。良久，有僧出禮拜，擬伸問次，師以拄杖趁云：「似這般滅胡種，長連床上納飯阿師，堪什麼共語處？這般打野榔漢！」以拄杖一時趁下。問：「大眾雲集，合談何事？」師云：「向下文長，付在來日。」進云：

「便與麼去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墮。」進云：「什麼處是墮？」師云：「長連床上飽喫飯了，脫空妄語。」問：「靈山一會，何似今日？」師云：「言中有響。」學云：「當今事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不煩再問。」問：「以字不成，八字不是，未審是什麼字？」師云：「九九八十一。」進云：「學人不會，請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我又辜你什麼處？」問：「從上古德得箇什麼便稱尊貴？」師云：「愛問不愛答。」進云：「與麼則不假和尚舌頭嚼去也。」師云：「熨斗煎茶銚不同。」問：「和尚為人語話，還有未道著底句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說不及。」進云：「為什麼如此？」師云：「秖為如此。」問：「大拍盲底人來，師還接也無？」師放身倒。問：「如何是雲門山？」師云：「庚峰定穴。」問：「牙齒敲磕，皆落名言，如何得不落古人蹤？」師云：「通機自辨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師云：「皮枯骨瘦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師云：「七顛八倒。」進云：「為什麼如此？」師云：「一不得向，二不得開。」問：「暗室得明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朗州此去多少？」上堂，云：「一言纔舉，千差同轍，該括微塵，猶是化門之說。若是衲僧，合作麼生？若將祖意佛意這裏商量，曹溪一路平沉。還有人道得麼？道得底出來。」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？」師云：「餬餅。」進云：「這箇有什麼交涉？」師云：「灼然有什麼交涉。」師乃云：「你勿可作了。見人道著祖師意，便問超佛越祖之談。你且喚什麼作佛？喚什麼作祖？即說超佛越祖之談。便問箇出三界。你把將三界來，有什麼見聞覺知隔礙著你？有甚聲色法與汝可了？了箇什麼碗？以那箇為差殊之見？他古聖勿奈你何，橫身為物，道箇舉體全真，物物覿體不可得。我向汝道直下無事，早是相埋沒了也。你若實未得箇入頭處，且中獨自參詳。除卻著衣喫飯、屙屎、送尿，更有什麼事？無端起得如許多般妄想作什麼？更有一般底如等閑相似，聚頭舉得箇古人話，識性記持，妄想卜度，道我會佛法了也。秖管說葛藤，取性過日，更嫌不稱意。千鄉萬里拋卻父母師資，作這去就。這箇打野榔漢，有什麼死急！行腳去。」以拄杖便趁下。問：「父母不聽不得出家。如何得出家？」師云：「淺。」進云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云：「深。」問：「從上來事，請師提綱。」師云：「朝看東南，暮看西北。」進云：「便與麼會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東家點燈，西家暗坐。」問：「當今一句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放你一線道，還我一句來。」問：「不涉廉纖，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一怕汝不問，二怕汝不舉，三到老僧[跳-兆+孛]跳，四到你退後。速道！速道！」僧便禮拜，師便打。問：「萬機喪盡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與我拈佛殿來與汝商量。」進云：「豈干他事？」師咄云：「這掠虛漢。」問：「目前蕩盡時如

何？」師云：「熱發作麼？」其僧禮拜而退。師云：「且來，且來。」僧近前，師便棒云：「這掠虛漢謊我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法王主？」師云：「叉手著。」問：「盲龜值浮木孔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老僧叉手去也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故知時運澆漓，代干像季。近日師僧北去言禮文殊，南去謂遊衡嶽，與麼行腳，名字比丘，虛消信施。苦哉！苦哉！問著黑漆相似，秖管取性過日。設有三箇兩箇，狂學多聞，記持話路，到處覓相似語句，印可老宿，輕忽上流，作薄福業，他日閻羅王釘釘之時，莫道無人向汝道。若是初心後學，直須擺動精神，莫空記說，多虛不如少實，向後秖是自賺。有什麼事？近前。」問：「學人正在迷途，請師一接。」師云：「道什麼？」問：「如何是教意？」師云：「答猶未了。」進云：「和尚什麼處答？」師云：「將謂汝靈利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衲僧正眼？」師云：「那箇師僧近前來！」其僧近前，師咄云：「去。」問：「如何會得和尚一句？」師云：「臘月二十五。」問：「教中即不問，如何是宗門中事？」師云：「既有來問，速禮三拜。」問：「絕消息處，如何履踐？」師云：「三十年後。」進云：「秖今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莫亂統。」問：「性源還有語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莫問。」問：「佛病祖病將何醫？」師云：「審即諧。」進云：「將何醫？」師云：「幸有力。」問：「百步穿楊，請師指的。」師云：「答這話去也。」問：「言詮不及處，如何體會？」師云：「對眾快禮三拜。」問：「伶俜之子，如何進步？」師云：「目前不辨。」進云：「豈無尊貴？」師云：「不較多。」進云：「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作麼生？」問：「凡有言說，皆是葛藤。如何是不葛藤？」師云：「大有人見汝問。」問：「急急相投，請師指教。」師云：「作麼生道？」進云：「不會，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作麼？」

上堂，云：「大眾！汝等還有鄆州針麼？若有，試將來看。有麼？有麼？」眾無對。師云：「若無，散披衣裳去也。」便下座。

上堂，大眾集定，乃以拄杖指云：「乾坤大地微塵，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、覓勝負，還有人諫得麼？若無人諫得，待老僧與汝諫看。」時有僧云：「請和尚諫。」師云：「這野狐精。」問：「盡大地人來，師如何接？」師云：「提綱有路。」進云：「莫秖這便是指示不？」師云：「合取狗口。」問：「時中不明，如何得不落緣塵去？」師云：「閉門哭蒼天。」問：「十二時中如何體悉？」師云：「不難辨。」進云：「還有學人入頭處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細看前話。」問：「靈山一會，迦葉親聞，未審聞箇什麼句？」師云：「不避來鋒，速道！速道！」進云：「是什麼句？」師云：「掣電之機，徒勞佇思。」問：「千聖不傳，古今不歷，如何是和

尚接人一句？」師云：「觸忤老兄得麼？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接人一句？」師云：「作麼？」問：「有何逕要令學人心息？」師云：「放你三十棒。」問：「目前坦然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海水在汝頭上。」進云：「還著得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向這裏脫空妄語。」問：「施主設齋，將何報答？」師云：「量才補職。」進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不會即喫飯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向上事？」師云：「截卻汝肚腸，換卻匙箸，拈將缽盂來看。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這掠虛漢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云：「來鋒有路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轉身處？」師云：「利。」問：「一口吞盡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我在汝肚裏。」進云：「和尚為甚麼在學人肚裏？」師云：「還我話頭來。」

上堂，良久云：「秖這箇帶累殺人。」便下座。

上堂，云：「道即道了也。」時有僧出禮拜，欲伸問次，師拈拄杖便打云：「識什麼好惡？這一般打野榔漢，總似這箇僧，爭消得施主信施？惡業眾生總在這裏，覓什麼乾屎橛咬？」以拄杖一時趁下。問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家家觀世音。」進云：「見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火裏蜘蟟吞大蟲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禪？」師云：「拈卻一字得麼？」問：「扶桑柯畔日輪未出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知。」問：「背楚投吳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面南看北斗。」問：「六國未寧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千里何明。」進云：「爭奈不明何？」師云：「賴遇適來道了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本源？」師云：「受什麼人供養？」問：「如何是直截一路？」師云：「主山後。」進云：「謝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合取皮袋。」問：「曹溪的旨，請師垂示。」師云：「三十年後。」問：「密室玄宮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倒。」進云：「宮中事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重。」問：「萬機吐不出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大眾不匿。」進云：「猶是學人疑處在。」師云：「語覆前機去。」問：「要急相應唯言不二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對眾舉，大眾可不知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承當？」師云：「驢年。」問：「一生積惡者不知善，一生積善者不知惡，此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燭。」問：「遠遠投師，師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七九六十三。」進云：「學人近離衡州。」師喝云：「是你草鞋跟斷。」僧云：「珍重。」師喝云：「靜處薩婆訶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師云：「一佛二菩薩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汝等諸人，皆是河南海北來，各各盡有生緣所在。還自知得麼？試出來舉看，老漢與汝證明。有麼有麼？汝若不知，老漢瞞汝去也。汝欲得識麼？生緣若在向北，北有趙州和尚、五臺文殊，總在這裏。生緣若在向南，南有雪峰臥龍、西院鼓山，總在這裏。汝欲得識麼？向這裏識取。若不見，莫掠虛。見麼見麼？若不

見，且看老漢騎佛殿出去也。珍重。」問：「六國未寧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雲擎雨色。」問：「上無攀仰下無己躬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藏身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僧便禮拜。師云：「放過一著。置將一問來。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這死蝦蟆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色即是空？」師云：「拄杖敲汝鼻孔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非時為人一句？」師云：「早朝牽犁，晚間拽耙。」問：「三乘五性即不問，如何是衲僧門下事？」師云：「日勢稍晚，速禮三拜。」問：「久值為什麼不識？」師云：「測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心？」師云：「心。」進云：「不會？」師云：「不會。」進云：「究竟如何？」師咄云：「靜處東行西行。」問：「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舌根裏藏身。」進云：「藏身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蘇嚕蘇嚕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途中受用？」師云：「七九六十三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世諦流布？」師云：「江西湖南新羅渤海。」問：「密室不通風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響露鳴風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密室中人？」師云：「再陳難辨。」問：「直與麼來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照從何立？」進云：「不去不來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前語道什麼？」問：「進向無門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三千八百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放你橫說豎說，從朝至暮，無人塞你口；不放你說，又作麼生？」

上堂，大眾集良久，驀拈拄杖云：「看！看！北鬱單越人見汝搬柴不易，在中庭裏相撲供養你。更為你念《般若經》云『一切智智清淨，無二無二分，無別無斷故。』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一切智智清淨？」師云：「西天斬頭截臂，這裏自領出去。」問：「挂錫幽巖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在什麼處？」問：「如何是深中淺？」師云：「山河大地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淺中深？」師云：「大地山河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深？」師云：「朝到西天，暮歸唐土。」問：「迦葉入定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匿得麼？」進云：「還見十方不？」師云：「好手透不出。」問：「真如湛寂妙絕無門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自機迴照。」進云：「秖這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莫錯。」問：「千般方便誘引歸源，未審源中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有問有答，速道將來。」僧應諾，師云：「迢遙也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雲門劍？」師云：「揭。」進云：「用者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蘇嚕蘇嚕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沒即道。」進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壯一問。」問：「能詮表裏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風不入。」進云：「表裏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錯。」問：「萬機俱罷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塚上生芝草。」問：「觀身無己，觀外亦然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熱發作麼？」進云：「與麼則冰消瓦解去也。」師

便打。問：「龍門有意，進水無能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來機即易，再舉還難。」進云：「正與麼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快。」
上堂，云：「我看汝諸人，二三機中尚不能構得，空披衲衣何益？你還會麼？我為汝注破，久後到諸方，若見老宿舉一指、豎一拂子云：『是禪是道。』拽拄杖打破頭便行。若不如此，盡落天魔眷屬，壞滅吾宗。汝若實不會，且向葛藤社裏看，我尋常向汝道：『微塵剎土中，三世諸佛、西天二十八祖、唐土六祖，盡在拄杖頭說法，神通變現聲應十方。』你還會麼？若不會，且莫掠虛。雖然如此，且諦當實見也未？直饒到此田地，也未夢見。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。」師驀拈拄杖劃地一下云：「總在這裏。」又劃一下云：「總在這裏出去也。珍重。」問：「古人面壁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念七。」又云：「定。」問：「百不會底人來，師如何接？」師云：「話墮也。」進云：「什麼處是話墮？」師云：「七棒對十三。」問：「承古有言：『了即業障本來空，未了還須償宿債。』未審二祖是了未了？」師云：「確。」問：「從上古德相傳何事？」師云：「速禮三拜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雲門一路？」師云：「親。」進云：「如何即是？」師云：「顛言倒語作麼？」
問：「承古有言：『擬心即差。』如何得不差？」師云：「洪機歷掌。」進云：「後人再問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遲風難改。」問：「三身中阿那身說法？」師云：「要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釋迦身？」師云：「乾屎橛。」問：「請師提綱宗門。」師云：「南有雪峰。北有趙州。」問：「大徹底人見一切法是空不？」師云：「蘇嚕蘇嚕。」問：「終日切切不得箇入路，乞師指箇入路。」師云：「當機有路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？」師云：「蒲州麻黃，益州附子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教意？」師云：「撩起來作麼生道？」進云：「便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對牛彈琴。」問：「玄機一路如何體會？」師云：「三十年後。」問：「槨示雙趺，當表何事？」師云：「言。」進云：「未審師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緊峭草鞋。」
問：「不是玄機亦非目擊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倒一說。」問：「劫火洞然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更夢見什麼？」
上堂，云：「天親菩薩，無端變作一條椰栗柱杖。」乃劃地一下云：「塵沙諸佛盡在這裏說葛藤去。」便下座。
上堂，云：「我共汝平展，遇人識人，與麼老婆說話，尚自不會，每日飽飯喫了，上來下去，覓什麼碗？這野狐隊仗，向這裏作什麼？」以拄杖一時趁下。問：「初秋夏末，前程忽有人問，如何柢對？」師云：「大眾退後。」進云：「過在什麼處？」師云：「還我九十日飯錢來。」問：「學人近到法席，未審家風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不歷一問，作麼生道？」問：「十方國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

如何是一乘法？」師云：「何不別問？」進云：「謝師指示。」師便喝。問：「承古有言：『一塵遍含一切塵。』如何是一塵？」師云：「吃嘹舌頭，更將一問來。」問：「學人不問，師還答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將汝口挂壁上不得。」問：「一切尋常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雖然屎臭氣熏我，我且問你：『晝行三千，夜行八百，你缽盂裏什麼處著？』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脫空妄語漢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教眼？」師云：「速禮三拜。」問：「承古有言：『牛頭橫說豎說，不知有向上關捩子。』如何是向上關捩子？」師云：「東山西嶺青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露地白牛？」師云：「歸依佛，歸依法，歸依僧。」進云：「白牛何在？」師咄之。問：「樹凋葉落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體露金風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布袋裏珍珠？」師云：「說得麼？」問：「如何是祖宗的子？」師云：「言中有響。」上堂，云：「夫學般若菩薩，須識得眾生病，即識得學般若菩薩病。還有人揀得麼？出來對眾揀看。」眾無語，乃云：「若揀不得，莫妨我東行西行。」

上堂。云：「我今日共汝說葛藤，屎灰尿火，泥豬疥狗，不識好惡，屎坑裏作活計。所以道：『盡乾坤大地三乘十二分教，三世諸佛天下老師言教，一時向汝眼睫上會取去。』饒汝便向這裏一時明得，亦是不著便漢，無端跳入屎坑。可中於我衲僧門下過，打腳折。」時有三僧出，一時禮拜。師云：「一狀領過。」問：「如何得速超三界去？」師云：「如何得速超三界去？」進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是即休。」問：「終日忙忙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覿機無響路。」進云：「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說不得。」問：「一擺淨盡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爭奈老僧何？」進云：「此是和尚分上。」師云：「這掠虛漢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師云：「透出一字。」進云：「透出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千里同風。」問：「古人道：『知有極則事。』如何是極則事？」師云：「爭奈在老僧手裏何？」進云：「某甲問極則事。」師便棒云：「咄咄，正當撥破，便道請益，這般底到處但知亂統。近前來，我問你：『尋常在長連床上商量向上向下，超佛越祖。你道水牯牛，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？』」僧云：「適來已有人問了也。」師云：「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，不要。有便言有，無便言無。」僧云：「若有，更披毛戴角作麼？」師云：「將知你秖是學語之流。」又云：「來來，我更問你：『諸人橫擔拄杖，道我參禪學道，便覓箇超佛越祖底道理。』我且問你：『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屙屎送尿，至於茆坑裏蟲子，市肆賣買羊肉案頭，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？』道得底出來。若無，莫妨我東行西行。」便下座。師見僧入來便云：「瓦解冰消。」僧云：「學人有什麼過？」師云：「七棒對十三。」問：

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長連床上有粥有飯。」問：「承古有言：『道無橫徑立者皆危。』如何是道？」師云：「普請看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三乘教外一句？」師云：「闍黎一問，老僧[跳-兆+孛]跳三千里。」進云：「謝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住！住！你道老僧話作麼生？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三十年後來，與汝三十棒。」
問：「大眾雲集，合談何事？」師云：「談汝屋裏老爺。」問：「曹溪一句，闔國知聞。未審雲門一句，什麼人得聞？」師云：「闍黎不聞。」進云：「學人親近得不？」師云：「仔細踟躕看。」
上堂，云：「如來明星現時成道。」有僧問：「如何是明星現時成道？」師云：「近前來，近前來。」僧近前，師以拄杖打趁。
上堂，有僧出禮拜云：「請師答話。」師召大眾，大眾舉頭，師便下座。
上堂，良久，有僧出禮拜，師云：「太遲生！」僧應諾。師云：「這漆桶！」
上堂，云：「有解問話者，置將一問來。」僧出禮拜云：「請師鑒。」師云：「拋釣釣鯤鯨，釣得箇蝦蟆。」僧云：「和尚莫錯。」師云：「朝走三千，暮走八百，作麼生？」僧無語，師便打。
上堂，僧問：「如何是本源？」師拈起拄杖云：「若是提起，即向上去也。」僧又問：「如何是本源？」師云：「南贍部洲。北鬱單越。」問：「普賢為什麼騎象？文殊為什麼騎師子？」師云：「我無象也無師子，且騎佛殿出三門去也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教意？」師云：「山河大地。」又云：「正好辨猶是曲說教意，若約提綱即未在。」問：「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掃地潑水。」相公來問：「隨流認得性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東堂月朗西堂闇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底事？」師云：「你若不問，我即不答。你若問，我即朝到西天，暮歸唐土。」僧云：「乞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一不成，二不是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青天白日寮語作麼？」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云：「日裏麒麟看北斗。」問：「學人到這裏，為什麼道不得？」師云：「野狐窟裏坐。」問：「不落古今，是何曲調？」師拽拄杖便下座。
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云：「面南看北斗。」問：「古人斬蛇意旨如何？」師便打。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師云：「闍黎受戒太早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賓中主？」師云：「騎一問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主中主？」師云：「叉手著。」進云：「賓主相去多少？」師云：「如眼如目。」進云：「合談何事？」師云：「三九二十七。」問：「自到和尚法席不會，乞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截卻

你頭得麼？」問：「乞師指示，令學人頓息昏迷。」師云：「襄州米作麼價？」問：「二尊相見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不是偶然。」
上堂，云：「天帝釋與釋迦老子在中庭裏相爭佛法甚鬧。」便下座。問：「如何是曹溪的的意？」師云：「老僧愛瞋不愛喜。」進云：「為什麼如此？」師云：「路逢劍客須呈劍，不是詩人不獻詩。」問：「二尊相見共談何事？」師云：「不決即道。」問：「人天交接，其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對眾呈機。」
上堂，云：「和尚子！且須明取衲僧鼻孔。且作麼生是衲僧鼻孔？」乃云：「摩訶般若波羅蜜，今日大普請。」便下座。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山河大地。」進云：「向上更有事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向上事？」師云：「釋迦老子在西天，文殊菩薩居東土。」問：「父母俱喪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俱喪且置，那個是你父母？」僧云：「苦痛深。」師云：「灼然，灼然！」問：「如何是大施主？」師云：「對機不辨。」問：「徹底冥濛底人來，師如何拯濟？」師云：「兩重公案，一狀領過。」問：「說教當為何人？」師云：「近前來，高聲問。」僧近前問，師便打。問：「和尚年多少？」師云：「七九六十八。」進云：「為什麼七九六十八？」師云：「我為你減卻五年。」
上堂，云：「和尚子，直饒你道有什麼事，猶是頭上安頭，雪上加霜，棺木裏眨眼，灸瘢上更著艾爝，這箇是一場狼籍不少也。你合作麼生？各自覓箇託生處好。莫空遊州獵縣，秖欲捏搦閑言語，待老和尚口動，便問禪問道，向上向下如何若何，大卷抄將去，[祝/土]向皮袋裏卜度，到處火爐邊，三箇五箇聚頭，舉口喃喃地，便道：『這箇是公才語，這箇是就處打出語，這箇是事上道底語，這箇是體語體。』汝屋裏老爺老孃，噇卻飯了，秖管說夢，便道我會佛法了也。將知與麼行腳，驢年得休歇麼？更有一般底，纔聞說箇休歇處，便向陰界裏閉目合眼，老鼠孔裏作活計，黑山下坐鬼趣裏體當，便道我得箇入路也。還夢見麼？這般底打殺萬箇，有什麼罪過？喚作打底，不遇作家，至竟秖是箇掠虛漢。你若實有箇見處，拈將來，共汝商量。莫空過，不識好惡，謥謥詷詷地聚頭說葛藤，莫教老僧見，捉來勘不相當，槌折腰。莫言不道。汝皮下還有血麼？到處自欲受屈作麼？這滅胡種盡是野狐群隊，總在這裏作麼？」以拄杖一時趁下。問：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如何是一路涅槃門？」師云：「我道不得。」進云：「和尚為什麼道不得？」師云：「是你舉話即得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法說？」師云：「大眾久立，速禮三拜。」「如何是隨意說？」師云：「晨時有粥，齋時有飯。」「如何是隨宜說？」師云：「三德六味，施佛及僧。」「如何是方便說？」師云：「是汝鼻孔重三斤半。」「如何

是大悲說？」師云：「歸依佛法僧。」問：「生死根源即不問，如何是目前三昧？」師云：「吃嘹舌頭三千里。」進云：「今日得遇和尚也。」師云：「放你三十棒。」問：「乞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上大人，丘乙己。」進云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化三千，七十士。」問：「不離三德六味，還有佛法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秖怕你不問。」進云：「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三德六味，施佛及僧。」
上堂，云：「眼睫橫亙十方，眉毛上透乾坤、下透黃泉，須彌山塞卻汝咽喉。還有會處麼？若會得，拽取占波國共新羅國鬥額。」
上堂，云：「江西即說君臣父子，湖南即說他不與麼，我此間即不如此。」良久，云：「汝還見壁麼？」
上堂，云：「去去，遞相鈍置，有什麼了時？」卻問眾云：「我與麼道，還有過麼？」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一不得問。」進云：「諾。」師咄云：「話也不領。」問：「今日供養羅漢，羅漢還來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汝若不問，我即不道。」進云：「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三門頭合掌，佛殿裏裝香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衲僧本分事？」師云：「南有雪峰，北有趙州。」進云：「請和尚不繁辭。」師云：「不得失卻問。」學云：「諾。」師便打。問：「承古有言：『會即事同一家，不會即離牙擘齒。』如何得事同一家？」師云：「亂走作麼？」
上堂，云：「從上來且是箇什麼事？如今抑不得已，且向汝諸人道。盡大地有什麼物與汝為對為緣？若有針鋒與汝為隔為礙，與我拈將來。喚什麼作佛作祖？喚什麼作山河大地日月星辰？將什麼為四大五蘊？我與麼道，喚作三家村裏老婆說話。忽然遇著本色行腳漢，聞與麼道，把腳拽向階下，有什麼罪過？雖然如此，據箇什麼道理便與麼？莫趁口快向這裏亂道，須是箇漢始得。忽然被老漢腳跟下尋著勿去處，打腳折，有什麼罪過？既與麼，如今還有問宗乘中話麼？待老漢答一轉了，東行西行。」有僧擬問次，師以拄杖劈口打，便下座。問：「師子嚬呻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嚬呻且置，試哮吼看。」僧應諾，師云：「這箇是老鼠啼。」
上堂，云：「我有一句語，不敢望你會。還有人舉得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將謂胡鬚赤，更有赤鬚胡。」便下座。
上堂，云：「不得已且作死馬醫，向汝道是箇什麼？是東是西，是南是北，是有是無，是見是聞，是向上是向下，是與麼是不與麼？這箇喚作三家村裏老婆說話，是你有幾箇到此境界？相當即相當；不相當，靜處薩婆訶。」便下座。
上堂，云：「諸方老和尚道，須如有聲色外一段事。似這箇語話，誑謊人家男女，三間法堂裏，獨自妄想，未曾夢見我本師宗旨在，作麼生消得他信施？臘月三十日，箇箇須償他始得。任汝[跳-兆

+孛]跳去，是你諸人各自努力。珍重。」問：「目前無一法，還免得生死不？」師云：「你驢年未免得在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師云：「去。」進云：「學人不會，乞師道。」師云：「闍黎公驗分明，何在重判？」問：「維摩一默還同說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痛領一問。」進云：「與麼則同說也。」師云：「適來道什麼？」問：「如何是清淨法身？」師云：「花藥欄。」進云：「便與麼會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金毛師子。」

上堂，因聞鐘鳴，乃云：「世界與麼廣闊，為什麼鐘聲披七條？」上堂，云：「不可雪上加霜去也。珍重！」便下座。

上堂，云：「諸方老禿奴，曲木禪床上坐地，求名求利，問佛答佛，問祖答祖，屙屎送尿也。三家村裏老婆傳口令相似，識箇什麼好惡？總似這般底，水也難消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人人自有光明在，看時不見暗昏昏。」便下座。師入京在受春殿，聖上問：「如何是禪？」師云：「皇帝有敕臣僧對。」師在文德殿赴齋，有鞠常侍問：「靈樹果子熟也未？」師云：「什麼年中得信道生？」

上堂，云：「你諸人無端走來這裏覓什麼？老僧秖解喫飯屙屎，別解作什麼。你諸方行腳，參禪問道，我且問你諸方參得底事作麼生？試舉看。」又云：「中間謊汝屋裏老爺得麼？向老漢胍臀後，覓得些子涕唾嚼將為自己，便道我解禪解道。饒你念得一大藏教，擬作麼生去？古人事不得已，見你亂走，向汝道：『菩提涅槃。』是埋沒你，是釘橛繫卻你。又見你不會，向汝道：『非菩提涅槃。』知是般事，早是不著便也，又更覓他注解，這般底滅胡種族，從上來總似這般，何處到今日。我向前行腳時，有一般人與我注解，他是不惡心，被我一日覷見，是一場笑具。是我三五年不死，這般滅胡種底，一斧打腳折。如今諸方大有出世紐捏，你何不去彼中，在這裏覓什麼乾屎橛？」師便下地，以拄杖一時打趁下去。問：「如何是萬法一決？」師云：「莫教失卻問。」問：「死中得活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朝行三千，夜行八百。」問：「大眾雲集，合談何事？」師云：「今日放下，令行去也。」僧禮拜，師便打。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師云：「怕我不知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透法身句？」師云：「海晏河清。」道士問：「視聽無聲無形，老君說了也。雲門一句，請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迢然西天路。」道士無語，師擬下座，道士云：「再請師舉揚宗旨。」師云：「道得底出來。」眾無對，師云：「與麼則辜負請主去也。」便下座。

上堂，大眾集定，師乃拈起拄杖云：「不得已且向這裏會取，看看三門在露柱上。」便下座。

師有時顧視僧曰：「鑒。」僧擬對之，則曰：「咦！」叢林因目師為顧鑒咦！後德山圓明禪師刪去顧字，謂之抽顧頌。

室中語要

師示眾云：「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，以拄杖一畫百雜碎，三乘十二分教，達磨西來，放過即不可。若不放過，不消一喝。」
示眾，云：「西天二十八祖、唐土六祖、天下老和尚，總在拄杖頭上。直饒會得倜儻分明，秖在半途，若不放過，盡是野狐精。」師一日云：「古來老宿皆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談，隨語識人。若是出草之談，即不與麼。若與麼，便有重話會語。不見仰山和尚問僧：『近離甚處？』僧云：『廬山。』仰山云：『曾遊五老峰麼？』僧云：『不曾遊。』仰山云：『闍黎不曾遊山。』」師云：「此語皆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談。有時云：『若言即心即佛，權且認奴作郎；生死涅槃，恰似斬頭覓活。』若說佛說祖，佛意祖意，大似將木患子換卻你眼睛相似。」
舉：「古云：『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。』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？」乃云：「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餬餅，放下手云：『元來秖是饅頭。』」
師有時云：「燈籠是你自己，把缽盂噇飯，飯不是你自己。」有僧便問：「飯是自己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這野狐精，三家村裏漢。」復云：「來來，不是你道飯是自己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。」
師有時云：「真空不壞有，真空不異色。」僧便問：「作麼生是真空？」師云：「還聞鐘聲麼？」僧云：「此是鐘聲。」師云：「驢年夢見麼？」
舉：「疏山和尚問僧：『什麼處來？』僧云：『嶺中來』。疏山云：『曾到雪峰麼？』僧云：『曾到。』疏山云：『我已前到時，是事不足，如今作麼生？』僧云：『如今足也。』疏山云：『粥足？飯足？』僧無語。」師云：「粥足飯足。」
舉：「孚上座參雪峰，雪峰聞，乃集眾，孚到法堂上顧視雪峰，便下看知事。明日，卻上禮拜云：『某甲昨日觸忤和尚。』雪峰云：『知是般事便休。』」時有僧問師：「作麼生是觸忤和尚處？」師便打。
舉：「僧問資福：『古人拈槌豎拂，意旨如何？』資福云：『古人與麼那？』僧云：『拈槌豎拂又作麼生？』資福便喝出。」師云：「古人是什麼眼目？」僧云：「和尚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驢年會

麼？」僧無對。師復召僧：「來！來！」僧近前，師以拂子驀口打。
舉：「三平頌云：『即此見聞非見聞』」師云：「喚什麼作見聞？『無餘聲色可呈君』」師云：「有什麼口頭聲色？『箇中若了全無事』」師云：「有什麼事？『體用無妨分不分』」師云：「語是體，體是語。」復拈起拄杖云：「拄杖是體，燈籠是用，是分不分？不見道：『一切智智清淨。』」
舉：「一宿覺云：『幻化空身即法身。』」師拈起拄杖云：「盡大地不是法身。」
舉：「僧問趙州：『某甲乍入叢林，乞師指示。』趙州云：『喫粥了也未？』僧云：『喫粥了也。』趙州云：『洗缽盂去。』」師云：「且道有指示？無指示？若道有指示，向他道什麼？若道無指示，這僧何得悟去？」
舉：「僧問雪峰：『乞師指示。』雪峰云：『是什麼？』其僧於言下大悟。」師云：「雪峰向伊道什麼？」
師有時云：「平地上死人無數，過得荊棘林是好手。」僧云：「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。」師云：「蘇嚕蘇嚕。」
舉無情說法，忽聞鐘聲，云：「釋迦老子說法也。」驀拈起拄杖問僧：「這箇是什麼？」僧云：「拄杖子。」師云：「驢年夢見。」
師一日云：「三家村裏賣卜，東卜西卜，忽然卜著也不定。」僧便問：「忽然卜著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伏惟。」
師有時云：「大用現前，不存軌則。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大用現前？」師乃拈拄杖高聲唱云：「釋迦老子來也。」
師有時以拄杖打火爐一下，大眾眼目定動，師乃云：「火鑪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。見麼見麼？」眾無語。師云：「無智人前莫說，打你頭破百裂。」
師有時云：「看看，法身變作燈籠。超佛越祖之談，從你腳跟下過也。」僧云：「腳跟下認得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鈍置殺我。」僧云：「與麼則迥然不在這裏也。」師云：「十萬八千。」
舉：「槃山語云：『光境俱忘，復是何物？』」師云：「直饒與麼道，猶在半途，未是透脫一路。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透脫一路？」師云：「天台華頂，趙州石橋。」
舉：「仰山云：『如來禪即許師兄會。』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如來禪？」師云：「上大人。」又拈起扇子云：「我喚作扇子，你喚作什麼？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扇子上說法，燈籠裏藏身，作麼生？」僧卻問：「如何是和尚禪？」師叱云：「元來秖在這裏。」
舉：「雪峰喚僧：『近前來！』僧近前。雪峰云：『去。』」師舉了，問僧：「你作麼生道得叉手句？你若道得叉手句，即見雪

峰。」
舉：「三祖云：『一心不生，萬法無咎。』」師云：「秖這裏悟了。」乃拈起拄杖云：「乾坤大地有什麼過？」
舉：「一宿覺云：『一切數句非數句，與吾靈覺何交涉？』」師云：「行住坐臥不是靈覺，喚什麼作數句？」
舉：「槃山云：『光境俱忘，復是何物？』」師云：「東海裏藏身，須彌山上走馬。」復以拄杖打床一下，大眾眼目定動，乃拈拄杖趁散云：「將謂靈利這漆桶。」
舉：「僧問乾峰：『十方薄伽梵。一路涅槃門。未審路頭在什麼處？』乾峰以拄杖劃云：『在這裏。』」師拈起扇子云：「扇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築著帝釋鼻孔。東海鯉魚打一棒，雨似盆傾相似。會麼？」
師有時云：「諸方拈槌豎拂云：『會麼？』但云：『莫壓良為賤。』卻云：『是是。』待伊擬議，便打。」
舉：「教云：『心生種種法生，心滅種種法滅。』」乃拈起拄杖云：「重多少？」僧云：「半斤。」師云：「驢年夢見。」
舉：「夾山語云：『百草頭上薦取老僧。』」師合掌云：「不審，不審。」又以拄杖指露柱云：「夾山變作露柱也。看看。」
舉：「仰山問僧：『近離甚處？』僧云：『向南。』仰山拈起拄杖云：『彼中還說這箇麼？』僧云：『不說。』仰山云：『不說這箇，還說那箇麼？』僧云：『不說仰山名。』『大德！參堂去。』僧便去。仰山復召其僧，僧應諾。仰山云：『近前來！』僧近前，仰山便打。」師云：「仰山若無後語，爭識得人？」
舉：「雪峰喚僧：『近前來！』僧近前。雪峰云：『甚處去？』僧云：『普請去。』雪峰云：『去。』」師云：「此是隨語識人。」
舉：「《參同契》云：『回互不回互。』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不回互？」乃以手指板頭云：「這箇是板頭，作麼生是回互？」師云：「喚什麼作板頭？」
舉：「見聞覺知無障礙，聲香味觸常三昧。」師云：「一切處不是三昧，行時不是三昧。有處云：『聲香味觸體在一邊，聲香味觸在一邊。』見解偏枯。」
舉：「夾山坐次，洞山到來云：『作麼生？』夾山云：『秖與麼。』」師代洞山云：「不放過又作麼生？」代夾山便喝。師又拈夾山云：「秖與麼，元來秖在蝦蟆窟裏。」又云：「秖與麼也難得。」
舉：「祖師偈云：『法法本來法。』」師云：「行住坐臥不是本來法，一切處不是本來法。秖如山河大地與你日夕著衣喫飯，有什麼過？」又云：「法本法無法。」師拈起拄杖云：「不是本無法。」

舉：「傅大士頌云：『空手把鋤頭，步行騎水牛。』」師云：「是你從向北騎一頭水牯牛，到這裏。」乃拈起拄杖云：「不見道：『千頭萬頭到這裏，但識取一頭。』」
舉：「寶公云：『如我身空諸法空，千品萬類悉皆同。』」師云：「你立不見立，行不見行，四大五蘊不可得，何處見有山河大地來？是你每日把缽盂噇飯，喚什麼作飯？何處更有一粒米來？」
舉：「一切聲是佛聲，一切色是佛色。」師拈起拂子云：「是什麼？若道是拂子，三家村裏老婆禪也不會。」
舉：「南方禪客問國師：『此間佛法如何？』國師云：『身心一如，身外無餘。』」師云：「山河大地何處有也？」
師有時云：「要識祖師麼？」以拄杖指云：「祖師在你頭上[跳-兆+孛]跳。要識祖師眼睛麼？在你腳跟下。」又云：「這箇是祭鬼神茶飯。然雖如此，鬼神也無厭足。」
師有時云：「若說菩提涅槃、真如解脫，是燒楓香供養你；若說佛說祖，是燒黃熟香供養你；若說超佛越祖之談，是燒鉼香供養你。歸依佛法僧。下去。」
師一日拈起拄杖舉：「教云：『凡夫實謂之有，二乘析謂之無，緣覺謂之幻有，菩薩當體即空。』」乃云：「衲僧見拄杖，但喚作拄杖，行但行，坐但坐，總不得動著。」
舉：「夾山語云：『百草頭上薦取老僧，鬧市裏識取天子。』」又云：「一塵纔起，大地全收。」
舉：「雪峰云：『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。』」師云：「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，三世諸佛立地聽。」
師因喫茶了，拈起盞子云：「三世諸佛聽法了，盡鑽從盞子底下去也。見麼，見麼？若不會，且向多年曆日裏會取。」
舉：「槃山語云：『光非照境，境亦非存，光境俱忘，復是何物？』」師云：「盡大地是光，喚什麼作自己？你若識得光去，境亦不可得，有什麼屎光境？光境既不可得，復是何物？」又云：「此是古人慈悲之故，重話會語，這裏倜儻分明去，放過即不可，若不放過。」復舉手云：「蘇盧蘇盧。」
舉：「傅大士云：『禪河隨浪靜，定水逐波清。』」師拈拄杖指燈籠云：「還見麼？若言見，是破凡夫；若言不見，有一雙眼在。你作麼生會？」良久復拈拄杖云：「盡大地不是浪。」
師有時拈拄杖打床一下云：「一切聲是佛聲，一切色是佛色，你把缽盂噇飯時，有箇缽盂見，行時有箇行見，坐時有箇坐見。這般底作，與麼去就？」把棒一時趁散。
師有時拈起拂子云：「這裏得箇入處去，捏怪也。日本國裏說禪，三十三天有箇人出來喚云：『吽吽特庫，見擔枷過狀。』」

舉：「古人道：『一處不通，兩處失功。兩處不通，觸途成滯。』」師拈拄杖云：「山河大地、三世諸佛盡在拄杖頭上，有甚滯礙？如今明也，暗向什麼處去？秖這明便是暗。一切眾生秖被色空明暗隔礙，便見有生滅之法。」

舉：「一宿覺云：『六般神用空不空，一顆圓光色非色。』」師拈起拂子云：「這箇是圓光，是色非色，喚什麼作色？與我拈將來看。」

舉：「夾山云：『百草頭上薦取老僧，鬧市裏識取天子。』」師云：「蝦蟆入你耳朵裏，毒蛇穿你眼睛中，且向葛藤處會取。」

舉：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」師云：「你若不識，大食國裏人在你眼睫裏賣香藥。」

舉：「《般若經》云：『無二無二分，無別無斷故。』」師乃指露拄云：「與《般若經》相去多少？」

舉：「經云：『經書咒術、一切文字語言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』」師拈拄杖云：「這箇是什麼？若道是拄杖，入地獄；不是拄杖，是什麼？」

師一日拈拂子搥一下，云：「日月星辰撲落地上，見麼？」良久，起身云：「近後突著你眼睛。」

舉：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」師云：「這箇是屋，上頭是天，手裏是拄杖，作麼生是涅槃門？」

師有時云：「彈指謦欬、揚眉瞬目，拈槌豎拂，或即圓相，盡是撩鉤搭索，佛法兩字未曾道著，道著即撒屎撒尿。」

舉：「瓦官參德山，瓦官為侍者，同入山斫木。德山將一碗水與瓦官，瓦官接得便喫卻，德山云：『會麼？』瓦官云：『不會。』德山又將一碗水與瓦官，瓦官接得又喫卻，德山云：『會麼？』瓦官云：『不會。』德山云：『何不成褫取那不會底？』瓦官云：『不會，又成褫箇什麼？』德山云：『子大似箇鐵橛。』瓦官住院後，雪峰去訪茶話次，雪峰云：『當時在德山會裏斫木因緣作麼生？』瓦官云：『先師當時肯我。』雪峰云：『和尚離先師太早。』其時面前有一碗水，雪峰云：『將水來。』瓦官便過與雪峰，雪峰接得便潑卻。」師代云：「莫壓良為賤。」

因齋次將餬餅一咬云：「咬著帝釋鼻孔，帝釋害痛。」復以拄杖指云：「在你諸人腳跟下，變作釋迦老子，見麼見麼？閻羅王聞說呵呵大笑云：『這箇師僧相當去，不奈你何，若不相當，總在我手裏。』」

師有時以拄杖打床一下云：「你若是箇漢，忽然這裏聞聲悟了，一切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有什麼過？」

舉：「洛浦云：『一塵纔起，大地全收。』」師云：「鳥窠拈布毛，便有人悟去。」
因喫茶次，舉：「一宿覺云：『三身四智體中圓，八解六通心地印。』」師云：「喫茶時不是心地印。」乃拈拄杖云：「且向這裏會取。」
舉：「僧問雪峰：『如何是觸目菩提？』雪峰云：『好箇露柱。』有處云：『還見露柱麼？』」師拈起拄杖云：「有底體上會事，見露柱秖喚作露柱；有處道不見有露柱，見解偏枯。見露柱但喚作露柱，見拄杖但喚作拄杖，有什麼過？」
舉：「僧問靈雲：『佛未出世時如何？』靈雲豎起拂子。僧云：『出世後如何？』靈雲亦豎拂子。」師云：「前頭卻實，後底打不著。」又云：「不說出不出，何處有一問時節？秖如雪峰夏末於僧堂前坐，眾纔集，雪峰拈起拄杖云：『這箇為中下根人。』便有僧問：『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？』雪峰拈起拄杖。」師云：「我不似雪峰打破狼籍。」僧便問：「未審和尚如何？」師便打。
舉：「僧問玄沙：『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』玄沙云：『是你自己。』」師云：「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卻。」有僧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師云：「忽然路上有人喚衲僧齋，你也隨例得飯喫。」師因齋次拈起餬餅云：「我秖供養江西兩浙人，不供養向北人。」僧云：「為什麼秖供養江西兩浙人，不供養向北人？」師云：「天寒日短，兩人共一碗。」
舉：「國師云：『南方佛法半生半滅，此問身心一如，身外無餘。』」師云：「喚什麼作身心一如？」又云：「汝等要識國師底麼？」自代云：「不可辜負國師去也。」
舉：「肅宗帝請國師看戲，國師云：『有什麼身心看戲？』帝再請，國師云：『幸自好戲。』」師云：「龍頭蛇尾。」
舉：「國師三喚侍者，侍者三應。國師云：『將謂吾辜負你，誰知你辜負吾？』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吾辜負你處？你若會得，也是無端。」又云：「作麼生是侍者辜負國師處？」師云：「粉骨碎身未報得。」
舉：「藥山問僧：『什麼處來？』僧云：『湖南來。』藥山云：『洞庭湖水滿也未？』僧云：『未滿。』藥山云：『許多時雨水。為什麼未滿？』雲巖代云：『湛湛地。』洞山代云：『什麼劫中曾欠少？』」師云：「秖在這裏。」
舉：「雪峰云：『飯籮邊坐餓死人，臨河渴死漢。』玄沙云：『飯籮裏坐餓死漢，水裏沒頭浸渴死漢。』」師云：「通身是飯，通身是水。」

舉：「僧問資福：『古人拈槌竪拂，意旨如何？』資福云：『嗄！』」師云：「雪上加霜。」
舉：「僧問資福云：『如何是一塵入正受？』資福作入定勢。僧云：『如何是諸塵三昧起？』資福云：『你問阿誰？』」師云：「這阿師話墮也不知。」又云：「前頭早是葛藤，又道你問阿誰？」
舉：「茱萸上堂云：『你諸人莫向虛空裏釘橛。』時有靈虛上座出眾云：『虛空是橛。』茱萸便打。靈虛云：『和尚莫錯打某甲。』茱萸便歸方丈。」師云：「矢上加尖。」僧云：「和尚適來與麼道那？」師云：「槌鐘謝響，得箇蝦蟆出來。」
舉：「僧問投子：『密巖意旨如何？』投子云：『須是與麼人始得。』趙州云：『何不與他本分草料？』」師問僧：「作麼生是本分草料？」僧擬議，師便打。
舉：「古云：『寂寂空形影。』」師展兩手云：「山河大地何處得也？」又云：「一切智通無障礙。」
師云：「拄杖走到西天，卻歸新羅國裏。」乃敲床云：「這箇是你鼻孔。」
舉：「僧問夾山：『如何是道？』夾山云：『太陽溢目，萬里不挂片雲。』」師云：「不喚作一句，不喚作法身，是什麼？」僧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師云：「老僧入泥入水。」僧云：「某甲粉骨碎身去也。」師喝云：「大海水在你頭上。速道！速道！」僧無語。師代云：「也知和尚恐某甲不實。」
師有時云：「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，猶是轉句。不見一色，始是半提。直得如此，更須知有全提時節。」
師有時云：「泡幻同無礙，一切處不是幻，一切處不是無礙。」
師有時云：「橫說豎說菩提涅槃、真如佛性，總是向下商量。直得拈槌豎拂時節，亦是橫說豎說，對前頭猶較些子。」僧問：「請師向上道。」師云：「大眾久立，速禮三拜。」
舉：「崇壽問僧：『還見燈籠麼？』僧無語。」師代云：「推倒燈籠。」
舉：「趙州問僧：『什麼處去？』僧云：『摘茶去。』」師云：「閉口。」
舉：「法身說法。青青翠竹盡是法身，未是提綱拈掇時節。」
舉：「有為無三世，無為有三世。有為是斷滅法，何處得三世？無為有三世，不是守寂處法。」
舉：「實學是葛藤言句。拈槌豎拂時節，於實學猶在半途。」
舉：「三種人，一人因說得悟，一人因喚得悟，第三人見舉便迴去。你道便迴去，意作麼生？」復云：「也好與三十棒。」

舉：「法身喫飯，早是剜肉作瘡，將謂合有與麼說話。」
舉：「僧問雲居：『湛然時如何？』雲居云：『不流。』」師云：「不流說什麼湛然？」又云：「此是截鐵之言。」
舉：「藥病相治，盡大地是藥。那箇是你自己？」師云：「遇賤即貴。」僧云：「乞師指示。」師拍手一下，拈起拄杖云：「接取拄杖子。」僧接得拗作兩截。師云：「直饒與麼，也好與三十棒。」
舉：「翠巖夏末上堂云：『我一夏已來與師僧說話，看翠巖眉毛在麼？』保福云：『作賊人心虛。』長慶云：『生也。』」師云：「關。」
師有時云：「不敢望你有逆水之波，且有順水之意也難得。」乃
舉：「良遂初參麻谷，麻谷見來，便去鋤草，良遂到鋤草處，麻谷都不顧，便歸方丈閉卻門。良遂連三日去敲門，至第三日，纔敲門，麻谷問：『阿誰？』良遂云：『和尚莫瞞良遂，若不來禮拜和尚，洎被經論賺過一生。』」師云：「便有逆水之波，如今得入，是順水之意，亦喚作雙放時節。」又云：「麻谷問：『阿誰？』良遂道：『莫瞞良遂。』不是識破麻谷相見時節。『若不來禮拜和尚，洎被經論賺過一生。』亦知有賺人處。自後良遂歸京，辭皇帝及左右街大師，大德再三相留，茶筵次，良遂云：『諸人知處，良遂總知；良遂知處，諸人不知。』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良遂知處？」
舉：「《心經》云：『無眼耳鼻舌身意。』」師云：「為你有箇眼見，所以言無，不可如今見時，不可說無也。然雖如此，見一切有什麼過？一切不可得，有什麼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？」
舉：「光明寂照遍河沙。」問僧：「豈不是張拙秀才語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話墮也。」
舉：「僧辭石霜，石霜問：『船去？陸去？』僧云：『遇船即船，遇陸即陸。』石霜云：『我道半途稍難。』僧無語。」師代云：「三十年後此話大行。」又云：「臨行一句，永劫不忘。」
舉：「生法師云：『敲空作響，擊木無聲。』」師以拄杖空中敲云：「阿耶耶！」又敲板頭云：「作聲麼？」僧云：「作聲。」師云：「這俗漢！」又敲板頭云：「喚什麼作聲？」
舉：「僧問石霜：『教中還有祖師意麼？』石霜云：『有。』僧云：『如何是教中祖師意？』石霜云：『莫向卷中求。』」師代云：「不得辜負老僧，卻向屎坑裏坐地作什麼？」
舉：「石霜云：『須知有教外別傳一句。』僧問：『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？』石霜云：『非句。』」師云：「非句始是句。」
舉：「洞山云：『須知有佛向上事。』僧問：『如何是佛向上事？』洞山云：『非佛。』師云：『名不得，狀不得，所以言

非。』」
舉：「洞山云：『塵中不染丈夫兒。』」師云：「拄杖但喚作拄杖，一切但喚作一切。」
舉：「法身清淨，一切聲色盡是廉纖語話。不涉廉纖，作麼生是清淨？」又云：「作麼生是法身？」師云：「六不收。」又云：「三十三天、二十八宿。」
舉：「古云：『如我身空諸法空，千品萬類悉皆同。』」師云：「身不可得，一切諸法豈是有也？所以古人道：『無情有佛性。』又云：『無情不喚作法身說法。』」
師有時云：「光不透脫，有兩般病：一切處不明，面前有物是一；又透得一切法空，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，亦是光不透脫。又法身亦有兩般病：得到法身，為法執不忘，己見猶存，坐在法身邊是一；直饒透得法身去，放過即不可，仔細點撿來，有什麼氣息，亦是病。」
舉：「僧問國師：『如何是本身盧舍那？』國師云：『與老僧過淨瓶來。』僧取淨瓶至。國師云：『卻安舊處著。』僧送安舊處，又來問：『如何是本身盧舍那？』國師云：『古佛過去久矣。』」師云：「無眹跡。」
舉：「僧問灌溪：『久嚮灌溪，到來秖見箇漚麻池。』灌溪云：『你秖見漚麻池，且不識灌溪。』僧云：『如何是灌溪？』灌溪云：『劈箭急。』」師云：「何不與第一機祇對。」
舉：「韋監軍見帳子畫牛抵樹，問僧：『牛抵樹？樹抵牛？』僧無對。」師代云：「歸依佛法僧。」
舉：「老宿問僧：『聞說雪峰有毬子話，是不？』僧云：『不見說著。』老宿云：『聞說有。』僧云：『秖是師僧亂舉。』老宿云：『不亂舉底事作麼生？』僧無對。」師代云：「某甲新到，未曾參堂。」
舉：「佛問外道：『汝義以何為宗？』」師代外道云：「這老和尚，我識得你也。」「外道云：『以一切不受為宗。』」代佛云：「放過一著。」「佛云：『汝以一切不受為宗耶？』」代外道云：「這瞎曇！莫教失卻問。」
舉：「雪峰云：『盡大地是你，將謂別更有。』」師云：「不見《楞嚴經》云：『眾生顛倒，迷己逐物，若能轉物，即同如來。』」
舉：「教云：『諸法寂滅相，不可以言宣。』」師云：「見定如今說話，何處有說不說？不見道：『去不到去，來不到來。』」
舉：「一切真如含一切。」師云：「喚什麼作山河大地？」又云：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。」

師或拈拄杖示眾，云：「拄杖子化為龍，吞卻乾坤了也。山河大地甚處得來？」
師或畫圓相，云：「還有人出得麼？」
舉：「教云：『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。』」師云：「釋迦老子甚處去也？」
舉：「僧問投子：『如何是此經？』投子云：『《維摩》、《法華》。』又問：『塵中不染丈夫兒時如何？』投子云：『不著。』」師云：「不喚作法身，不喚作第一義，亦為說法，亦為說真空。」
師因齋次，拈起匙箸云：「我不供養南僧，秖供養北僧。」時有僧問：「為什麼不供養南僧？」師云：「我要鈍置伊。」僧云：「為什麼秖供養北僧？」師云：「一箭兩垛。」有僧拈問：「秖如前意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好即同榮。」
師或時以拄杖打露柱一下，云：「三乘十二分教說得著麼？」自云：「說不著。」復云：「咄！這野狐精！」僧問：「秖如師意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張公喫酒李公醉。」
舉：「古云：『有驚人之句。』」僧問：「如何是驚人之句？」師云：「響。」
舉：「國師云：『語漸也，返常合道。論頓也，不留眹跡。』」師云：「拈槌豎拂彈指時節，若撿點來，也未是無眹跡。」師有時拈拄杖云：「乾坤大地殺活總在這裏。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殺？」師云：「七顛八倒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活？」師云：「要作飯頭。」僧云：「不殺不活時如何？」師便起云：「摩訶般若波羅蜜。」
師有時云：「遇人即途中受用。」乃拈起拄杖云：「拄杖不是途，說話不是途。」
舉：「法身喫飯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」師云：「乾坤大地，何處有也？物物不可得，以空噇空。若約點撿來，將謂合有與麼說話。」
舉：「應化非真佛，亦非說法者。」師云：「應化之身說，即是法身說，亦喚作覿體全真，以法身喫法身。」又云：「飯不是法身，拄杖不是法身。」
師有時云：「宗門七縱八橫，殺活臨時。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殺？」師云：「冬去春來。」僧云：「冬去春來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橫擔拄杖，東西南北，一任打野榔。」
示眾，云：「任你橫說豎說，未是宗門苗裔。若據宗門苗裔，是甚熱碗鳴？三乘十二分教說夢，達磨西來說夢，若有老宿開堂為人說法，將利刀殺卻百千萬箇，有什麼過？」又云：「將謂合有與麼說話底道理。」

師一日云：「拈槌豎拂，彈指揚眉，一問一答，並不當向上宗乘。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向上宗乘？」師云：「地下閻浮，大家總道得，秖如鬧市裏坐朝時豬肉案頭茆坑裏蟲子，還有超佛越祖之談麼？」僧云：「有底不肯。」師云：「有底不肯，不可商量時便有，不商量時便無也。若約那箇語話體上會事，直言未到，見解偏枯。」

師有時云：「我尋常道，一切聲是佛聲，一切色是佛色，盡大地是法身，枉作箇佛法中見。如今見拄杖但喚作拄杖，見屋但喚作屋。」

師有時云：「作而無作，用而無用。」乃拈起拄杖云：「不是用而無用。喚什麼作拄杖？」

舉：「丹霞云：『百骸俱潰散，一物鎮長靈。』」師云：「拄杖不可不靈也。喚什麼作百骸？甚處得來？」

舉：「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」師云：「拄杖不是無為法，一切不是無為法。」

舉：「誌公云：『雞鳴丑，一顆圓光明已久。』」師云：「腦後即不問你，三千里外道將一句來。」

舉：「睦州喚僧，趙州喫茶，入水之義；雪峰輥毬、歸宗拽石，經頭以字；國師水碗、羅漢書字，諸佛出身處、東山水上行，總是向上時節。」

示眾，云：「直得觸目無滯，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，山河大地是名，名亦不可得，喚作三昧性海俱備，猶是無風匝匝之波，直得忘知於覺，覺即佛性矣。喚作無事人，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。」

師有時云：「一切處無不是說法，打鐘打鼓時，不可不是。若與麼，一切處亦不是有，一切處亦不是無。」又云：「不可說時即有，不說時便無也。若約提唱即未在，為人門中即得。」

舉：「生死涅槃合成一塊。」乃拈起扇子云：「是什麼不是合成一塊？得與麼不靈利？直饒與麼，也是鬼窟裏作活計。」

舉：「僧問南泉：『牛頭未見四祖時，為什麼百鳥銜花獻？』南泉云：『步步蹋佛階梯。』僧云：『見後為什麼不銜花獻？』南泉云：『直饒不來，猶較王老師一線道。』」師云：「南泉秖解步步登高，不解從空放下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步步登高？」師云：「香積世界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從空放下？」師云：「填溝塞壑。」

師有時云：「若問佛法兩字，東西南北，七縱八橫，朝到西天，暮歸唐土。雖然如此，向後不得錯舉。」

舉：「祖師偈云：『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實能幽。』」僧問：「如何是轉處實能幽？」師云：「吃嘹舌頭，老僧倒走三千里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隨流認得性？」師云：「饅頭餡子，摩訶般若波羅蜜。」

舉：「玄沙與韋監軍茶話次，監軍云：『占波國人，語話稍難辨，何況五天梵語。還有人辨得麼？』玄沙提起托子云：『識得這箇即辨得。』」師云：「玄沙何用繁辭？」又云：「適來道什麼？」又云：「有什麼難辨？」
舉：「古人云：『以空名召空色。』」師云：「拄杖不是空名，召得不是空色。喚什麼作拄杖？不是空名。」
因南泉示眾云：「自小養一頭水牯牛，擬向溪東放，不免食他國王水草，擬向溪西放，不免食他國王水草，不如隨處納些些，他總不見。」復有僧舉似師，師云：「南泉水牯牛，隨處納些些，你道在牛內納？牛外納？直饒你向這裏說得納處分明，我更問你索牛在後。長慶云：『你道古人前頭為人，後頭為人？』」
舉：「王大王向雪峰道：『擬蓋一所佛殿去，如何？』雪峰云：『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？』大王云：『請師樣子。』雪峰展兩手。」師云：「一舉四十九。」
舉：「報慈讚龍牙像云：『日出連山，月圓當戶。不是無身，不欲全露。』有僧問：『請師全露。』龍牙撥開帳子云：『還見麼？』僧云：『不見。』龍牙云：『將眼來。』後報慈聞舉云：『龍牙秖道得一半。』」師令僧舉，我與你道，其僧便舉。師云：「我不妨與你道。」
師有時云：「諸方盡向繩墨裏脫出，我這裏即不然。」僧問：「未審和尚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草鞋三十文買。」
舉：「攬真成立，色相宛然，一切法不遷。」僧便問：「作麼生是不遷？」師云：「還見燈籠麼？」僧云：「見。」師云：「靜處薩婆訶。」
示眾，云：「你等諸人每日上來下去，問訊即不無。若過水時，將什麼過？」有久住僧對云：「步。」師深喜之。
舉：「僧辭大隨，大隨問：『什麼處去？』僧云：『峨嵋禮拜普賢去。』大隨拈起拂子云：『文殊普賢總在這裏。』其僧畫一圓相，拋向背後，卻展兩手。大隨云：『侍者將一貼茶來與這僧。』」師舉了云：「我即不與麼。」有僧云：「和尚又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西天斬頭截臂，這裏自領出去。」
舉：「黃檗一日舉手作捏勢云：『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，我若放一線道，從汝七縱八橫；若不放過，不消一捏。』僧問：『放一線道時如何？』檗云：『七縱八橫。』又問：『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何？』檗云：『普。』」復有僧問師：「如何是七縱八橫？」師云：「念老僧年老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普？」師云：「天光迴照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天光迴照？」師云：「骼崙少人知。」

師有時云：「一顆圓光明已久。還有人問麼？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一顆圓光明已久？」師云：「西天斬頭截臂。」又云：「除卻須彌山，拈卻佛殿春。」
師一日披袈裟云：「我抖擻法身也。」總無對。師云：「汝問我。」僧便問：「和尚抖擻法身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我也知你親。」
舉：「玄沙示眾云：『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，忽遇三種病人來，作麼生接？患盲者，拈槌豎拂他又不見；患聾者，語言三昧他又不聞；患啞者，教伊說又說不得。且作麼生接？若接此人不得，佛法無靈驗。』」有僧請益師，師云：「你禮拜著。」僧禮拜起，師以拄杖便挃，僧退後。師云：「你不是患盲。」復喚近前，僧近前。師云：「你不是患聾。」乃豎起拄杖云：「還會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你不是患啞。」其僧於此有省。
舉：「古云：『一言纔舉，大地全收。』」師云：「且道是什麼言？」自云：「春鳥啼時西嶺上。」遂令僧：「你問我。」僧便問：「是什麼言？」師云：「噫！」
舉：「馬大師云：『一切語言是提婆宗。』以此箇為主。」師云：「好語秖是無人問。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提婆宗？」師云：「西天九十六種，你是最下種。」
舉：「肇法師云：『諸法不異者，不可續鳧截鶴，夷嶽盈壑，然後為無異者哉。』」師云：「長者天然長，短者天然短。」又云：「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。」乃拈起拄杖云：「拄杖不是常住法。」
舉：「古云：『一念劫收一切智。』」師拈起拄杖云：「乾坤大地總在上頭。若透得去，拄杖也不見有。直饒與麼，也是不著便。」
舉：「須菩提說法，帝釋雨華，尊者問云：『此華從天得耶？』帝釋云：『弗也。』『從地得耶？』帝釋云：『弗也。』『從人得耶？』帝釋云：『弗也。』『從何得耶？』帝釋舉手。尊者云：『如是！如是！』」師云：「帝釋舉手處作麼生？與你四大五蘊、釋迦老子同別？」
舉：「世尊初生下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云：『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』」師云：「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與狗子喫，卻貴圖天下太平。」
舉：「禾山示眾云：『有作家戰將麼？出來。』時有僧出云：『未審彼中還有也無？』」師云：「格。」
舉：「僧問雪峰：『佛未出世時如何？』雪峰按拄杖而坐。」師云：「常。」

舉：「德山問維那：『有幾人新到？』維那云：『八人。』德山云：『喚典座來。』一時生按過。」師拈云：「更說什麼生按過。」

一舉：「雪峰勘僧：『什麼處去？』僧云：『識得即知去處。』雪峰云：『你是了事人，亂走作什麼？』僧云：『莫塗汙人好。』雪峰云：『我即塗汙你，古人吹布毛作麼生？與我說來看。』僧云：『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也。』」師別前語云：「築著便作屎臭氣。」代後語云：「將謂是鑽天鷂子，元來是死水裏蝦蟆。」

舉：「韶山勘僧云：『莫便是多口白頭因麼？』因云：『不敢。』韶山云：『有多少口？』因云：『遍身是。』韶山云：『大小二事向甚處屙？』因云：『向韶山口裏屙。』韶山云：『有韶山口即向韶山口裏屙，無韶山口向甚處屙？』因無語，韶山便打。」師代云：「這話墮阿師，放你三十棒。」又代云：「將謂是師子兒。」又云：「韶山今日瓦解冰消。」

舉：「僧到曹溪，有守衣缽上座提起衣云：『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。』僧云：『為什麼在上座手裏？』上座無語。」師云：「彼彼不了。」師代云：「遠嚮不如親到。」又云：「將謂是師子兒。」

舉：「睦州問僧：『莫便是清華嚴麼？』僧云：『不敢。』睦州云：『夢見華嚴麼？』僧無語。」師云：「門前大狼籍生。」

舉：「湖南報慈垂語云：『我有一句子遍大地。』僧便問：『如何是遍大地底句？』報慈云：『無空缺。』」師云：「不合與麼道。」別云：「何不菴外問？」

舉：「南泉示眾云：『昨夜三更文殊、普賢相打，各與二十棒，貶向二鐵圍山。』趙州出眾云：『和尚棒教誰喫？』南泉云：『王老師有什麼過？』趙州便禮拜。」師代云：「深領和尚慈悲，某甲歸衣缽下，得箇安樂。」

舉：「崇壽見僧做餬餅次，隔窗問云：『你還見我麼？』僧云：『不見。』崇壽云：『還我餬餅錢來。』僧無語。」師代云：「和尚禮拜餅鑪好。」

舉：「僧問趙州：『如何是妙峰頂？』趙州云：『不答你這話。』僧云：『為什麼不答？』趙州云：『我若答，落在平地。』」師代云：「俱胝和尚。」

舉：「長慶見僧來，云：『何得無禮？』」師代云：「某甲罪過。」又云：「甲辰乙巳。」

舉：「長慶問秀才云：『佛教云：「眾生日用而不知。」儒書亦云：「日用而不知。」不知箇什麼？』秀才云：『不知大道。』」師云：「灼然不知。」

舉：「僧問睦州：『靈山還有蛇不？』睦州云：『這蚯蚓。』」師代云：「白骨連山。」
舉：「長慶拈拄杖云：『識得這箇，一生參學事畢。』」師云：「識得這箇，為什麼不住？」
舉：「雲巖掃地次，道吾云：『何得太區區生？』雲巖云：『須知有不區區者。』道吾云：『與麼則第二月也。』雲巖豎起掃帚云：『這箇是第幾月？』道吾拂袖出去。」師云：「奴見婢慇懃。」
舉：「仰山問俗官云：『官居何位？』官云：『推官。』仰山乃豎起拂子云：『還推得這箇麼？』官無語。」師代云：「久嚮和尚。」
舉：「僧到翠巖，值翠巖不在，乃下看主事。主事云：『參見和尚也未？』僧云：『未。』主事卻指狗子云：『要見和尚，但禮拜這狗子。』僧無語。後翠巖歸，聞此語，云：『作麼生道，免得與麼無語。』」師代云：「欲觀其師，先觀弟子。」
舉：「座主就華嚴講，請翠巖齋，翠巖云：『山僧有箇問，座主若道得即齋。』翠巖便拈起餬餅云：『還具法身麼？』座主云：『具法身。』翠巖云：『與麼則喫法身也。』座主無語。本講座主代云：『有什麼過？』翠巖不肯。東使云：『諾！諾。』」師代云：「特謝和尚降重空筵。」
舉：「雪峰示眾云：『世界闊一丈，古鏡闊一丈；世界闊一尺，古鏡闊一尺。』玄沙指面前火鑪云：『火鑪闊多少？』雪峰云：『似古鏡闊。』玄沙云：『這老漢腳跟未點地在。』後東使拈問僧：『為復古鏡致火鑪與麼大？火鑪致古鏡與麼大？』西院云：『與麼問人，也未可在。』」師云：「餿飯泥茶鑪。」
舉：「僧問雲居：『山河大地從何而有？』雲居云：『從妄想有。』僧云：『與某甲想出一鋌金，得麼？』雲居便休去，僧不肯。」師聞得，云：「已是葛藤，不能折合得。待伊道：『想出一鋌金，得麼？』拈拄杖便打。」
舉：「閩中韋監軍尋常見僧云：『某甲待官滿，出江西、湖南置一問，問殺江西、湖南老宿。』僧云：『監軍作麼生問？』監軍云：『不勞手腳。』僧無語。」師代云：「話墮也。」又云：「伏惟尚饗！」
舉：「王太傅問北院云：『古人道：「普現色身，遍行三昧。」佛法為什麼不到北俱盧洲？』北院云：『秖為遍行，所以不到。』」師云：「如法置一問來。」
舉：「王太尉入佛殿，指缽盂問僧：『這箇是什麼缽？』僧云：『藥師缽。』太尉云：『秖聞有降龍缽。』僧云：『待有龍即降。』太尉云：『忽遇拏雲攫浪來，又作麼生？』僧云：『他亦不

顧。』太尉云：『話墮也。』玄沙云：『盡你神力走向什麼處去？』保福云：『歸依佛法僧。』百丈作覆缽勢。」師云：「他日生天，莫辜負老僧。」
舉：「地藏問崇壽：『你久後將什麼利濟於人？』崇壽云：『無不利濟。』地藏云：『無一法得利濟。』」師云：「直饒與麼，也好喫棒。」又云：「當時但喚近前來，已後教伊無[舀*鳥]啄處。」
舉：「泉州王太傅問僧：『上座住甚處？』僧云：『半月山。』太傅云：『忽遇月頭月尾，又作麼生？』僧無語。」師代云：「將謂與麼，更有與麼？」
舉：「龍牙尋常道：『雲居師兄得第二句，我得第一句。』西院云：『秖如龍牙與麼道，還扶得也無？』」師云：「須禮拜雲居始得。」西院云：「傍觀者哂。」
舉：「崇壽問僧：『還見燈籠麼？』僧云：『見。』崇壽云：『兩箇。』」師代云：「三頭兩面。」又云：「七箇八箇。」

垂示代語

師因不安，云：「打草鞋行腳去。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汝問我，與汝道。」僧便問：「和尚什麼處去？」師云：「四維上下，對機設教去。」代前語云：「和尚宜喫薑附湯。」
上堂，云：「劄。久雨不晴。」代云：「一箭兩垛。」或云：「遇賤即貴，遇明即暗。」代云：「一起一倒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咬齒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合。」或云：「初秋夏末，責情三十棒。」代云：「某甲如是。」
問僧：「新羅國與大唐國，是同是別？」代云：「僧堂、佛殿、廚庫三門。」
上堂，云：「教意提不起，過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為你蝦蟆活。」
上堂，云：「你道古佛與露柱柏交是第幾機？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汝問我，與汝道。」僧便問，師云：「一條絛三十文。」代前語云：「南山起雲，北山下雨。」僧又問：「作麼生是一條絛三十文？」師云：「打與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商量舉，覺箇什麼？」代云：「鹽貴米賤。」或云：「佛法兩字拈卻，成得箇什麼？」代云：「死蝦蟆。」或云：「佛法不用學，燈籠露柱欺你去。作麼生得不欺你去？」代云：「趙州南，石橋北。」
一日云：「古人面壁閉卻門，還透得這裏麼？」代云：「這裏是什麼乾屎橛？」又云：「一。」或云：「搬柴來去，行住坐臥四威儀

中，還出得釋迦老子鼻孔麼？」代云：「和尚也是量才補職。」
師或舉手云：「古佛為什麼不到這裏？」代云：「不可降尊就卑。」
因僧設報慈和尚齋，師問僧：「汝道報慈和尚有幾身？」代云：「今日齋飯如法。」
問僧：「搬柴來去，普賢菩薩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搬柴早是辛苦。」
上堂，大眾集定，云：「是大過患，仔細點撿。」代云：「不用別人。」問僧：「世間是什麼人罪最重？」代云：「平出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古人道：『一句合頭語，萬劫繫驢橛。』作麼生明得免此過？」代云：「趙州石橋，嘉州大像。」或云：「虛空還有長短也無？」代云：「這箇師僧得與麼肥，這箇師僧得與麼瘦。」
一日云：「常徒之見，過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洎作過中會。」
上堂，大眾集定，云：「有理不伸，死而不弔；有理能伸，罕遇奇人。置將一問來。」代云：「過。」
師有時問僧：「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少喫。」或云：「是你諸人繞天下行腳，不知有祖師意，露柱卻知有祖師意，你作麼生明得露柱知有祖師意？」代云：「九九八十一。」
示眾，云：「一舉不再說，作麼生是一舉？」又云：「你若不相當，且覓箇入頭路。微塵諸佛盡在你舌頭上，三藏聖教在你腳跟下，不如悟去好。還有人悟得麼？出來道看。」代云：「養子之緣。」代前語云：「長安雖樂。」
上堂，大眾集定，云：「風不來，樹不動。」便下座。代云：「樹折船沉。」或云：「第一句作麼生道？若道不得，作麼生得心息？」代云：「和尚莫要草鞋拄杖麼？」
一日，云：「從上古人作麼生辨人？」代云：「城地因君置。」
師因摘茶云：「摘茶辛苦，置將一問來。」僧無對。又云：「你若道不得，且念上大人。更不相當，且順朱。」代云：「功不浪施。」代前語云：「勞而無功。」或云：「今日二十七，拈向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壁上挂。」
問僧：「三乘十二分教什麼人承當得？」代云：「沙彌童行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汝作麼生辨得無礙法？」代云：「閑家具。」或云：「還有句內藏身麼？」代云：「領。」
一日云：「京華還有棟梁也無？」代云：「家家觀世音。」或云：「不相當，且順朱，識取好。」代云：「因學人置得。」
示眾，云：「箚即難，七九六十三，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不可總無人去也。」又云：「洎合向後道。」

師或云：「日裏來往日裏辨人，忽然中夜教取箇物來，未曾到處作麼生取？」代云：「瞞卻多少人。」
示眾，云：「看看佛殿入僧堂裏去也。」代云：「羅浮打鼓韶州舞。」
上堂，拈起拄杖云：「看看！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。」便下座。代云：「拽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作麼生是雙明一句？」代云：「一箭兩垛。」或云：「作麼生是不瞞人底句？」代云：「莫道這箇是瞞人底。」
一日云：「泥水不分，過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昨日莫徭人設齋。」或云：「日裏來往總識你，作麼生是影身一句？」代云：「某甲亦見日頭從東邊上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盡力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五箇餬餅三碗茶。」或云：「作麼生是平伸一問？」代云：「便摑傍僧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空不異色，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園頭甚要。」或云：「作麼生是不沉影底句？」代云：「現。」
上堂，大眾集，師良久云：「久雨不晴。」代云：「一槌兩當，蓋覆將來。」
一日云：「教中有言：『謗斯經故，獲罪如是。』拈卻當門齒，將經來。」代云：「不空罥索。」或云：「你多年在叢林裏。」乃舉手便放下云：「向後不得與麼。」代云：「若與麼，便成辜負和尚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昨日有一句語，不敢望你會，還有人舉得麼？」代云：「驀。」又云：「走殺多少人？」
上堂，大眾集定，云：「總上來也，各自東行西行。」便下座。代云：「不少。」或云：「古人一言悟道，觸緣見性。拈起作麼生商量？」代云：「雲居鼓，上藍鐘。」
一日云：「日裏來往，上上下下，一問一答，住汝當荷，夾差一問來。作麼生當荷？」代云：「謂言侵早起，更有夜行人。」又云：「一起一倒。」又云：「生在冀州。」
上堂，云：「乾坤側日月星辰一時黑，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好事不如無。」
師因說事了，起立以拄杖打禪床一下，云：「適來如許多葛藤，貶向什麼處去？靈利底即見，不靈利底著我熱瞞。」代云：「雪上加霜。」
示眾，云：「日月傍照三天下，正照四天下，我與你注破了也。一句道將來。」代云：「東弗于代，西瞿耶尼。」或云：「佛法不用道著，世間什麼物最貴？」代云：「莫道這箇是賤底。」又云：「乾屎橛。」

一日，云：「今日十五入夏也。寒山子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和尚問寒山，學人對拾得。」或云：「你諸人傍家行腳，還識西天二十八祖麼？」代云：「坐底坐、臥底臥。」又云：「少喫。」
因齋次，指白瓷器云：「這箇知有超佛越祖之談。」代云：「五九四十五。」又云：「和尚自喫飯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是你傍家行腳，作麼生是不落賓主底句？道將來。」代云：「便出去。」或云：「是你師僧在江西、湖南所在過夏，衣缽分付什麼人了來？」代云：「不是瞞卻一人來。」又云：「不作大人相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非貴賤，據什麼？」代云：「蝦跳不出斗。」
示眾，云：「看看！殺了也。」便作倒勢云：「會麼？若不會，且向拄杖頭上會取。」代云：「龍頭蛇尾，蛇尾龍頭。」又代作倒勢。
一日，云：「我每日共你葛藤不能到夜，如今在這裏置將一問來。」代云：「秖恐和尚不答。」或云：「作麼生是腳跟下一句？」代云：「有麼？」
師或問僧：「你為什麼帶累我？」代云：「某甲帶累和尚。」或云：「作麼生出得這裏？」代云：「朝遊羅浮，暮歸檀特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明己底人還見有己麼？」代云：「把將來。」又代展兩手。或云：「作麼生是蹙舌一句？」代云：「和尚秖待某甲道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你師僧繞天下行腳，見老和尚開口，便上來東聽西聽，何不向洗缽盂處置將一問來？」代云：「也知和尚為物之故。」
因見火頭云：「你辛苦，我賞你這箇拄杖子吞卻祖師也。」火頭無對。代云：「功不浪施。」又云：「禍不單行。」
師因披衲衣云：「古人道：『披衣蓋乾坤。』」乃拈起衲衣抖擻云：「北斗一時黑，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也知和尚出身早。」又云：「不道與麼去。」或云：「佛法還有變易也無？」代云：「缽盂、鞋履、拄杖、針筒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佛法拈卻，我不問你，還有識世諦法麼？」代云：「某甲若道有，被和尚領過。」或云：「摩㸬顯正，過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有什麼過？」
示眾，云：「大眾，函蓋乾坤，目機銖兩，不涉春緣，作麼生承當？」代云：「一鏃破三關。」師或云：「南來北往飛禽走獸，為什麼卻有異？」代云：「辨卻多少人？」或云：「你諸人擔缽囊行腳，不知有佛法，佛殿上蚩吻，卻知有佛法。」代云：「佛殿裏裝

香，三門外合掌。」師或以拄杖一劃云：「微塵諸佛盡在這裏，還辨得盡麼？」代云：「日出東方夜落西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作麼生是扣門一句？」代云：「打。」或云：「迷本底人觸途俱滯，悟本底人為什麼有四大見？」代云：「益州附子建州薑。」
師或云：「你諸方愛答話，還有透不得底句麼？」代云：「來。」或云：「達磨西來，為什麼難得兒孫？」代云：「放。」
師因說事了，起立云：「你諸人忽然今夜總悟去，早起將刀截卻我頭，我說了也。」乃拈衲衣抖擻云：「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學人不得辜負和尚。」或云：「口秖堪喫飯，你道古人拈槌豎拂，揚眉動目，作麼生辨？」代云：「溈山笠子江西別。」又云：「龍頭蛇尾。」或云：「佛法中菩提涅槃、真如解脫，並為增語。汝道世諦以何為增語？」代云：「鬧市裏一箇兩箇。」又云：「菩提涅槃。」
師或云：「古人道觸目是道，拈卻醬甕，阿那箇是道？」眾無對。
師云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代前語云：「是什麼心行？」或云：「見即不可，仔細看。」代云：「長安雖樂。」
示眾，云：「十五日已前不問你，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日日是好日。」
上堂，良久，云：「鈍置殺人。」便下座。代云：「不獨。」
因看誌公頌，問僧：「半夜子心住無生即生死，古人意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也。」或云：「古人道：『人人盡有光明在，看時不見暗昏昏。』作麼生是光明？」代云：「廚庫三門。」又云：「好事不如無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佛法太煞有，秖是舌頭短。」代云：「長也。」又云：「大斧斫了手摩挲。」
師齋次，問僧：「應是從前叢林學得底言語總拈卻，你道我飯作麼生滋味？」代云：「菜裏少鹽醋。」或云：「是你諸人行腳，須知有隔身句。作麼生是隔身句？」代云：「初三十一。」或云：「大智非明，真空絕跡。還有人明得這箇道理麼？若有人明得，出來道看。」代云：「捏。」
問僧：「常徒底人過在什麼處？你與我拈出來。」代云：「不可平地生堆阜。」又云：「和尚佛法身心何在？」或云：「一言纔舉，千差同轍，是什麼言？」代云：「如是我聞。」又云：「要道有什麼難？」
因見狗子，乃打一下，云：「你為什麼咬這露柱？」代云：「但以腳趯，狗子便去。」

舉：「《華嚴經》云：『金色光明雲，青色光明雲。』你道我尋常還有這箇時節麼？」代云：「亦不得屈著和尚。」
因開法堂門云：「作麼生是入門一句？」有僧云：「諾。」師云：「漆桶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掩面出去。」代後語云：「道著。」
一日，眾集定，云：「莫錯認一著。」便下座。代云：「謝和尚重重相為。」或云：「是你諸人行腳，須知有入頭路。還有人道得麼？出來道看。」代云：「也不得辜負和尚。」
示眾，云：「中有一寶祕在形山，拈燈籠向佛殿裏，將三門來燈籠上。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逐物意移。」又云：「雷起雲興。」
一日云：「宗門作麼生舉令？」代云：「吽。」
師或云：「阿耶耶，新羅國裏打鐵，火星燒著我指頭。」自代云：「非但指頭。」
師或云：「從上祖師三世諸佛說法，山河大地草木，為什麼不省去？」代云：「新到行人事。」又云：「和尚京中喫麵多。」
師或云：「萬法紜紜，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一時出頭，過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著什麼來由？」
一日，云：「忽然有一箇老宿，把弓刀按劍，入地獄如箭射，還有人會得這箇時節麼？」代云：「鑰匙在和尚手裏。」或云：「古人道：『難得不錯怪人句。』作麼生是不錯怪人句？」代云：「爭塞得人口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眼睫橫亙十方，眉毛上透乾坤，下透黃泉，須彌塞卻你咽喉。還有人會得麼？若有人會得，拽取占波共新羅鬥額。」代云：「哂。」或云：「古人道：『聲香味觸常三昧。』我與你葛藤。」乃拈拄杖云：「這箇拄杖子是三昧，你若識得拄杖子，即識得天下老宿。」又云：「你若識得拄杖子，未夢見天下老宿腳跟下一莖毛。」代云：「和尚不使別人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一箭兩垛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長安雖樂。」或云：「日謝樹無影，這箇是佛殿。那箇是無影？」代云：「洎分南北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作麼生道得不落第二問？」代云：「洪州鞋履。」
一日，拈起拄杖云：「解脫深坑[跳-兆+孛]跳。」代云：「出。」或云：「一語明得，不要分外。」代云：「將謂是天地。」
師或云：「塵無自性，攬真成立。作麼生是成立底事？」代云：「五尺拄杖三尺竹。」
一日云：「說即天地懸殊，不說即眼睫裏藏身，眉毛上[跳-兆+孛]跳。」代云：「三三。」或云：「古人道：『一語無二語。』作麼生是一語？」代云：「早朝粥，齋後茶。」師或拈起拄杖云：「是你諸人作麼生辨雲門？雲門作麼生辨你諸人？」代云：「平。」

問僧：「佛法還有青黃赤白也無？」代云：「東方甲乙木，西方庚辛金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作麼生是塵中辨主？」代云：「道州去江華不遠。」師或云：「有一人問著，口似木[木*突]；有一人問著，口似懸河。你道二人過在甚處？」代云：「有即拈出。」
示眾，云：「叢林言話即不要，作麼生是宗門自己？」代云：「但展兩手。」或云：「迷身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何處有也？」或云：「目前不溺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下不舉上。」
示眾，云：「江西即說君臣父子，湖南即說他不與麼，我此間總不如是。你還識壁麼？」代云：「何異？」
一日，云：「作麼生是不續再問？」代云：「秋風過去春風至。」因齋時聞鼓聲，師云：「釋迦老子叫喚也。」時有僧問：「未審釋迦老子叫喚作麼？」師云：「你與麼驢年夢見麼？」代云：「今日喫飯甚是遲。」或云：「我今年老七十八也，所作事難也。」良久，問僧：「你道淨瓶年多少？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甲子會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靈利底人難得。作麼生是靈利底人？」代云：「不妨。」或云：「問一答十、問十答百底人，從什麼處來？」代云：「西京來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會佛法底人，共什麼人語話？」代云：「行者。」問僧云：「三藏聖教、天下老和尚言語總拈卻，蝦蟆口裏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昨日新雷起。」
師舉：「古人道：『讀經千遍，紙上見經不識。』忽然國師問你作麼生？」又云：「忽然國師拈起作麼生？」代前語云：「唵。」代後語云：「朝看《華嚴》，夜讀《般若》。」或云：「凡有請問，不得離於祇對。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路逢劍客須呈劍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作麼生是一句通褒貶？」代云：「雖是善因，而招惡果。」或云：「行住坐臥、著衣喫飯是法身，那箇是你四大？」代云：「和尚今年年尊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你若辨我，我辨你是尋常，更有一條作麼生辨？」代云：「識。」或云：「節角語須是箇人始得，作麼生是節角語？」代云：「摩斯吒落水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繞天下行腳辨人底人，你道具什麼眼？」代云：「聽水。」
上堂，云：「遇人即鼻孔遼天。」便下座。代云：「識好惡。」師或云：「鬧市裏道將一句來。」代：「便唱聲云：『人家莫點燈火。』」
上堂，云：「為眾竭力，禍出私門。」代云：「眾禍已除。」或云：「照盡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某甲不欲開蝦蟆口。」

師在餬餅寮喫茶，云：「不向汝道罪過。」僧無對。復云：「第一須忌火。」便起去。代云：「大眾不得辜負和尚。」
師或云：「佛法太煞有，秖是灸瘡痛。」代云：「灸瘡痛猶可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臨坑不損人。」代云：「也是。」又云：「某甲識好惡。」或云：「古人道：『舉即易作麼生？』」代云：「以貌取人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驀點是什麼時節？」代云：「不可道是蝦蟆蛤蛂。」或云：「不是雲門罪過。」便起去。代云：「事不孤起。」
師或云：「己事若明，始消他供養，作麼生是你明底事？」又云：「舉一明三，萬里崖州。」代云：「一切由和尚。」代前語云：「飽。」
師或拈起拄杖問僧：「這箇汝不得道著，作麼生是衲僧孔竅？」僧無對。又云：「你若道不得，向鼻孔裏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新羅火鐵鄆州針。」又云：「疋上不足。」
因僧來參，師拈起袈裟云：「你若道得，落我袈裟絡繢裏；你若道不得，又在鬼窟裏坐。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某甲無氣力。」或云：「不明己底人過在什麼處。」代云：「大人不合如此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放下一句無不盡。」代云：「養子之緣。」或云：「不用指東劃西，什麼人會佛法？」代云：「三家村裏老翁婆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你若衣缽下坐，縛殺你；你若走上來，走殺你。作麼生是不停之句？」代云：「速。」或云：「新羅國裏置將一問來。」代云：「便請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萬法從甚處起？」代云：「糞堆頭。」
師或云：「第一句作麼生道？你若明得，陜府鐵牛吞卻乾坤。」代云：「謝和尚重重相為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作麼生是問中具眼？」代云：「瞽。」
示眾，云：「舉一不得舉二，你若舉二，放你舉三。」代云：「開。」
師或云：「天堂地獄，鑊湯鑪炭，蓋卻你頭，三世諸佛總在你腳跟下，三十年後鼻孔遼天。」代云：「不可更作野狐精見解也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五音六律是有是無？」代云：「不可蝦蟆窟裏作活計。」
師或云：「一句該通五千餘首，蘇嚕薩訶。」代云：「三門頭打鼓，佛殿裏行香。」
師或云：「如今半夏也，敲磕處道將一句來。」師復云：「蜜怛哩孤蜜怛哩智。」又云：「蜜怛哩孤蜜怛哩智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[口*部]啉。」又云：「磕。」

一日，云：「三十年後會去在。」代云：「黏兒落節。」或云：「頭上霹靂即不問你，腳下龍過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朝起雲，夜降雨。」
師問僧：「德山便棒，你道學人還有長處也無？」代云：「無端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一切智智清淨中，還有生滅麼？」代云：「夜叉說半偈。」或云：「若知去處，什麼劫中無祖佛？」代云：「發。」
示眾，云：「作麼生是不露鋒骨句？」代云：「今時人須是明明向道始得。」師乃有頌：「不露鋒骨句，未語先分付，進步口喃喃，知君大罔措。」或云：「十方國土中，唯有一乘法。你道自己在一乘法裏，一乘法外？」代云：「入。」又云：「是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紐半破三針筒，鼻孔裏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海裏使風山上船。」或云：「折半列三針筒，鼻孔在什麼處？與我箇箇拈出來看。」代云：「上中下。」或云：「分疆列土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文殊自文殊，解脫自解脫。」
師或云：「衲僧須得巴鼻，即識得天下人，作麼生是衲僧巴鼻？」代云：「德山棒。」
示眾，云：「淺聞即深悟，深聞即不悟。」代云：「迷逢達磨。」或云：「衲僧須識古人眼，作麼生是古人眼？」代云：「蝦蟆跳上天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處處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鬧市裏天子，百草頭上老僧。」或云：「暗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藏頭露尾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將南作北，將北作南。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由阿誰？」或云：「未打板已前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著什麼來由？」
一日，云：「以有為有，作麼生免得去？」代云：「患。」
師或云：「解患非患明得了，作麼生是眼？」代云：「晝見日，夜見星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明暗為什麼不相管？」代云：「難為怪笑。」或云：「過在什麼處？得與麼難？」代云：「辨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渺漫不分，是什麼人分上事？」代云：「不可作沙彌行者見解也。」
師或拈起拄杖云：「莫道老和尚瞞你，貴之與賤，縱橫十字，一時這裏會得了，莫辜負老僧。」代云：「百鳥為子屈。」又云：「抑與之與。」
師或云：「見麼？」自云：「見。」又云：「見什麼？」代云：「花。」

師舉：「古人云：『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』這箇是僧堂，這箇是佛殿。那箇是不揀擇？」代云：「何必如此？」
師或云：「全抽半抽作麼生道？」復云：「作麼生是半抽？」代云：「跳出死蝦蟆。」又云：「作麼生是全抽？」代云：「案山雷，主山雨。」
師或云：「你自鈍置，第一不得錯舉。」代云：「事不孤起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識得道得，出來道看。話端道什麼？」代云：「識罪。」或云：「作麼生是不再問底句？」代云：「今年春氣早，夜來陽鳥啼。」又云：「佛殿裏裝香，三門前合掌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入夏來十一日也，還得入頭麼？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來日十二。」
師因喫茶，拈起茶盞云：「一口吞盡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茶又喫卻。」
示眾，云：「西天二十八祖、唐土六祖、天下老和尚總出頭來，過在什麼處？」又云：「你在此間三冬兩夏，忽然出外，有人問：『雲門老和尚道什麼？你向他道什麼？』」代云：「驀面唾這野狐精。」代前語云：「他不是顛。」或云：「古人道：『從門入者非寶。』作麼生是門？」代云：「道得也無用處。」
因聞鼓聲，云：「鼓聲咬破七條。」又指僧云：「抱取貓兒來。」代云：「不用別人。」
師問僧：「行腳事即不問汝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道將一句來，還有人道得麼？」代云：「怛薩阿竭二千年。」
師或云：「不問汝叢林言教，這箇是天，這箇是地。」以手指身云：「這箇是我。」又指露柱云：「這箇是露柱，那箇是佛法？」代云：「也大難。」
師在僧堂中喫茶，拈起托子云：「蒸餅饅頭一任汝喫，你道這箇是什麼？」代云：「乾狗屎。」又云：「茶又喫了也。」
師或云：「你還識德山麼？莫道我壓良為賤。」代云：「也知和尚因某甲置得。」
師聞齋鼓聲云：「你道鼓因什麼置得？」代云：「因皮置得。」
師聞齋鼓聲，云：「你還識得老婆禪麼？」代云：「鼓聲喚喫飯去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古人道：『巧拙具生殺。』作麼生是生殺？」代云：「疋上不足，疋下有餘。」
上堂，大眾集已，師云：「大眾齋去。」卻問僧：「你道我教伊去，還有過也無？」代云：「也不是和尚特地如此。」
師行次，以拄杖打露柱一下，云：「新羅天子[跳-兆+孛]跳上梵天。」代云：「無端師。」或云：「世諦不要道，佛法道將一句

來。」代云：「父子之情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通明底人什麼物與麼來？」代云：「莫教屈著人。」
又云：「釋迦老子須彌山。」或云：「古人道：『朝朝抱佛眠，起時還共起。』你道見解朦朧底人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未到。」
問僧云：「眼中無色識，識中無色眼，色眼二俱無，何能令見色？去卻古人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把將饅頭蒸餅來。」又云：「雪上更加霜。」又云：「有什麼？」
師或云：「幡竿頭倒卓，是第幾機？」代云：「打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學佛法底人如恒河沙，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俱。」
師因出門云：「古人道：『從門入者非寶。』汝道從門出者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一。」
師入堂齋次，指聖僧供缽問僧云：「你若喫盡，又在解脫深坑裏；你若喫不盡，又不唧溜。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大眾喫飯次。」
上堂，云：「劃斷即不可。」復云：「你若不會，三十年後莫道不見老僧。」代云：「和尚恐人埋沒。」代前語云：「今日上堂，大眾著便。」
師或以拄杖打露柱一下云：「你作麼生不說禪？」復云：「埋沒人家男女。」眾無對。自云：「擔枷過狀。」自代前語云：「爭怪得別人。」
師或云：「湖裏魚變成龍，即不問你，作麼生是針眼魚？」代云：「點。」
師聞打槌聲云：「妙喜世界百雜碎，擎缽盂向湖南城裏喫粥。」代云：「浴後喫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什麼語中無世諦？什麼語中無地獄？」代云：「天晴日出，雨下雷興。」或云：「平常心是道，你平常道將一句來？」代云：「五箇餬餅三箇餽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一句辨邪正。忽有人問：『作麼生是辨邪正底句？』你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西天與此土不同。」或云：「今日已前不要，今日已後不要。正當今日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正好。」
師或云：「病遇因即瘥，你道遇什麼因？道得底道看。」代云：「尚。」或云：「缽盂匙箸與露柱相去多少？」代云：「分開好。」又云：「尋常得此便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當鋒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領。」或云：「作麼生是辨慈風一句？」代云：「識取好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迷身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昨日雷聲起，今朝陽鳥啼。」

師或云：「不用[跳-兆+孛]跳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死蛤蜊也無用處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作麼生是提婆宗？」代云：「西天令嚴，此土還較。」或云：「汝道何物具四德？」代云：「死貓兒。」又云：「把不具底來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荊棘不彫擇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拈放一邊。」或云：「有一切見底人是什麼人？」代云：「三家村裏納稅漢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不占田地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總屬和尚。」或云：「倒道將一句來看。」代云：「訶薩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息節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知時好。」師或云：「天下亂走，將什麼過水？」代云：「且曬著。」
師或時拈拄杖作射勢云：「官家進器械來也。看看！」代云：「和尚不得放過。」又云：「僧堂前。」
師或云：「一夜展腳睡，天明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何不快起？」或云：「作麼生是赤脫一句？」代云：「也大無端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以有為有，此人過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苦。」或云：「還有不識祖師底人麼？」代云：「仁義道中。」又云：「不患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識過無過，不識過，過也不知。」代云：「熱。」或云：「曹溪路上還有俗談也無？」代云：「二事一時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佛法外置，將一問來。」代云：「一箇便多。」或云：「既知來處，什麼劫中無祖師？」代云：「某甲今年不著便。」或云：「寸草不生，不學禪不學道。」代云：「是什麼閑？」或云：「還有吞不盡句麼？」代云：「蛇。」
師行次，以拄杖打露柱一下云：「什麼處來？」自云：「西天來。」復云：「來這裏作什麼？」自云：「說佛法。」乃喝云：「欺我唐土人。」又以拄杖打一下便行。卻拈問僧：「汝道我意作麼生？」僧便問：「秖如師意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不用行主。」又云：「師子咬人。」復問僧：「秖如當機合下得什麼語？」代云：「發。」又云：「百歲老兒作歌舞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驀箚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因一事，長一智。」或云：「大藏教將什麼辨？」代云：「點。」
一日云：「佛殿為什麼不見僧堂？」代云：「痛。」或云：「衲僧鼻孔即不問汝，泥裏洗土塊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但彈指。」又云：「衲僧鼻孔又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翫山翫水。」
師或問僧：「作麼生是不寂句？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汝問我，與汝道。」僧便問：「作麼生是不寂句？」師云：「[口*部]。」代前語云：「不可向鬼窟裏作活計。」又云：「作麼生是[口*部]？」

代云：「會此意。」又云：「文殊五字。」或云：「作麼生是入鄉隨俗底句？」代云：「君子可八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作麼生是提綱一句？」代云：「雪峰南，趙州北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靈苗不動根，過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誤卻多少人。」或云：「一顆圓光明已久。作麼生是一顆圓光？」代云：「謝和尚重重相為。」
師或云：「作麼生是對明一句？」代云：「露。」
師或云：「非色非聲，體上明得，是第幾機？」代云：「不可向野狐窟裏作活計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布幔天網打龍，布絲網撈蝦摝蜆。你道螺蚌落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具眼。」
師因卸卻七條，語僧云：「汝道來生莫不會佛法麼？」僧無語。代云：「和尚幸是大人。」又云：「某甲不敢道。」復云：「為什麼不敢道？」又云：「自有和尚在。」
師歲夜問僧：「餅餤是羅漢藥石，還將得饊饠餽子來麼？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今日東風起。」
師或云：「你若不相當，且向古人建化門中道將一句來；若道不得，向異處道將一句來。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前來猶是可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遠即照，近即明。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入水始見長人。」又云：「更不要也。」
師或拈拄杖云：「且向這裏會，也有利益，也無利益。總不會，顢頇佛性，儱侗真如。」代云：「疋上不足，疋下有餘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萬法從什麼處起？」代云：「不可向和尚道蝦蟆口裏也。」
因齋時聞鼓聲云：「古人道：『一切聲是佛聲。』喚作佛聲，喚作鼓聲？」代云：「和尚道了也。」又云：「和尚不宜喫麵。」
因見僧來參，師打露柱一下云：「來這裏瞞我。」代云：「但打露柱一摑。」云：「為人自安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作麼生是不揀擇？」又云：「如來妙色身羅羅李。」代云：「不出。」代前語云：「古人道了也。」
因齋時打帳座一下，云：「這箇喫。」又打飯床一下，云：「這箇不喫。」代云：「一槌兩當。」
因搬米問僧：「人擔米？米擔人？」代云：「總得。」又云：「搬米辛苦猶是可。」又問僧：「大橋有多少米？」僧云：「七十碩。」師拈起拄杖云：「七十碩米一時在拄杖頭上，擔將來即得。若擔不得，餓殺你。」代云：「不可為小小。」

一日，云：「有所說，野干鳴。無所說，師子吼。我與麼是野干鳴，作麼生是師子吼？」代云：「九九八十一。」
師或云：「埋沒兩字，不用道著。」代云：「深領和尚慈悲。」又云：「因某甲所置。」
師或云：「善財入門也，作麼生道得出去？」代云：「朝遊羅浮。」
師或云：「餬餅從你橫咬豎咬，不離這裏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今日新麵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有賞有罰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遇賤即貴，天晴日出。」或云：「龍潛師溺，起自何來？作麼生是不活底句？」代云：「有什麼難辨？」
一日，云：「敲磕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驢生駑[馬*百]馬生騾。」或云：「作麼生得道斷商量？」代云：「來年更有新條在，惱亂春風卒未休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辨得親疏，為什麼被親疏所使？」代云：「阿誰置得？」或云：「古人道：『會即途中受用，不會即世諦流布。』完圖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一錢兩箇，二錢三箇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一句道將來。」代云：「疋上不足。」
因夏末問僧：「初秋夏末，不觸平常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初三十一，中九下七。」
師問僧：「通身是水，阿誰喫？」代云：「洎與和尚作笑具。」
一日，云：「三日不相見，不得作舊時看。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千。」

勘辨

師見新到，云：「雪峰和尚道：『開卻路，達磨來也。』我問你作麼生？」僧云：「築著和尚鼻孔。」師云：「地神惡發，把須彌山一摑，[跳-兆+孛]跳上梵天，拶破帝釋鼻孔。你為什麼向日本國裏藏身？」僧云：「和尚莫瞞人好。」師云：「築著老僧鼻孔，又作麼生？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將知你秖是學語之流。」代無語處云：「和尚秖恐某甲不實。」又云：「邏邏哩。」
問新到：「你是甚處人？」僧云：「新羅人。」師云：「將什麼過海？」僧云：「草賊大敗。」師云：「你為什麼在我手裏？」僧云：「恰是。」師云：「[跳-兆+孛]跳。」僧無對。師代前語云：「常得此便。」又云：「一任[跳-兆+孛]跳。」
問新到：「你在南嶽山，借我二百錢，為什麼不還？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今日小出大遇。」又云：「今日不著便。」

問僧：「心法雙忘，是第幾座？」僧云：「第二座。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第一座？」僧云：「不敢虧於和尚。」師不肯。代云：「韶州羅米。」
問僧：「什麼處來？」僧云：「摘茶來。」師云：「人摘茶？茶摘人？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和尚道了，某甲不可更道。」
師問僧：「你是修造那？」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盡乾坤是箇屋，作麼生是屋主？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你問我，與汝道。」僧便問，師云：「薨。」代前語云：「瞞卻多少人來？」
師問僧：「汝是湖南出家那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識三門下金剛麼？」僧云：「不可更識也。」師云：「野狐窟裏出頭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若不出頭。」代初問處云：「秖是箇泥人。」又云：「識得這泥人。有甚用處？」又云：「念某甲新入眾。」
師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禮塔來。」師云：「祖師道什麼？」僧云：「和尚道什麼？」師云：「將謂是箇靈利漢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秖為仁義道中。」
師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僧提起衲衣。師云：「我問你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和尚為什麼不領話？」師便打。代云：「且喜。」代前語云：「和尚休得也未？」
僧辭師，師云：「你辭去那？」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前頭江難過。」僧云：「一切臨時。」師云：「蘇盧薩訶。」代前語云：「臨行不可無禮去也。」代後語云：「太麤心。」又云：「近日世界不好。」
師問僧：「甚處過夏？」僧云：「和尚合知？」師云：「我即知。」僧云：「且道某甲甚處過夏？」師云：「老鼠孔裏出頭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道著。」代前語云：「便出去。」
僧辭師，師云：「莫教敗闕。」僧云：「和尚有什麼事但問？」師云：「草賊大敗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敗也。」代前語云：「不少。」
因普請搬米了坐次云：「近日不唧溜，秖擔得一斗米，不如快脫去。」僧云：「和尚脫向甚處去？」師云：「嗄！」僧擬再問，師云：「釘釘了。」代云：「灼然。」代前語云：「今日搬米困。」又云：「尚近。」
師問僧：「還見燈籠麼？」僧云：「不可更見也。」師云：「猢猻繫露柱。」代云：「深領和尚佛法深心。」代前語云：「好事不如無。」
問僧：「近離甚處？」僧云：「查渡。」師云：「蹋破多少草鞋？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可惜草鞋。」又云：「不虛蹋破草鞋。」

師見飯頭云：「汝是飯頭麼？」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顆裏有幾米？米裏有幾顆？」飯頭無對。代云：「某甲瞻星望月。」又云：「福利門中，不得不作。」
師因齋次，問僧：「你是甚處人？」云：「淮南人。」又問一僧：「你是甚處人？」云：「京兆人。」師拈起蒸餅云：「我也無可到你淮南人，也無可到你京兆人。」二僧無對。師遂拈蒸餅捩轉云：「我惜你作麼生？」又無對。代云：「不是和尚惜。」代前語云：「普同供養。」又云：「且留供養和尚。」
問僧：「看甚經？」云：「已有人問了。」師云：「你為什麼在我腳下？」僧云：「恰是。」師云：「伏惟尚饗！」代云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又云：「將謂韶州無。」
問僧：「看什麼經？」云：「《般若燈論》。」師云：「西天金剛座上，甚人說佛法？」僧云：「和尚合知。」師云：「你夢見麼？」僧無語。代云：「不獨某甲。」代前語云：「跳出死蝦蟆。」又云：「將謂西天無。」又云：「墮。」
因齋次問僧：「喫得幾箇餬餅？」僧云：「喫得四箇。」師云：「你為什麼鼻孔裏秖有一莖毛？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脫空妄語。」代前語云：「直須慎初，又須護末。」
因齋次問僧：「羹受飯裏，飯受羹裏，過在什麼處？道得別有商量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好羹好飯。」又云：「不可道和尚蝦蟆窟裏。」
因僧辭師，師下座，把僧手云：「著幾錢？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你問我。」僧便問，師云：「都不直半分錢。」代云：「有什麼信物，送路將來？」又云：「臨行。」
因見龍藏字，問僧：「龍藏出得箇什麼？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你問我，與你道。」僧便問，師云：「出箇死蝦蟆。」代云：「屎臭氣。」又云：「饅頭蒸餅。」
因搬米次，師以拄杖打僧一下，云：「這箇師僧不去搬米，是不？」僧云：「搬米入倉了也。」師云：「搬米入倉了且置，阿誰喫飯？」僧便出去。師云：「脫空妄語漢。」又拈問僧：「作麼生免得不被主家道得脫空妄語？」代云：「為什麼壓良為賤？」又云：「因一事，長一智。」代是不處云：「和尚著甚來由？」
師在僧堂前問僧：「這箇鐘子是什麼物作？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你問我。」僧便問，師云：「衲僧作。」代：「但打鐘一下，云：『摩訶般若波羅蜜。』」又云：「眾僧堂前。」
師問修造僧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山上斫木來。」師云：「還斫得合盤麼？」僧云：「和尚放某甲過即道。」師云：「放你過，作

麼生道？」僧便禮拜，師便打。代云：「某甲也溜麼？」又云：「可惜成功不毀。」又云：「斫。」
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搬柴來。」師云：「維那打鼓不搬柴，作麼生？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錯領。」又云：「可惜搬柴工夫。」又云：「和尚位處當人，某甲參學。」又云：「纔施少許功勞。」
師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云：「山下來。」師云：「有幾人？」僧云：「四人。」師豎起拄杖云：「總在這裏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抑已而已。」又云：「誤卻多少人？」
問僧：「喫得幾箇餬餅？」云：「三箇。」師拈起餬餅云：「這箇是第幾箇？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你問我。」僧便問，師云：「不出。」代云：「欺敵者亡。」
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湖南來。」師云：「夏在甚處？」僧云：「湖南。」師云：「開通寺在甚處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參堂去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諾。」代初語云：「和尚遠問，學人近對。」又云：「纔始新到。」
師齋次問僧：「你道缽盂裏多少飯？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野。」又云：「飽便休。」又云：「一杓兩杓。」
師見僧齋次，問：「缽盂、匙箸拈向一邊，把將餛飩來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好羹好飯。」又云：「休。」
問僧：「看什麼經？」僧拈起經。師云：「鬼窟裏出頭。」僧云：「和尚見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贓物見在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仁義道中不合如此。」
問僧：「看什麼經？」僧云：「《般若經》。」師云：「經中道『一切智智清淨』是麼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你眼為什麼穿過石榴樹？」僧云：「古人何在？」師云：「古人即知，是你不知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大有人不識勢。」
師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云：「嶺中來。」師云：「夏在甚處？」僧云：「招慶。」師云：「招慶有何言句？」僧近前應諾。師云：「一不成，二不是。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灼然。」代云：「秖守是。」
師因齋次，拈起餕餡謂僧云：「擬分一半與你，又卻不分。」僧云：「為什麼不分？」師云：「為你打野榔。」代云：「將食與人也不惡。」又云：「謝和尚供養。」又云：「和尚無端作麼？」
師因喫茶次，云：「茶作麼生滋味？」僧云：「請和尚鑒。」師云：「缽盂無底尋常事，面上無鼻笑殺人。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趁隊噇飯漢。」代云：「秖守是。」又代：以茶便潑。又云：「且待某甲點一碗茶。」

師問僧：「甚處過夏？」僧云：「和尚合知。」師云：「我即知。」僧云：「且道某甲甚處過夏？」師云：「不消一箚。」代云：「更不消也。」
問僧：「看什麼經？」僧應諾。師云：「因甚失卻？」僧云：「某甲甚處失卻？」師云：「自領出去。」代云：「同路。」又云：「和尚大人，不合自作。」
問僧：「完圞餅角子即不要，你半截底把將來。」僧應諾。師云：「這箇是完圞底，把將來。」代云：「齋與不齋，當來無礙。」又云：「檀越所修福。」
師問新到：「什麼處來？」僧云：「郴州。」師云：「夏在甚處？」僧云：「荊南分金。」師云：「分得多少？」僧展兩手。師云：「這箇是瓦礫。」僧云：「和尚莫別有麼？」師云：「乾屎橛，一任咬。」代云：「若不言瑕，爭得玉轉？」
問僧：「看什麼經？」僧云：「《瑜伽論》。」師云：「為甚義墮？」僧云：「什麼處義墮？」師云：「自領出去。」代云：「悔不先下手。」
問僧：「曾講《百法論》，是不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為什麼脫空妄語？」代云：「事不孤起。」又云：「著。」
因為亡僧唱衣次，問僧：「如今唱衣，亡僧還向這裏麼？」代云：「勞煩大眾不能等候打遍槌去也。」
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搬柴來。」師云：「搬得多少轉一宿覺？」僧云：「二十轉。」師云：「你為什麼打落當門齒？」僧無對。師便打云：「學語之流。」代云：「也知和尚佛法身心。」又代前語云：「搬柴早是辛苦。」
問僧：「看什麼經？」其僧卻指傍僧云：「和尚問，何不祇對？」師云：「露柱為什麼倒退三千里？」僧云：「豈干他事？」師云：「學語之流。」代云：「洎合不識勢。」又代：珍重便出。又云：「著者非一。」
師在西京時問僧：「你是甚處人？」僧云：「于闐國人。」師云：「還到西天麼？」僧云：「到。」師拈起拄杖云：「掣電之機不問你，還到這裏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呵呵大笑。代云：「深領和尚降尊就卑。」又云：「將謂此土無。」又云：「勳。」
問新到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南嶽來。」師云：「觀音為什麼入洞庭湖裏去？」僧云：「某甲初心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參堂去。」代云：「諾。」又云：「惑著多少人來？」又云：「和尚問觀音，某甲對彌勒。」
師齋次，問僧：「半夜搬柴即不問你，齋時將什麼喫飯？」僧拈起缽盂，師以拄杖打落，僧無語。代云：「引。」又云：「兩片

皮。」又云：「匙箸缽盂、手巾單子。」
因喫茶次，問僧：「你是柴頭不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更勸一甌茶。」代云：「辛苦受盡。」又云：「功不浪施。」又云：「和尚念某甲辛苦。」
問僧：「你是園頭不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蘿蔔為什麼不生根？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雨水多。」又云：「不解悅豫使人。」
問僧：「你是甚人？」僧云：「知客。」師云：「客來將何祇待？」僧云：「隨家豐儉。」師云：「這箇是瓦碗竹箸，客來將何祇待？」僧云：「謝和尚慈悲。」師云：「蝦跳不出斗。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你問我。」僧便問：「將何祇待？」師便打。代：初問處，便打。又云：「一盤飯，兩碗茶。」又云：「貪觀天上月。」
師問僧：「你是甚處出家？」僧云：「趙州孫。」師云：「師翁是甚處人？」代云：「喫飯，老和尚。」
師因見水磨題梁云：「永為不朽，後即破損。」師問僧：「既是永為不朽，為什麼卻被水推？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不因一事，難長一智。」又云：「堯舜之君，猶稽于化。」
師問僧：「不惹泥水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南山打鼓北山舞。」
因齋次問僧：「這裏還有超佛越祖之談麼？」僧云：「有。」師云：「什麼處去也？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新羅國裏。」又云：「和尚恐某甲不實。」代前語云：「喫飯時不合與麼道。」
師問柴頭：「你為什麼拽折大梁鋸？」僧云：「無。」師云：「無即休。」代云：「彼此。」又云：「平地。」又云：「也知和尚為頭首辛苦。」
師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南嶽來。」師云：「我此間不曾與人葛藤，近前來。」僧乃近前，師云：「去。」代云：「念學人遠來。」又云：「今日無彩。」
因僧在師前立，以拄杖打一下，其僧迴首，師展手云：「把錢來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若不轉頭，爭知後事？」又云：「但驀面唾。」
因入廚，問菜頭云：「鍋裡多少茄子？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你問我，與你道。」僧便問，師云：「消不得。」代云：「一桶。」又代後語云：「是。」
因普請歸三門下，問僧：「困作什麼面目？」僧云：「和尚合知。」師云：「我即不知。」僧卻問：「困作什麼面目？」師拈拄杖云：「遇長即長，遇短即短。」僧云：「未審困與麼道，和尚與麼道？」師云：「我也知你親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爭知？」又代前語云：「老少黃白。」

師問飯頭：「佛是千百億化身，你每日作飯一杓，幾箇釋迦老子？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一僧一升米。」又云：「今日齋飯較細。」
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南華塔頭來。」師云：「祖師有什麼言句？」僧云：「有。」師云：「不得錯舉。」僧云：「請和尚領話。」師云：「我道你一不成，二不是。」代云：「和尚大殺教令。」
問磨頭：「人打羅？羅打人？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近來喫麵多。」又云：「客來須看，賊來須打。」
問僧：「什麼處來？」僧云：「南華塔頭來。」師云：「還見祖師麼？」僧云：「用見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你又去那裏作什麼？」僧云：「有什麼過？」師云：「既去無過，見有什麼過？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若不如是，爭知慈悲。」
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赴齋來。」師云：「將嚫錢來。」僧云：「和尚欠少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你又欠少箇什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欠少。」師云：「不欠少又赴齋作什麼？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何妨。」又云：「趁塊。」
問僧：「你是向北人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以一摑，僧無對。師云：「你問我。」僧卻問：「和尚甚處人？」師又以一摑，僧無對。代：前問處打一摑。又代後云：「仁義道中。」
有僧粥後來見師，師云：「喫粥了也未？」僧云：「了也。」師云：「咬著露柱麼？」僧云：「咬著。」師云：「看！硬著你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也知和尚恐人不實。」又云：「硬阿誰？」
師因開門，有僧便入，師驀胸擒住云：「有甚麼事？」僧云：「有什麼事？」師以一摑，僧無對。代云：「退己進於人，為存賓主禮。」代擒住處云：「驀面唾這野狐精。」又代云：「因學人置得。」
師指露柱問東京僧：「你鄉中還有這箇麼？」僧云：「有。」師云：「喚作什麼？」僧云：「喚作露柱。」師云：「三家村裏老翁也解與麼道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本色。」
師見僧來，乃舉起拳作打勢，僧近前作受勢，師與一摑，僧無對。代云：「便出去。」又云：「一彩兩賽。」又代云：「行因招禍。」又云：「謝重重相為。」
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大普請搬柴來。」師云：「小普請為什麼不到？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依前又是大普請。」又云：「辛苦受盡。」
問新到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不敢。」師云：「放你三十棒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某甲也溜麼？」又云：「可惜許七間法堂。」

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云：「荊南來。」師云：「夏在什麼處？」僧云：「分金。」師云：「有事相借問，得麼？」僧云：「便請。」師云：「鷂子過新羅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是。」於借問處代云：「鷂子過新羅。」

師在僧堂內喫茶，問設茶僧云：「什麼處安排？」僧指板頭云：「在這裏。」師云：「你更設一堂茶始得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近日錢難得。」又云：「小財不去，大財不來。」又云：「上閒下板頭。」

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郴州。」師云：「夏在什麼處？」僧云：「西禪。」師云：「說什麼法？」僧展兩手垂兩邊，師便打。僧云：「某甲話在。」師卻展兩手，僧無對，師打趁出。代云：「便出去。」

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南華禮塔來。」師云：「莫脫空。」僧云：「實去來。」師云：「五戒不持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彼此不出。」

因齋次問僧：「盂裏幾餅？餅裏幾盂？」僧拈起餅。師云：「問著箇老婆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不消。」又於問處云：「大眾喫飯次。」

師因普請入柴寮，云：「老底不用去，還有老底麼？」僧云：「有。」師云：「在什麼處？」僧乃推出一僧。師云：「這箇猶是後生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若與麼，卻普請去始得。」

師因喫茶次，云：「什麼人接盞子？」有僧便接。師云：「村裏老翁拜冬至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秖為行仁義，卻招禍及身。」

有僧來參，師問：「曾聽講來麼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見說有《唯識論》，是不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非非想天說箇什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且念文書。」代云：「禪師愛欺座主。」又云：「吽嚩。」又云：「維摩頭，法華尾。」

有僧辭師，師云：「甚處去？」僧云：「湖南去。」師云：「前頭津鋪難過。」僧云：「某甲有隨身公驗。」師云：「這箇是念上大人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小小村鎮，不足可言。」又云：「和尚大殺。」代前語云：「便珍重出去。」

師問新到云：「把將公驗來。」僧云：「有人問了也。」師云：「由是念上大人。」僧云：「莫錯。」師云：「草賊大敗。」僧無對。代前語云：「且存仁義。」代後語云：「大似村鎮頭。」又云：「久嚮。」

問僧：「一切聲是佛聲，一切色是佛色，拈卻了也，與我道。」僧云：「拈卻了也。」師云：「與麼說，驢年會麼？」僧無對。代

云：「君子一言。」代初語云：「狂。」又云：「不存少許佛法身心。」
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摘茶來。」師云：「摘得幾箇達磨？」代云：「新茶宜少喫。」又云：「因摘春茶，不廢功力。」
因僧辭師，師云：「甚處去？」僧云：「虔上去。」師云：「打野榔漢。」代云：「珍重。」又云：「臨行。」
因曬麥問僧：「曬了也未？」僧云：「了也。」師云：「饅頭從你橫咬豎咬，不離這裏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新麥麵少喫。」又云：「三事蒸作餬餅、糖餅。」
問僧：「看什麼經？」云：「《顯揚聖教論》。」師云：「適來一問，為什麼照不著？」僧云：「什麼處照不著？」師云：「夢見顯揚聖教麼？」代云：「若不如是，爭見當人？」又云：「照不著。」
師問看經僧：「表首是什麼字？」僧拈起經。師云：「我也有。」僧云：「和尚既有，為什麼卻問？」師云：「爭奈與麼何？」僧云：「有什麼過？」師云：「自屎不覺臭。」代云：「今日方知。」又云：「德山拄杖子胡狗。」又云：「和尚此問大殺靈利。」
鼓山有小師，久在崇壽，卻歸嶺中，到保福處相看，保福知來，卻入帳子內衲衣蓋頭坐，僧云：「和尚出汗那？」不對。有僧舉似師，師云：「見成公案，不能折合。」代云：「鈍置殺人。」又云：「草賊大敗。」
師問僧：「看什麼經？」僧云：「咒。」師云：「與麼語話，未有主在。」僧云：「和尚莫錯。」師云：「自領出去。」代云：「便出去。」
問僧：「我有箇不露鋒骨底句作麼生？」有長老云：「收。」師云：「與麼道得一半。」代云：「深領和尚慈悲。」又云：「句[妳-女+口]。」又云：「洎不別處。」
因修藏，問僧：「作麼生是藏？」僧應諾。師云：「這箇是藏腳，還我藏來。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爭得不修藏？」又云：「王。」
問新到：「甚處過夏？」云：「雲蓋。」師云：「多少人？」僧云：「七十人。」師云：「你為什麼不在數？」代云：「新到分上未受與麼。」又云：「恐久住瞋。」
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郴州。」師云：「你為甚麼失腳？」代云：「魯般門下弄大斧。」又云：「客是主人相。」
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云：「查渡。」師云：「你為什麼蓋不著？」僧云：「和尚莫塗糊某甲。」師云：「蝦跳不出斗。」代云：「新到便蒙和尚重重嚴飾。」又云：「見面。」

問僧：「古人道：『無邊剎境，自他不隔於毫端。』新羅日本與這裏作麼生？」云：「不別。」師云：「入地獄。」代云：「不可作地獄見解。」又云：「爭得玉歸。」
問僧：「你不得鈍置我。」僧云：「和尚因什麼到與麼地？」師云：「我鈍置你猶可，你鈍置我更殺。」代云：「事不孤起。」又云：「和尚也大無端。」又云：「某甲甚處不下馬？」
問僧：「你諸人行腳，道我知有，與我拈三千大千世界來眼睫上著。」僧云：「諾。」師云：「錢塘為什麼去國三千里？」僧云：「豈干他事？」師云：「這掠虛漢。」代云：「和尚倚勢欺人。」又云：「常得此便。」
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南華塔頭來。」師云：「還見祖師麼？」僧云：「南華橋折。」師云：「南嶽石橋又作麼生？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學語之流。」代云：「便出去。」又云：「上也。」
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涅槃堂裏來。」師云：「亡僧還喫飯麼？」僧云：「不喫。」師云：「活人還喫飯麼？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一杓兩杓。」又云：「欠他一箇餬餅也不得。」又云：「也能祇對。」
師問僧：「講律來，是麼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律鈔中說大小乘無分別，作麼生是無分別？」僧無對。代云：「靈樹置將一句來。」
師問僧：「法身還喫飯麼？」僧云：「諸方老宿不肯。法身無形無相，作麼生喫？」師云：「與麼道，夢見法身麼？」僧云：「有不肯處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自不知。」乃云：「法身喫飯。」又代云：「將謂有衲僧孔竅，猶是潑屎潑尿。」復云：「灼然百千人中未有一人到此境界。」自云：「和尚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咄！這有頭無尾漢。」
師問僧：「三藏聖教，古今老和尚憑箇什麼照？」僧云：「高也著，低也著。」師云：「你與麼不得？」代云：「得與麼狼籍生？」
因鑄鐘歸山，齋了，請師打鐘，師打了，大眾打。師問僧：「打鐘圖甚麼？」僧云：「喚和尚喫飯。」師不肯。代云：「譬如閑。」又云：「息苦停酸。」
師入京朝覲歸，至大橋，山門煎茶迎師。師喫茶果次，僧侍立，師語二參隨僧云：「是你京中無可喫。」乃拈一楪果子與一僧，其僧接得便去。又語一僧云：「我不與你。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那裏也有也。」其僧又無對。別有僧出云：「某甲今日也隨和尚來，請一分得麼？」師云：「嗄！」僧云：「某甲罪過，觸忤和尚。」師云：「我不能唾得你。」僧無對。代前語云：「也知果子少，兩人

共一楪。」又云：「未到山便蒙和尚管顧。」代後語云：「某甲更是。」
師歸山，受大眾參了，乃云：「我離山得六十七日，問你六十七日事作麼生？」眾無對。代云：「和尚京中歸無信物。」又云：「和尚京中喫麵多。」
因數僧來參，師問：「作什麼來？」云：「搬柴來。」師云：「歸向北去，不得辜負老僧。」僧無對。師復云：「來！來！三愚共成一智，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一畝地。」代前語云：「不因一事，不長一智。」
因齋次云：「今日喫飯不得還化去也，排比唱衣。」僧無對。師復云：「你問我。」僧便問：「將什麼唱？」師云：「驢年摸著麼。」又云：「我與你三家村裏葛藤，更問。」僧又問，師擎起碗云：「這箇是定州碗子。一唱三十文。」代前語云：「錢是足陌。」
因齋次，問僧：「你道人喫飯？飯喫人？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你問我，與你道。」僧乃問，師云：「謝你答話。」代前語云：「不因喫飯，難得此言。」
因僧隨師出三門，師問：「古人道：『大用現前，不存軌則。』作麼生是不存軌則？」僧無對。復云：「你問我，與你道。」僧便問，師引聲云：「釋迦老子來也。」僧又無對。師遂行數步，以拄杖打松樹一下，云：「嗄嗄！會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你與麼，驢年會麼？」代前語云：「多華樹嘲無半子。」代後語云：「由是。」
師因見僧量米，乃問：「籮裏多少達磨？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你問我。」僧便問。師云：「斗量不盡。」代云：「因一事，長一智。」又代：「趯卻米籮便行。」
因園頭請師喫茶，師云：「你若煎茶，我有箇報答你處。」園頭無對。師云：「汝問我，與汝道。」園頭云：「請師報答。」師云：「多著水，少著米。」代云：「得人一牛，還人一馬。」又云：「金字茶六百錢一斤。」
師因齋次，拈起蒸餅云：「我這箇秖供養向北人，是你諸人總不得。」時有僧問：「某甲為什麼不得？」師云：「鈍置殺人。」代云：「某甲猶可。」代前語云：「雨彩一賽。」
問僧：「古人道：『直須一句下悟去？』作麼生？」僧云：「直須一句下悟去。」師云：「你為什麼鼻孔裏祇對我？」僧云：「某甲什麼處是鼻孔裏祇對？」師云：「夢見。」代云：「某甲慎初，和尚護末。」又云：「南柯。」又云：「少喫。」又云：「戒文一切總不犯。」

師問侍者：「客來將什麼接待？」侍者無對。代云：「和尚要拄杖即道。」
因歲日在堂中點茶，師問僧：「設羅漢齋，得生天福，你得飯喫。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你問我，與你道。」僧便問：「為什麼與麼道？」師云：「先來不著便，如今著屎潑。」代前語云：「非唯施主，某甲也蒙。」
因聞鼓聲，問僧：「打鼓為什麼人？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你問我。」僧便問，師云：「打鼓為三軍，不為你。」代云：「柴不辦。」
師坐次，有僧非時上來，師云：「作什麼？」僧云：「請益。」師云：「你有什麼疑？」僧云：「某甲曾問和尚：『一宿覺搬柴？柴搬一宿覺？』」師乃敲椅子三下，云：「你作麼生會？」僧云：「一切臨時。」師乃揎拳云：「我共你相撲一交，得麼？」僧無對。次日，其僧再上，值師漱盥次，師乃將水碗過與僧云：「送去廚下著。」其僧送去了卻來，師見來，乃從後門出去，其僧云：「比來請益，卻得一口碗。」
問僧：「作麼生是打靜一句？」僧云：「誰敢出頭？」師云：「你問我。」僧便問，師以拄杖劃地一下。
問僧：「將什麼轉大藏教？」僧云：「莫越於此。」師云：「拈卻菩提，換卻涅槃，又作麼生？」僧云：「今日七，明日八。」師云：「依稀似佛，莽鹵如僧。」
因僧請喫湯次，師云：「作麼生？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你問我。」僧便問，師以湯滴云：「一滴落地，萬神俱醉。會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不會即禮拜著。」
因見僧商量次，師打床一下，僧默然，師云：「作麼生是打靜一句？」僧云：「出頭即[仁-二+答][瓝-勺+至]。」師云：「三十年後不得錯舉。」
因供養羅漢，問僧：「今夜供養羅漢，你道羅漢還來也無？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你問我，與你道。」僧便問，師云：「換水添香。」僧云：「與麼即來也。」師云：「有什麼饅頭饈子，速下來！」
師拈拄杖問僧：「這箇是什麼？」僧云：「拄杖子。」師云：「入地獄。」
師見僧，乃召：「來！來！」僧便來。師云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蒼天！本是你哭，為什麼卻我哭？」
因入菜園，見糞堆上牌子，問僧：「道什麼？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你問我。」僧便問。師云：「恐人無信。」
問修造庵主云：「佛殿拆了也，忽然施主來，將何瞻敬？」菴主合掌。師云：「奴見婢殷勤。」

因聞蚊子叫，問僧：「蚊子吞卻祖師也。」僧云：「非蚊子吞祖師，祖師亦吞蚊子。」師不肯，乃云：「你問我。」僧便問，師云：「何怪？」香林云：「為渠有分。」

師問洞山聰：「近離甚處？」洞山云：「查渡。」師云：「夏在甚處？」洞山云：「湖南報慈。」師云：「甚時離彼？」洞山云：「去年八月。」師云：「放你三頓棒。」洞山至來日，卻上問訊，云：「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，不知過在什麼處？」師云：「飯袋子！江西、湖南便習麼去。」洞山於言下大悟，遂云：「某甲自今已後，向無人煙處卓箇草菴，不蓄一粒米，不種一莖菜，接待十方往來知識，與他出卻釘，去卻楔，除卻臟脂帽子，脫卻撻臭布衫，教伊灑灑地作箇衲僧，豈不俊哉！」師云：「飯袋子！身如椰兒大，開與麼大口。」

問僧：「佛法還有長短也無？」僧云：「這簾子長五尺。」師云：「這箇是簾子，那箇是佛法？」僧云：「喚什麼作簾子？」師云：「脫空妄語漢。」

因一日齋晚，僧看廚庫而立，師見，乃打一棒，僧回首，師云：「文殊、普賢香積世界去也。」

問僧：「看什麼經？」僧云：「《般若經》。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清淨？」僧云：「共和尚商量了。」師云：「驢年夢見。」又云：「來來！更共你葛藤。蚊幬裏藏身，東海鯉魚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作麼生？」僧云：「和尚與麼道即得。」師云：「這虛頭漢。」

問僧：「看什麼經？」僧云：「《般若經》。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清淨？」僧云：「甚處不清淨？」師云：「繩床入枇杷樹裏去也。見麼？」僧云：「和尚莫瞞人。」師云：「瞞人且置，你道我作麼生？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這掠虛漢。」

師因見僧在殿角立次，乃拍手一下，云：「佛殿露柱走入廚庫去也。」僧回首看。師云：「見你不會，卻來祇候佛殿。」

因僧侍立次，師云：「不問有言，不問無言，你作麼生道？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你問我。」僧便問，師喚小師某甲。小師應諾。師云：「你又得箇師弟也。」

師問僧：「今日搬柴那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古人道：『不見一法是你眼睛。』」乃於搬柴處拋下一片柴云：「一大藏教秖說這箇。」

師於普請處謂眾云：「今日困，有解問話底，置將一問來。若不問，向後鼻孔遼天，莫道我瞞你。」

師問僧：「轉《金剛經》那？」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一切法即非一切法，是名一切法。」乃拈扇子云：「喚作扇子，是名拈了也。

在什麼處？從朝至暮，顛倒妄想作麼？」
因喫茶次，問僧：「色香味觸具四塵，你道茶具幾塵？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不得辜負我。」
師因見僧看經，乃云：「看經須具看經眼，燈籠露柱，一大藏教無欠少。」拈起拄杖云：「一大藏教總在拄杖頭上，何處見有一點來？展開去也。如是我聞，十方國土，廓周沙界。」
師問僧：「從苗辨地，因語識人，作麼生？」僧云：「不錯。」師云：「不敢。」
因僧設齋，師云：「你是甚處人？」僧云：「某處人。」師云：「報典座與阿師設齋。」
師因喫茶次，問僧：「曹溪路上還有俗談也無？」僧云：「請和尚喫茶。」師云：「靜處薩婆訶。」
師問僧：「餬餅是什麼人做？」僧拈起餬餅。師云：「這箇且放一邊，長連床上學得來。餬餅是甚人做？」僧云：「和尚莫瞞某甲好。」師云：「這虛頭漢。」
師行次，一僧隨後行，師豎起拳云：「如許大栗子。喫得幾箇？」僧云：「和尚莫錯。」師云：「是你錯。」僧云：「莫壓良為賤。」師云：「靜處薩婆訶。」
師問直歲：「今日作甚來？」直歲云：「刈茅來。」師云：「刈得幾箇祖師？」直歲云：「三百箇。」師云：「朝打三千，暮打八百，東家杓柄長，西家杓柄短，作麼生？」直歲無語，師以拄杖打趁。
因僧齋歸，師問齋主：「有什麼供養？」僧豎起拳。師云：「我這裏問你即恁麼。僧堂前有人問你，作麼生道？」僧云：「一切臨時。」師云：「學語之流。」
師問僧：「你作什麼？」僧云：「涅槃頭。」師云：「還有不病者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恁麼不會？不恁麼不會？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汝問我。」僧便問：「作麼生是不病者？」師指傍僧。
有南雄僧上白疊一段，師云：「汝道我向什麼處著？」僧無語。師代云：「拄杖頭上。」師卻問傍僧：「你在南雄時識此僧麼？」僧云：「識。」師云：「喚去茶堂內喫茶。」
師問僧：「不占田地句，作麼生道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不會，且作韶州客。」
師問僧：「喫得幾箇餬餅？」僧云：「忘卻。」師云：「喫了忘卻？未喫忘卻？」僧云：「忘卻說什麼喫與未喫？」師云：「是你忘卻甚處得來？」

師問僧：「你從向北來，還曾遊臺麼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關西湖南還曾見長嘴鳥說禪麼？」僧云：「不見。」師拈起拄杖，以口作吹勢，引聲云：「禪！禪！」
師問僧：「甚處過夏？」僧云：「和尚實問即道。」師云：「作賊人心虛。」
舉臨濟三句語問塔主：「秖如塔中和尚得第幾句？」塔主無語。師云：「你問我。」塔主便問，師云：「不快即道。」塔主云：「作麼生是不快即道？」師云：「一不成，二不是。」
師一日從方丈出，有僧過拄杖與師，師接得卻過與僧，僧無語。師云：「我今日著便。」僧云：「和尚為什麼著便？」師云：「我拾得口喫飯。」
師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崇壽來。」師云：「崇壽有何言句？」僧云：「崇壽指凳子謂眾云：『識得凳子，周匝有餘。』」師云：「我即不與麼。」僧云：「和尚又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識得凳子，天地懸殊。」
師問堂中首座云：「你道乾坤大地與汝自己？同？別？」首座云：「同。」師云：「一切物命蛾蚌蟻子與你自己，同？別？」首座云：「同。」師云：「你為什麼干戈相待？」
因在醋寮內指云：「這一甕醋得與麼滿，那一甕醋得與麼淺。」僧云：「人貧智短，馬瘦毛長。」師大笑而出。
問座主：「講什麼經？」座主云：「《涅槃經》。」師云：「涅槃具四德是不？」座主云：「是。」師拈起碗子云：「這箇具幾德？」座主云：「一德也無。」師云：「古人因甚與麼道？」座主云：「古人與麼道如何？」師敲碗子云：「會麼？」座主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且講經著。」
因齋次，有僧侍立，師云：「你還飽也未？」僧無語。師拈拄杖云：「拄杖卻飽。」

十二時歌

夜半子，愚夫說相似。　雞鳴丑，癡人捧龜首。　平旦寅，曉何人？
日出卯，韓情枯骨咬。　食時辰，歷歷明機是誤真。
禺中巳，去來南北子。　日南午，認向途中苦。
日昳未，夏逢說寒氣。　晡時申，張三、李四會言真。
日入酉，恒機何得守？　黃昏戌，看見時光誰受屈？
人定亥，直得分明沉苦海。

偈頌

雲門聳剔白雲低，水急遊魚不敢棲，入戶已知來見解，何勞更舉轆中泥？
藥病相治學路醫，扶籬摸壁小兒戲，幽谷不語誰人測？管解師承孰不知？
康氏圓形滯不明，魔深虛喪擊寒冰，鳳羽展時超碧漢，晉鋒八博擬何憑？
是機是對對機迷，闢機機遠遠機棲，夕日日中誰有挂？因底底事隔情迷。
太陽溢目極玄微，誰人說道我渠非？句中有路人皆響，覿面難遭第一機。
丱歲依山人事稀，松下相逢話道奇，鋒前一句超調御，擬問如何歷劫違。
翫古松高雲不齊，鴻鵠鶴抱幾年棲，剖[聲-耳+卵]同時殊有異，羽張騰漢碧霄低。
萬象森羅極細微，素話當人卻道非，相逢相見呵呵笑，顧佇停機復是誰？
話盡途中事，言多何省機？貴人言是妙，上士見知虧。大道何曾討？無端入荒草。卷來復卷去，不覺虛生老。上不見天，下不見地。塞卻咽喉，何處出氣？笑我者多，哂我者少。
喪時光，藤林荒，圖人意，滯肌尪。
舉不顧，即差互，擬思量，何劫悟？
咄咄咄，力韋希，禪子訝，中眉垂。

大師遺表

伏聞有限色身，詎免榮枯之歎？無形實相，孰云遷變之期？既風燈炬焰難留，在水月空華何適？罔避典彝之咎，將陳委蛻之詞。臣中謝。伏念臣跡本寒微，生從草莽，爰自髫齔，切慕空門。潔誠誓屏於他緣，銳志唯探於內典。其或忘餐待問，立雪求知，困風霜於十七年間，涉南北於數千里外。始見心猿罷跳，意馬休馳，身隈韶石之雲，頭變楚山之雪。以至榮逢景運，屢沐天波。詰道談空，誓答乾坤之德；開蒙發滯，星馳雲水之徒。獲揚利益之因，迴自聖明之澤。加以聯叨鳳詔，累對龍庭，繼奉頒宣，重疊慶賜，撫躬惆悵，殞命何酬？不謂臣駑馬年衰，難勝睿渥，遽縈淪於疲瘵，唯待盡於朝昏。星漢程遙，遐眄而纔瞻北極；波濤去速，迴眸而已逐東流。伏願鳳曆長春，扇皇風於拂石之劫；龍圖永固，齊壽考於芥子之

城。臣限餘景無時，微躬將謝，不獲奔辭丹闕，祝別彤庭。臣無任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，謹奉表以聞。

遺誡

夫先德順化，未有不留遺誡，至若世尊將般涅槃，亦遺教敕。吾雖無先聖人之德，既忝育眾，一方殆盡，不可默而無示。吾自居靈樹，及徙當山，凡三十餘載，每以祖道寅夕激勵，汝等或有言句布在耳目，具眼者知，切須保任。吾今已衰邁，大數將絕，剎那遷易，頃息待盡，然淪溺生死，幾經如是，非獨于今矣。吾自住持已來，甚煩汝等輔贊之勞，但自知媿耳。吾滅後，置吾於方丈中，上或賜塔額，秖懸於方丈，勿別營作，不得哭泣、孝服、廣備祭祀等，是吾切意。蓋出家者，本務超越，毋得同俗。其住持等事，皆仍舊貫，接諸來者，無失常則。諸徒弟等，仰從長行訓誨，凡係山門莊業什物等，並盡充本院支用，勿互移屬他寺。教有明旨，東西廊物尚不應以互用，汝當知矣。或能遵行吾誡，則可使佛法流通，天神攝衛，不負四恩，有益於世；或違此者，非吾眷屬。勉旃！勉旃！大期將迫，臨行略示遺誡。努力！努力！好住！還會麼？若不會，佛有明教，依而行之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